

後漢紀

一

後漢紀三
十卷

四部叢刊初編史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無
錫孫氏小滌天藏明刊本

後漢紀序

晉東陽太守袁宏

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
撰集爲後漢紀其所撮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
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
劾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前史闕畧多不次
叙錯謬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季疲而不能定頗有
傳者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探
而益之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丘明
之作廣大悉備史遷剖判六家建立十書非徒記事
而已信足扶明義教網羅治體然未盡之班固源流
周贍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遷無所甄明荀悅才
智經綸足爲嘉史所述當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
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叙今因前代遺事畧舉義教
所歸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闕古者方今不同其流
亦異言行趣舍各以類書故觀其名迹想見其人丘
明所以斟酌抑揚寄其高懷末吏區區注疏而已其
所稱矣止於事義疏外之意歿而不傳其遺風餘趣
蔑如也今之史書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載之外所誣
者多所以愷快躊躇操筆懷然者也

袁宏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一

孝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武帝世諸侯得分封子弟以
冷道縣春陵封發中子買為春陵節侯買生鬱林太
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皇
帝元帝時節侯之孫孝侯以南方卑濕請徙南陽於
是以葦陽白水鄉為春陵侯封邑而與從昆弟鉅鹿
君及宗親俱徙焉湖陽人樊重女曰歸都自為童兒
不正容不出於房南頓君聘焉生齊武王續魯哀王
仲世祖新野寧平公主

世祖諱秀宇文叔初南頓君為濟陽令而世祖生夜
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筮之曰貴不可言是歲嘉
禾生縣界大熟因名曰秀為人隆準日角大口美鬚
脗長七尺三寸樂施愛人勤於稼穡嘗之長安受尚
書大義畧舉兄續字伯昇慷慨有大節王莽篡漢劉
氏抑廢常有興復之志不事產業傾身以結豪傑索
傑以此歸之新野人鄧晨字偉卿家富於財晨少受
易好節義世祖與之善以姊妻之是為新野公主世
祖與晨遊究穰人蔡少公道術之士也言劉秀當為
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子駿也世祖笑曰何知非僕
耶坐者皆笑嘗是時莽行一切之法犯罪輒斬之名
曰不順時令晨謂世祖曰王莽暴虐盛夏斬人此天
亡之時宛下言儻能應也世祖笑而不應宛人李通

字次元父守為王莽宗卿師守身長八尺容貌絕異
治家與子孫如官府少事劉歆好星曆讖記之言云
漢當復興李氏為輔私竊議之非一朝也通嘗為吏
有能名見王莽政令凌遲挾父守所言又居家富佚
為閭里豪自免歸從弟軼亦好事者謂通曰今四方
兵起王氏且亡劉氏當興南陽宗室獨有劉伯昇兄
弟汎愛眾可以謀大事通甚然之世祖常避吏於宛
通遣軼候世祖初通同母弟申屠臣善為醫術以其
難使也續殺之故世祖不欲見軼軼輒來不止世祖
乃強見之軼徐達通意殊不以申屠臣為恨世祖不
得已乃許之往時通病臥室內世祖與通兄儵弟寵
及軼語儵等喜悅並言天下兵起王氏亡歎之狀世
祖初以士君子道相慕故往荅之及聞其語大驚不
敢應起入室候通通握手極歡移日復言其兵起及
讖文世祖微難通曰即如是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
自有度世祖深知通意遂相結初琅邪呂母之子為
縣長所殺呂母家產數百金志欲報怨乃治酒多買
刀兵少年隨其所之而與之如此數歲財產單盡少
年相與償母母涕泣曰所以相待非治產求利也欲
以為子報怨耳諸君寧能相哀也少年壯之又素被
恩皆許諾聚眾數百人毋自號將軍攻縣長及掾吏
既而解掾吏曰諸卿無罪唯欲報長耳諸吏叩頭為

長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長殺之殺人當死又何請乎母遂手殺之以其首祭子墓自是昔人樊崇東宛人逢安東海人徐宜謝祿並為盜賊一歲間衆各數萬人王莽沐陽侯田況大破之遂殘州郡所過抄掠百姓初崇等以困窮為賊無攻城畧地之心結聚浸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號令最尊者稱三老其次從事卒吏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大師王匡東擊之軍至定陶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丹惶恐夜召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推秦始皇於博浪之中勇冠乎貴有名高平泰山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百姓塗炭民之思漢甚於詩人之思邵公也愛其甘棠況其子孫民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先據大郡鎮撫吏士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計除萬民之害則福流於無窮動著於不朽與其軍覆於中原身分於草野功敗名滅所及先祖者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况其昭哲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疑於人故信庸庸之論

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行奉世曾孫也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未眉以相讖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匡丹攻拔無益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匡丹進爵為公王匡故進擊憲廉丹以為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鈔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闖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為生馳奔賊皆戰死莽傷之下書曰惟公多擁選士精兵衆郡駭馬倉穀帑藏皆得自調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呵謀為狂刃所害嗚呼哀哉賜諡曰果公國將襲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為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填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廢亡其黃鉞尋士房揚素狂直廼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自劫去莽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廼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并田

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與通定謀議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日欲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衆乃使世祖與軼歸春陵舉兵以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父季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為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士走莽聞之乃繫守於獄而黃顯為請曰守聞子無狀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官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途悻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莽然其書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劉續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季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世祖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昇自發春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昇殺我及見世祖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屬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等

合軍而進西擊長素世祖初乘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卿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世祖飲宗人所得物悉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與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於小長安漢軍大敗選保棘陽阜賜乘勝雷輶重藍知弘兵南渡伯昇饗士設盟潛師夜襲藍卿盡獲其輶重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所生或謂之彗星張為周分其後世祖都洛陽除穢布新之象

更始元年正月斬阜賜死者萬餘人嚴尤陳茂聞阜賜丸馳欲據宛伯昇乃焚積聚破釜甑與茂戰於育陽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尤茂走汝南漢兵遂圍宛伯昇自號柱天將軍聖公稱更始將軍王莽惡之購伯昇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使長安中諸宮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昇像使旦起射之自阜賜死後降者十餘萬無所統一諸將請立君南陽英雄及王常皆投歸伯昇然漢兵以新市平林為本其將帥起草野荷樂放縱無為圍之畧皆懼伯昇而狎聖公二月辛巳朱鮪等於濟水上設壇場立聖公為天子議示諸將伯昇曰諸公安尊宗室甚厚無益然愚竊有所難聞赤眉相背徐衆數十萬其中必有諸劉若南陽有所立此必將內爭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

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之道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涉項羽是也春陵去宛纔三百里功德未有所施遽自尊立爲天子準的後人將得承吾弊非計之善者也爲將軍計不如且稱王王勢亦足以斬諸將今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如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可且爲更始王將軍張斤拔劔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乃立聖公聖公素懦弱流汗不敢言以次拜諸將劉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爲成國上公朱鮪爲大司馬劉續爲大司徒陳牧爲大司空世祖爲太常卿餘皆九卿將軍改元爲更始元年於是豪傑失望劉稷擊魯陽聞更始立怒曰本宗室謀討王莽復社稷者伯昇兄弟也更始何爲者不肯詣宛更始大臣不悅世祖惡之謂伯昇曰事欲不善伯昇笑曰怕如是耳李軾初與世祖善後諂新貴而疏世祖世祖誠伯昇曰此人不可親也伯昇不從平林兵圍新野不能下其宰潘臨登城曰願得劉公一信伯昇降之伯昇感名曰盛更始君臣內不自安頃時詔示續七尺寶劔甲屠建隨獻玉玦示樊宏曰昔鴻門之會范曾舉玦示項羽指在高祖建得無不善乎而續不應及世祖將至潁川復深誠伯昇三月世祖與諸將畧地潁川父城人馮異內鄉人

鏡期潁陽人王霸襄城人傅俊棘陽人馬成皆從世祖異字公孫通左氏春秋好孫子兵法爲郡功曹監五縣事與父城令苗萌共守異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得異曰老母在城中且一夫之用不足爲強願據五城以効功世祖善之異歸謂萌曰觀諸將皆壯士屈起如劉將軍非庸人也可以歸身死生同命萌曰願從公計期字次況身長八尺二寸容貌壯異父卒期行喪三年鄉里義之世祖聞其氣勇有志義召爲掾霸字元伯家世獄官霸爲獄吏不樂文法慷慨有大志其父奇之使學於長安數年歸會世祖過潁陽以賓客見世祖曰聞將軍興義兵誅篡逆竊不自量會慕威德願克行伍故敢求見世祖曰今天下散亂兵革並興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霸父謂霸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俊字子衛成字君遷以縣吏亭長從夏五月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四十萬兵號百萬衆至潁川嚴尤陳茂復與二公遇莽之遣二公也欲盛威武以震山東至賁猛獸車甲攻戰之具輜重千里世祖與下江新市平林兵數萬人擊之於陽關二公兵反走世祖入昆陽諸將惶怖各欲歸保所得城世祖曰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將亦滅不同力救之反欲歸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以敢如此世祖

乃笑而去唯王常然世祖之計會候還言大兵來長數百里不見頭尾頗至城北矣諸將乃遽更請劉將軍計之世祖復為陳相救之勢諸將素輕世祖及迫急世祖為畫成敗皆從所言時漢兵在城中者八九千人世祖留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宗佻李軼鄧晨十三騎出城時二公至城下者且十萬人世祖幾不得出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稱尊號者在宛然進大兵向宛彼必奔走宛下兵敗昆陽自服邑不聽遂環昆陽作管圍之數重雲車十餘丈旗幟蔽野金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窟或作衝車弩射城中如兩城中負尸以汲二公自以功在刻漏校尉司馬請託郡縣取受賄賂不以軍事為憂有流星墮營中正晝有雲氣若壞山直於營而墮不及地尺而滅更士皆壓仆世祖既至定陵晨悉發諸營精兵救昆陽諸將戀輜重欲留兵守之世祖曰今同心併力以破二公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身首無餘何財物之有諸將聞二公兵盛皆震懼世祖為陳天命曆數說其意請為前行諸將不得已皆從世祖世祖將步騎千餘人居諸將前二公遣步騎千餘人來合戰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世祖復進諸將乘之斬首數百級連戰輒勝諸將益奮棘陽人岑彭字君然以郡吏共

嚴說守宛城伯昇攻之數月城中相食是月岑彭嚴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伯昇曰彭為郡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後人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更始入都太守府封宗室諸將皆為列侯者百餘人宛城之拔昆陽未知也世祖為書與城中言宛下兵復至昆陽墜其書二公得書恐六月己卯世祖選精兵三千從城西水上奔二公陣二公兵走北殺司徒王尋而昆陽城中兵亦鼓譟而出中外並擊會大風雷雨泄水盛二公大眾遂潰奔走赴水溺死以數萬泄水為之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逃去漢軍獲其輜重車甲連月不盡或焚燒其餘於是劉稷詣宛李軼等共譖之更始乃陳兵收復伯昇固爭之遂并殺伯昇以充祿勳劉賜為大司徒時世祖在父城乃詣宛謝之不代昆陽之功更始以是慙拜世祖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秋八月故鍾武侯劉望據汝南自立為定漢王嚴尤陳茂皆歸之王莽遣太師王匡國將裒章守洛陽以距更始更始遣西屏將軍申屠建司直李松攻關定國王匡攻洛陽三輔震動長安中兵起共攻莽九月丙子東海公孫賓就斬莽首會申屠建李松至傳莽首及璽綬詣宛更始視之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更始韓夫人言云不如此者帝當那得之是月王匡亦拔洛陽執

太師公王匡圍將襲章至宛斬之冬十月劉望自立爲天子嚴尤爲大司馬陳茂爲丞相更始使劉信擊之望兄子回殺望降嚴尤陳茂走朗陵爲故吏所殺更始欲北之洛陽以世祖爲司隸校尉初三輔官府吏東迎者見更始諸將數十輩皆冠幘而衣婦人衣大爲長安所笑智者或亡入邊郡及司隸官屬至衣冠制度皆如舊儀父老舊吏見之莫不垂涕悲喜曰何幸今日又見漢官威儀更始至洛陽遣使降樊崇等樊崇等與渠帥二十餘人至洛陽降皆封爲列侯其留者相率叛之崇等即皆亡去復領其衆分爲二除崇自開封出南陽徐宣謝祿等從陽翟擊河南是時豪傑竝起廬江張步起琅邪劉芳起安定董憲起東海秦豐起黎丘其餘赤眉銅馬青犢高湖董蓮等衆各數萬旬月之間天下皆遍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少爲郡吏著名涼州季父崔豪俠能得衆情關莽兵敗昆陽更始立於宛謀起兵以應漢囂止之曰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從收兵得數千人攻莽鎮夷大尹李育殺之既而推囂爲主不得已乃聘平陵人方望爲軍帥望說囂曰今欲承天順民輔漢而立者乃在南陽莽尚據長安言爲漢無所受命何以見信於衆乎宜急立漢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教求助民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茅茨土階致

其肅也敬雖未備物神明其捨諸囂從其言遂立漢祖宗廟祀畢相與盟曰凡我同盟允承天道與輔劉宗或懷姦慮神明殛之囂乃勒兵十萬將攻安定安定太守王向莽從弟譚之子威行郡中屬縣未敢叛囂嘗向以天命向不從囂復爲言重頓兵血刃傷害更士終不聽乃進兵虜向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公孫述字子陽茂陵人成帝時爲清水長兼治五縣姦不得發郡中謂有神王莽時守導江卒正復有能名更始之立南陽人宗成自稱將軍收兵漢中衆數萬人遂至成都是時導江治臨邛述召縣中豪傑謂之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矣故聞漢將軍至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父子俘獲室家燒燼此冠賊非義兵也吾欲執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公併力者即留不欲者即去豪傑皆叩頭願効死乃發城中兵千餘人述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拜受印綬因號曰輔漢將軍兼益州牧北至成都衆數千人遂攻宗成大破之盡有益州李憲賴川人王莽時於廬江賊起衆至十餘萬莽以憲爲偏將軍連年擊平之莽敗憲據郡守自稱淮南王張步琅邪人漢兵起步亦聚衆千餘人擊攻傍縣數十城劉芳安定三川人本姓盧王莽末天下咸

思漢芳由是詐自稱武帝後變姓名爲劉文伯及莽敗芳與三川屬國羌胡起兵北邊董憲字儵卿東海朐人父爲人所殺憲聚客報冤衆稍多遂攻屬縣秦豐南郡黎鄉人少時受律令爲縣吏漢兵起與同鄉蔡張趙京等起兵衆數千人攻宜城襄陽諸縣下之自稱黎丘王更始封劉永爲舉王永故梁王子也王莽時廢爲家人更始立詣洛陽故得封更始將使大將平河北劉賜諸宗室無可使者獨有世祖也朱鮪等以爲不可而左丞相曹競父子用事馮異勸世祖厚結焉由是以世祖爲大司馬遣平河北於是馮異銚期堅譚祭遵臧宮王霸皆以爲掾吏從至河北賓客多去者世祖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已亡矣疾風知勁草爾其勉之堅譚字子汲襄城人也以縣吏從世祖祭遵字弟孫潁陽人家富給而遵惡衣服不自修飾又好經學毋死負主成墳以孝謹聞常爲亭長所侵辱遵結客殺亭長縣中稱其儒而有勇也世祖破二公於昆陽還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姿容謂遵曰欲從我乎曰願從因署門下吏臧宮字君翁邠人爲縣亭長率賓客入下江兵中昆陽之戰諸將稱其勇世祖察宮勳力少言獨親納之初伯昇之遇害世祖不敢制服飲食笑言語如平常馮異見世祖獨居不御酒肉被席有涕泣處異獨寬解世祖世

祖曰卿勿妄言何有是乎異因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家今下江諸將縱橫恣意所至虜掠財物畧人婦女百姓已復失望無所戴矣今公專命方面廣施恩德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民之饑渴易爲飲食時也宜急分遣官屬理冤結施恩惠於是乃遣異與銚期乘傳撫循百姓所至二千石長吏三老皆具食宥囚徒除苛政反漢官申舊章吏民大喜牛酒盈路皆辭而不受南陽新野人鄧禹字仲華少以德行稱嘗遊學長安見世祖知非常人也更始立人多薦舉禹不肯從聞世祖平河北乃杖策追之及世祖於鄴世祖見禹甚喜謂禹曰欲仕乎曰不願世祖曰卽如是欲何爲對曰使明公威德加於海內禹得効其尺寸之功垂名竹素此其願也世祖留禹宿禹因進說曰古人有言聖人不得違時時亦不可失也歷觀往古聖明之興因時立功二科而已天事與人事也今以天事觀之更始旣立而變方興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更始旣是庸才而其輔佐無有忠良明智深謀遠慮欲尊主安民者也以古人度觀之今敗可見也公推誠接士摠覽英雄天下之人比皆樂爲驅馳公之德衆所歸也初戰昆陽破王莽四十萬衆天下聞之莫不震靡公之武衆所服也軍政齊肅少長有禮賞善如不及討惡如慮違公之文衆所安也

聰明神武所謂天下聖人也民之歸治如水趨海以公之威德應民之望收天下英雄而分授之河內被山帶河足以爲國其土地富貴殷之舊都公之有此猶高祖之有關中也進兵定冀州北取幽并胡馬之用東舉青徐引負海之利三州既集南面以號令天下天下不足定也上笑曰且相隨北去因勅左右號禹曰鄧將軍鉅鹿宋子人耿純字伯山說李軼曰將軍以龍虎之姿風雲之時奮迅而起蒼月之間兄弟軍貴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而寵祿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兢兢自危猶懼不終而況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軼奇之乃授純節令安集魏魏是時世祖在邯鄲純見世祖長者官屬齊肅遂求自納焉南陽宛人朱祐字仲先世祖之舊也伯昇之起以祐爲護軍伯昇敗祐常獨怨望世祖每短絕之祐自洛陽將之河北劉嘉問祐曰子將何之祐曰將之長安嘉素奇世祖知祐有舊謂祐曰子與劉公善胡不北乎嘉有勞苦吏欲託之劉公祐曰若是願與之俱乃給其車馬使賈復陳俊與祐俱北及世祖於栢人世祖復以祐爲護軍常居中親幸祐從容問世祖曰更始政亂公有日角之相天之所命也世祖怒將收之乃不敢言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初事武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生容貌志氣如此而勤

於學將相之器也嘗爲縣吏迎鹽河東會盜賊起同輩十餘人皆棄鹽去復獨送至縣縣中稱其信及漢兵起復聚衆數百人於羽山旣而將其兵屬劉嘉爲校尉復見更始綱紀日替今嘉遠爲之慮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桀文是也圖桀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圖六國之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漢氏中興大王以親戚爲輔天下未定而安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公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可往投之去見上上復奇之又鄧禹亦稱有將帥才於是署復爲都督解左驂以賜之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少學長安歸爲郡吏漢兵起爲劉嘉長史旣遇世祖調補曲陽長謂世祖曰欲與君爲左右小縣長何足以留之俊即解印綬去世祖以俊爲疆弩將軍將中堅士俊教習進退皆應旗鼓臨敵奮擊所向皆破世祖曰諸將皆如此復何憂哉王昌字郎邯鄲人初河間赤眉大衆將至百姓騷動郎明星曆以爲河北有天子氣素與趙繆王子林善彙俠於趙欲因此起兵初王莽時或稱成帝子子與爲莽殺之郎於是詐稱子與以誑動林等林等亦欲以爲亂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先宣言赤眉將至立劉子與以動衆心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止王官

十二月壬辰郎自立爲天子外遣將帥徇幽冀曰朕
孝成皇帝子子興者也遭趙氏之禍王莽篡弒賴知
命者將護朕躬解形河濱削迹魏王莽竊位獲罪
于天天命祐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
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今也南
嶽諸劉爲朕先驅朕觀天文乃興于斯而聖公未知
故且持帝號今已詔聖公及翟太守驟與功臣詣行
在所荊州刺史太守皆聖公翟義所置強者負力弱
者疑慮頓兵傷士元元喪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頒
下詔書是時百姓思漢言翟義不死故郎稱之從民
望也於是自趙國已東至千遼左皆從風而靡矣茂
陵人耿弇字伯昭父況王莽時爲朔調連率更始立
諸將畧地者前後非一弇乃辭况至京師因獻貢以
自固弇時年二十一矣至宋子會王郎反從縣吏孫
倉衛苞勸弇降邯鄲弇按劍叱之曰所以涉難至長
安者欲以輔劉氏也今我至京師陳上谷漁陽兵馬
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奔烏
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族滅不久孫倉衛苞
不從皆亡去弇聞世祖在盧奴乃北謁之世祖置弇
門下吏弇因護軍朱祐歸發兵世祖壯之弇亦書
與况盛陳世祖度暑宜速來相見况乃馳至昌平遣
小子舒獻馬焉

二年春正月公到薊王郎購公十萬戶薊中驚恐言郎使者方至太守已下皆出城迎公見官屬議耿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也發此兩都控弦強弩萬騎所向無前邯鄲不足平也公曰卿言善時公官屬盡南方人莫有欲北者皆曰死南首柰何北行公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公駕出官屬不盡相及弇與公相失道路擾攘皆欲擊公鈹期奮戟在前瞋目叱之至城門已閉矣攻之得出兼晨夜蒙霜雪所過城邑不敢入或絕日不食至饒陽蕪葦亭馮異進豆粥公曰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公將出或曰閉之亭長曰天下詎可知何閉長者為遂南行至呼沱河導吏還言河水流漸無舩不可渡官屬皆失色公遣王霸視之信然霸恐驚眾不可渡且前依水為阻即言冰堅可渡士眾大喜比至冰合可涉既渡公謂霸曰安吾眾令渡者卿力也霸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渡河白魚之應無以加也公曰王霸權時以安眾是天瑞也為善不賞無以勸後以霸為軍正賜爵關內侯於是未知所之有老公在道旁曰信都為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乃至信都太守任光都尉李忠聞世祖至開門出迎世祖見光喜曰伯卿兵少不足用如何光曰

可發奔命攻旁縣不降者掠之兵貪財物可大致也以光為左大將軍封武成侯忠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光字伯卿南陽宛人好黃老言為人純厚鄉里愛之知漢兵至宛或見光衣服鮮明欲殺之解衣未已會安城侯劉賜適至見光容貌長者救全之因率黨與從賜為偏將軍與世祖共破二公於昆陽後更始拜光為信都太守李忠字仲卿東萊人以好禮稱王莽時為信都都尉更始立以忠郡中為所敬信即拜忠為都尉兼置書勞勉焉王郎起光與忠發兵固守廷掾有持郎檄詣府者光斬之以令百姓邪彤字偉君信都人王莽時分鉅鹿為和成郡以彤為郡卒正公之平河北彤舉城降復以彤為太守是時郡縣得王郎檄皆望風嚮應唯信都和成二郡不降彤聞公來失眾使五官掾張萬將精騎二千詣公所彤與公會信都議者或言可因信都兵自送入關彤庭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何者吏民思漢久矣故更始之立天下嚮應當此之時一夫大呼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已來用兵之盛未有如此者也邯鄲劉胡子等假此威勢惑亂吏民詐以卜者王郎為成帝子擁而立之其眾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西歸非徒亡失河北又驚動三輔其懸

損威重安可量也明公審無征伐之計則雖信都之眾難可合也何者明公西則郭和成民不肯捐棄親戚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誠可必見以形為後大將軍世祖使宗廣守信都李忠邳彤征伐耿純率宗族二百餘人老者載棺而隨之及賓客二千人并衣襦迎公於貫鉅鹿人劉植亦率賓客數十人開城門迎公大悅以純為前將軍植為驍騎將軍眾益盛乃渡呼沱攻中山所過郡縣望風影附耿純使從弟訢歸燒宗室廬舍公以問純純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畜重資甘餌以聚人者也陛下以至誠待之以恩德是以士眾旁來思樂僅仆今邳郭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宗歸命老弱充行猶恐宗人賓客卒有異心無以自固燔燒廬舍絕其反顧之望公善之更始將相皆山東人也咸勸更始都洛陽丞相長史鄭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無施於民舉號南陽而雄傑已誅王莽開門而迎者何也若王氏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不久撫之臣恐百姓心動盜賊復起議者欲平赤眉而後入關是不守其本而爭其末也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非洛陽得安枕邪更始曰朕西決兵乃以興為梁州刺史二月更始西至長安自王莽之敗西宮燔燒東宮府市里太倉武庫皆如故更始居於東宮郎更以次侍更始媿不能視

諸將後至者更始勞之曰掠得幾近左右大驚李松趙萌說更始宜立諸功臣為王以報其功朱鮪以為高祖之約非劉氏不得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劉祉為定陶王劉賜為宛王劉慶為燕王劉歆為元氏王劉嘉為漢中王後遂立王匡為比陽王王鳳為宜城王朱鮪為膠東王張卬為淮陽王王常為鄧王廖湛為殷王申屠建為平氏王胡殷為隨王李通為西平王李軼為武陰王成丹為襄邑王陳茂為陰平王宋佻為潁陰王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大司馬鮪為御史大夫即拜張步為輔漢大將軍步弟弘為衛將軍蓋玄武將軍壽高密太守步乃分兵略地盡得琅邪泰山城陽東萊高密膠東北海齊郡濟南并蓋為臨淮太守憲還東海攻利城耿況攻曲陽皆下之拜劉芳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以趙萌女為夫人有寵委政於萌更始日在後宮與婦女飲酒諸將欲言事更始醉不能見請者數來不得已令侍中於帷中與語諸將又識非更始聲皆怨曰天下未可知欲見不得而韓夫人尤嗜酒手自滴酒謂常侍曰帝方對我樂飲間時多正用飲時即事來為起抵書按破之議郎有諫者言萌放縱縣官但用趙氏家語署耳更始怒拔劍斫議郎時御史大夫隗囂在旁起謂左右曰無漏泄省中事萌嘗以私事扶侍中下斬

之侍中呼曰陛下救我更始言大司馬哀縱之萌曰臣不奉詔遂斬之如此者數李軼等擅命於外所置牧守交錯州郡不知所從強者爲苦王匡張卬之屬橫暴長安三輔苦之又所署官爵多群小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由是四方不信豪傑離心博士李淑諫曰方今賊臣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得其人陛下本因下江平林之勢假以成業斯亦臨時之宜事定之後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以匡王國今者公卿尚書皆戎陣亭長凡庸之隸而當輔佐之任望其有益猶緣木求魚終無所獲海內望此知漢祚永興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下惜此舉措願陛下更選英彥以克廊廟永隆周文濟濟之盛更始怒收淑擊之詔獄歷年至更始之敗乃免初隗囂被徵將行方望止之曰更始未可保且觀百姓所歸囂不聽以書謝囂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任存亡之權大事草創雄傑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曝於衆可且依託亦有所宗望知大指順風不讓幸賴將軍尊賢廣謀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英傑雲集思爲羽翮比肩是也望久以羈旅抱空資託賓客之上誠自媿也假望懷介然之節潔去就之分又不貳其志矣何則范蠡收績於姑蘇狐犯謝罪於始入夫以二子之勤從君二十餘年蠡苞七術之

機犯爲舅氏之親然至際會猶釋罪削迹請命乞身蓋亦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連其旁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而已囂固留望遂去囂詣長安更始以囂爲右將軍季父崔爲白虎將軍義爲左將軍旣而崔義謀叛西歸囂懼其并誅即求見而告其謀二人誅免更始以囂爲忠故以爲御史大夫方望旣去隗囂遂說安陵人弓林曰更始必敗劉氏真人當受命劉嬰本當嗣孝平帝王莽以嬰爲孺子依託周公以奪其位以爲安定公今在民間此當是也林等信之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聚黨數千人立嬰爲天子望爲丞相林爲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蘇茂等擊皆斬之公之擊趙國引兵入鉅鹿降廣阿更始初立遣使徇諸國曰先降者復爵位上谷太守耿況出迎使者上印綬使者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請印綬使者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立節衛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至上谷而隳阻向化之心生離叛之隙何以復令他郡乎且耿況在上谷久爲吏民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爲亂爲使君計莫若復况以安上谷外以宜恩信使者不應恂因頓叱左右以使者教召况况至恂前取印綬

帶況使者不得已承詔授之況遂拜受而出恂字子翼上谷北平人也家世爲郡縣之著姓恂好學爲郡功曹耿況其重之時王郎使上谷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議邯鄲拔起不可信王莽末時所難伯昇今聞大司馬伯昇親弟尊賢下士所至見說可歸附也況曰邯鄲兵強不能獨距如何對曰今據大郡悉舉其衆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太守與合爲一邯鄲不足圖也耿奔之與公相失也聞行歸上谷會適至勸况發兵乃遣冠恂至漁陽說太守彭寵初吳漢說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率勉上谷共遣精銳以詣劉公并力擊邯鄲此一特之功也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寵欲從之其官屬不聽漢知寵不得自專乃辭去城外思所以調其衆者時道多饑民見一諸生漢使人召之乃問所聞見此生具說劉公所過爲郡縣所稱言邯鄲劉子與非劉氏也漢乃獨爲檄發漁陽兵使此生奉檄詣寵寵官屬皆疑會恂至寵遂發兵以漢行長史事與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王梁等將步騎三千人共攻薊誅王郎大將趙闕等所過攻下郡邑誅其將帥將及廣阿開城中車騎甚衆漢乃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公也時王郎亦遣大司馬畧地漢復問曰大司馬爲何公也對曰劉公也漢聞之喜即進兵城下

初聞二郡兵且至或云王郎來甚愛之及聞外有大兵公親乘城勒兵傳問之漢等答曰上谷兵爲劉公諸部莫不喜躍耿奔得所歸附矣耿奔拜於城下具言發兵狀公廼悉召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一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皆以爲偏將軍加況寵大將軍封列侯吳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勇有智畧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武固侯李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公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後大將軍邳彤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公乃使左大將軍任光將兵救信都兇兵於道散降王郎無功

而還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敗走王郎兵忠彤家屬悉全公因使忠行太守事還歸信都誅郡中反者數百人公東擊鉅鹿未下耿純說公曰守鉅鹿士衆疲弊雖屠其城邯鄲存不如以精銳擊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公從之夏四月攻邯鄲王郎使杜威持節詣軍威曰實成帝遺體子也公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亦不可得也況詐子與者乎威固請降求萬戶侯公曰一戶不可顧得全身耳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城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俱降但欲全身也乃辭去少傅李立反開城門五月甲辰破邯鄲誅王郎公得文書謗毀公者皆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也更始遣使封公爲蕭王今罷兵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幽州牧苗曾之部王幸温明殿取弁請問曰吏士死傷者多願歸上谷益兵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畧平國家今都長安天下大定復用兵何爲弁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來欲罷兵不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千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王曰卿勿妄言我告斬卿弁曰大王哀厚命如父子故敢披赤心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弁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從風如去虎口得歸慈母倒戟橫矢不足以喻更始未都長安時百姓未具責也今都長安卽位宮室成以爲

天子而大臣專權貴戚縱橫夫政令不出城諸將虜掠甚於賊盜百姓愁怨天下失望是以知必敗也明公首事南陽破昆陽下百萬衆今復定河北以義征伐表善懲惡躬自尅薄發號嚮應望風而至天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他往得之王曰卿得無爲人道之弁曰此重事不敢爲人道於是王謂鄧禹曰吾欲取幽州突騎誰可使者禹曰吳漢文能柔未附武足斷大事可用也乃以漢爲大將軍持節與耿弁發幽州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肯調漢將二十騎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漢漢麾騎收曾卽誅之遂取其軍威振北州漢將兵詣王所諸將望見漢還兵馬甚盛皆曰此欲自將之何肯與人及漢至上公簿請所付諸將各多請之王曰屬者恐其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由是服焉秋王擊銅馬於清陽破之又擊高明董連大破之衆十餘萬悉降皆封其渠帥諸將未能信賊賊示二其心王勅降賊各勒兵王將輕騎入其營渠帥曰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由是遂安悉以賊配諸將營更始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徇益州公孫述使弟將兵要之綿竹大破寶忠由是威振益州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震盪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十湯武奮發威德以投天陳王霸之業成矣宜改名以鎮百姓述以爲然乃自

立爲蜀王遣將軍侯丹守白水關任滿據杆關蜀地肥饒民強兵實遠方多歸之邛人長貴殺王莽虺舊太守自立爲邛穀王稱臣於述塞外君長皆貢述更始武陰王李軼據洛陽尚書謝躬據鄴各十餘萬王患焉將取河內以迫之謂鄧禹曰卿言吾之有河內猶高祖之有關中關中人非蕭何誰能之使一方晏然高祖無西顧之憂者矣吳漢之能卿之舉矣復爲吾舉蕭何禹曰冠恂才兼文武有御衆才非恂莫可安河內也王至河內太守韓歆謀將城守備武人衛文多奇計馮異素知之異言於王使衛文說歆令降岑彭亦勸歆遂從之王以歆不卽降置之鼓下將斬之彭在城內使人召彭初彭賴伯昇獲免因以兵屬伯昇被害更爲朱鮪校尉後爲潁川太守將之官道不通乃將麾下數百人從邑人韓歆於河內彭見王曰赤眉入關更始危殆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竊聞大王開拓河北此誠皇天祐漢士民之福也彭賴司徒公得全濟今復遇大王誠願出身自効以報恩施王深納之因言歆南陽人可以爲用乃赦之於是以馮異爲孟津將軍寇恂爲河內太守王謂恂曰河內富實帶河爲固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吾將因是以濟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今委卿以河內恂乃伐其園竹以爲兵矢收淇租賦以給年糧養馬二千匹以供軍

用劉隆字元伯王之宗人更始初爲偏將軍預於昆陽之戰更始入關請迎妻子至洛陽聞主在河北隆單身歸王王以爲驕都尉使與馮異守洛陽李軼聞隆歸王乃盡殺隆妻于河北旣定遣吳漢岑彭擊謝躬時拒五校於隆慮今大將軍劉慶守鄴城漢說魏郡太守陳康曰上智處危以求安中智因危以爲功下愚安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都敗亂四方雲擾劉公所向輒平之公所見也謝尚書不量力內與蕭王違戾外失河北之心公所知也公據孤危之城堅守自安以待滅亡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危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於是陳康乃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軍躬聞漢等至將輕騎歸不知漢已得其城與數百騎夜至鄴時漢在城外彭在城中開門內躬脅將詣傳斬之初更始遣躬將馬武等六將軍與世祖俱定河北及王郎平躬與世祖復俱共在邯鄲中不居城內躬所領諸將多放縱爲百姓所苦躬不能整又數與王違戾常欲襲之以爲兵強故止然躬勤於吏事每至所在理冤結決詞訟王常稱之曰謝尚書真吏也躬由此不自疑躬妻子嘗誡之曰終爲劉公所制焉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少時避怨綠林中起隨擊甄阜二公兵故王常親引之邯鄲旣

平王登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漢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主之何如武讓不敢當然歸心於王武既降置之帳下每饗諸將武斟酌於前自以新屬也甚卑恭不敢與南陽時等王善之冬十二月赤眉西入關更始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王劉均據河東丞相李松大司馬朱鮪據弘農拒之王度長安必危方憂山東關西未有所屬乃以鄧禹爲前將軍中分軍西入關以韓歆爲軍帥李文程憲李春爲祭酒馮愔爲積弩將軍樊崇爲驍騎將軍宗歆爲大將軍鄧尋爲建武將軍耿訢爲赤眉將軍左于爲軍師戎士二萬王送鄧禹於野王王反而獵於道見二人者即禽王曰禽何向二人舉手西指曰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王曰苟有備虎何患二人曰何大王之謬也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其備非不深也武王即紂而殺之故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重備豈能自守乎王不自得顧謂左右曰此隱者也將之乃不辭而俱去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二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三

袁宏

建武元年春正月鄧禹攻安邑王匡成丹劉均等合兵十餘萬共擊禹禹與戰不利驍騎將軍樊崇臨陣死會日暮兵疲韓歆及諸將見戰敗而敵盛皆諫禹欲夜去禹不聽明旦癸丑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得益治兵勅軍中曰匡等雖出無妄動令至營下乃擊匡等悉至禹鼓而竝進大破之斬劉均河東太守楊寶遂定河東禹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爲太守悉更置令鎮撫之王擊銅馬於元氏使耿弇吳漢將精兵在前大破之追至慎水北漢兵乘勝薄之賊皆殊戰漢軍大壞王親揮刃以禦賊未交鋒耿弇射之賊不得前岸高不得上王自投馬下值突騎王豐豐以馬授王王撫豐肩曰幾爲賊所突馬武在後戰甚用力故賊不得進軍士奔散者先保范陽或言王已沒矣軍中恐懼不知所爲吳漢曰王兄子在南陽何憂有頃王至衆乃復振夜賊引去王退入漁陽破之吳漢別追至右北平斬首三千餘級更始遣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儵將三十萬衆助李軼守洛陽馮異與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也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重祖宗而憂萬民親存亡之符効見廢與之必

然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今長安壞亂赤眉在郊王侯構難大臣分離朝無紀綱而四方分崩異姓竝起此劉氏之憂也故蕭王跋涉霜雪躬當矢石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歸往幽岐見慕不足爲喻今馬子張皆復親幸爵位如此謝躬違戾伏辜如彼又明效也季文誠能覺悟亟斷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矣初軼譖害伯昇欲降而不自安冀王開納之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約結死生邂逅中道別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雅有深達蕭王異得進馬策以得佐國安人異奏軼書王報異曰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衆以軼擁大眾據名都欲有降意怪上露之也軼書既布朱鮪得其書使人殺軼雒陽大眾乖離多出降者蕭王之北朱鮪使蘇茂將三萬人渡河襲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寇恂乃發屬縣兵令與恂會溫軍吏皆諫曰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兵畢至乃可擊之恂曰溫者郡之藩蔽如失溫郡不可得守也遂馳赴之明日陳兵未合而馮異適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曰公兵至茂陣動因奔擊大破之茂兵自投河死者過半斬其副將賈強遂乘勝渡河環洛陽城乃還自是洛

陽震恐城門晝閉初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上大喜曰吾知寇子異可任也三月李松與赤眉戰於務鄉松大敗李熊說公孫述曰山東饑饉人民相食百姓塗炭城邑丘墟今蜀土豐沃稼穡嘗熟果實所生不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陸有器械之用水浮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畧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浮漢水以闢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也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號位不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知述然其言有龍出府殿中夜有光迹以爲符瑞夏四月公孫述自立爲天子廣漢人李業字巨遊嘗爲郎王莽居攝謝病去不應辟召隱述山谷述素聞業名欲以爲博士因辭病不起述羞不致業乃遣大鴻臚尹融奉詔持鵠曰業起則授大位不起則賜鵠融喻業曰今天下三分孰非孰是何爲區區身授不測之泉朝廷募名德於子厚矣宜上奉知己下爲妻子計之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阻疑衆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蓋爲此也君子見危授命何可誘以高位哉融見持心彌堅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內斷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乎遂仰鵠而死

袁宏曰夫名者心志之標榜也故行著一家一家稱焉德播一鄉一鄉舉焉故博愛之謂仁辨惑之謂智犯難之謂勇因實立名未有殊其本者也太上遵理以修實理著而名流其次存名以爲己故立名而物對最下託名以勝物故名盛而害深故君子之人洗心行道唯恐德之不修義之不高崇善非以求名而名彰於外去惡非以邀譽而譽宣於外夫然故名盛而人莫之害譽高而世莫之爭末世陵遲大路巖險雖持誠行已不求聞達而讒勝道消民怨其上懼令名之格物或伐賢以示威假仁義以濟欲或禮賢以自重於是有顛沛而不得其死屈辱而不獲其所此又賢人君子所宜深識遠鑒退藏於密者也易曰无咎無譽衰世之道也若夫潔己而不汙其操守善而不遷其業存亡若一滅身不悔者此亦貞操之士也嗚呼大道之行萬物與聖賢並通及其衰也君子不得其死哀哉更始諸將懼赤眉至申屠建等御史大夫隗囂共勸更始讓帝位更始不應建等謀劫更始未行其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告之更始召申屠建斬之張卬廖湛胡殷於是自爲王勒兵燒宮門隗囂將賓客奔天水更始與三王戰宮中不勝將妻子車騎百餘人東至新豐從大司馬趙萌萌以爲王匡陳收成丹皆與三王有謀可收斬之更始乃召陳收成

丹即斬之王匡不應召因并將收丹兵歸長安從三王於太子宮趙萌李松亦將其衆從更始於太倉中五月蕭王自漁陽過范陽命收葬士卒死者至中山羣臣上尊號曰大王初征昆陽則王莽敗亡後伏邯鄲則北州平定此豈人力哉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武功論之無所與爭文德論之無所與讓宜正號位爲柱稷計王不聽諸將固請王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位號乎諸將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功業已定天時人事已可知矣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位號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從大王也王感其言使馮異問以羣臣之議異至曰三王背叛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以安社稷下以濟百姓王曰我昨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悸動此何祥也異再拜賀曰此天帝命發於精神心中悸動大王重慎之至也會諸生犛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鄴羣臣復請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今萬里合信周之白魚焉足比乎符瑞昭哲宜答天神以充上帝六月己未即皇帝位于鄴改年爲建武元年大赦天下改鄴爲高邑

袁宏曰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司牧羣黎而爲

謀主故權其所重而明之則帝王之畧也因其所弘而申之則風化之本也夫以天下之大羣生之衆舉一賢而加于民上豈以資其私寵養其厚大將開物成務正其性命經綸會通濟其所欲故立君之道有仁有義夫崇長推仁自然之理也好治惡亂萬物之心也推仁則道足者宜君惡亂則兼濟者必王故上古之世民心純朴唯賢是授揖讓而治此蓋本乎天理君以德建者也夫愛敬忠信出乎情性者也故因其愛敬則親踈尊卑之義彰焉因其忠信而存本懷舊之節著焉有尊有親則名器崇矣有本有舊則風教固矣是以中古之世繼體相承服膺名教而仁心不二此又因於物性君以義立者也然則立君之道唯德與義一民之心莫大於斯先王所以維持天下同民之極陳之千載不易之道昔周秦之末四海鼎沸義心絕於姬氏干戈加於羸族天下無君六合無主將求一時之傑以成撥亂之功必推百姓所與以執萬乘之柄雖名如義帝強若西楚焉得擬議斯事乎由是觀之則高祖之有天下以德而建矣逮於成哀之間國嗣三絕王莽乘權竊有神器然繼體之政未爲失民劉氏德澤實繫物心故立其寢廟百姓親而懷舊正其衣冠父老見而垂泣其感德存念如此之深也如彼王郎盧芳臧獲之儔耳一假名號百姓

爲之雲集而况劉氏之胄乎于斯時也君以義立然則更始之起乘義而動號令稟乎一人爵命班乎天下及定咸陽而臨四海清舊宮而饗宗廟成爲君矣世祖經畧受節而出奉辭征伐臣道足矣然則三王作亂勤王之師不至長安猶存建武之號已立雖南面而有天下以爲道未盡也初赤眉二道入關至弘農復大合分其衆萬人爲一營軍中嘗有齊巫祠城陽景王巫言景王大怒當爲縣官則可何故爲盜賊有災巫言輒病方望第陽怨更始殺其兄乃說樊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且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挾宗室以行誅伐不敢不服崇等然之又迫於巫言乃求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盆子最親是月赤眉立盆子爲天子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見衆人拜恐怖欲啼崇等自相署置崇本先起有勇力方畧自徐宣等皆宗之然不能書徐宣故獄吏通易經於是推宣爲丞相崇爲御史大夫盆子者故式侯萌子王莽時廢爲家人更始過式畧盆子與二兄恭茂俱在軍中更始之詣洛陽恭隨見南宮恭前頓首曰故式侯世子大漢復興聖主在堂不勝歡喜願上壽有詔引上殿稱壽曰九族旣睦平章百姓更始悅之即封爲式侯恭通尚書以明經數幸言事擢爲侍中從更始入關茂與盆子

留赤眉中嘗爲劉俠卿牧牛盆子既立猶朝夕拜俠卿俠卿爲之跪後祠景王於郭北使盆子乘鮮車大馬草中牧兒皆隨車觀曰盆子在是中至祠所盆子拜崇等皆爲之拜祠罷復歸俠卿所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崇等亦不復候視也秋七月辛未前將軍鄧禹爲大司徒封鄧侯野王令王梁爲大司空封武強侯初赤伏符曰王良主衛作玄武上以野王衛徒也玄武水神也大司空水土之官也乃以梁爲大司空又以讖言以平狄將軍孫臧行大司馬事衆大不悅僉曰吳漢景丹應爲大司馬上曰景將軍舊將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策之謀又誅苗曾收謝躬其功大於是以吳漢爲大司馬封武陽侯景丹爲驃騎大將軍

袁宏曰夫天地之性非一物也致物之方非一道也是以聖人仰觀俯察而備其法象所以開物成務以通天下之志故有神道焉有人道焉微顯闡幽遠而必著聰明正直遠知來物神之所爲也智以周變仁以博施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人之所爲也故將有疑事或言乎遠必神而明之以一物心此應變適會用之神道者也辯物設位官方授能三五以盡其性黜陟以昭其功此經綸治體用之人道者也故求之神物則著榮存焉取之人事則考試陳焉是善爲治者

必體物宜參而用之所以作而無過各得其方矣若夫讖記不經之言奇怪妄異之事非聖人之道世祖中興王道草昧格天之功實賴台輔不徇選賢而信讖記之言拔王梁於司空委孫臧於上將失其方矣苟失其方則任非其人所以衆心不悅民有疑聽豈不宜乎梁實負罪不暇減亦無所聞焉易曰鼎折足覆公餗此之謂也上璽書勞鄧禹曰將軍與朕謀謀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平定山西功効尤著爾作司空敬敷五教禹遂渡汾陰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公乘欽將十萬衆拒禹於衙禹擊破之時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民無所歸聞禹至衙軍兵整齊百姓喜悅相隨迎禹降者日以千數號百萬衆禹時年二十四所止住儀節白首耆老及諸將在軍下莫不飽滿名震關西八月壬子初祠社稷千悽是時上新即位軍食不足寇恂轉運不絕百官賴焉以爲奉上上數璽書勞恂茂陵人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民外破蘇茂威震遠近此讖人所因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兄弟也無乃以前人爲鏡戒哉宜從功遂身退之計恂然其言稱病不親事自請從上征上曰河內未可離也固請不聽恂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願爲前鋒上悅以

爲偏將軍廉丘王田立降趙萌李松攻三王三王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三王降赤眉別兵出戰李松拒之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爲城門校尉赤眉使人誘汎曰開城活汝兄汎遂開城門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出渭濱式侯恭以盆子之立自繫有司赤眉入吏民奔式侯從獄中出三械見定陶王劉祉解其械言帝在渭濱遂相隨見更始於舟中弘農太守公乘欽謂京兆尹解憚曰送帝入弘農我自保之憚曰長安已敗吏民不可信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即曰高陵有精兵可往時虎牙將軍劉順定陶王劉祉尚書任延君侍中劉恭步將更始至高陵嚴本將軍兵城守外如宿衛內實圍之上聞更始失城守未知所在詔封更始爲淮陽王敢有害及妻子者罪大逆其送詣吏者封列侯赤眉更始降者以爲長沙王過二十日者不受更始知嚴本所守恐其日盡即遣劉恭請降赤眉遣大司徒謝祿受之更始於庭下議殺之式侯與謝祿共請不聽遂更始去式侯舉刃欲自刎崇等共止之乃捨更始封爲畏威侯式侯復守崇本求約竟封更始爲長沙王常依謝祿式侯擁護之頗得與故人賓客相見故人有欲盜更始去者事發皆繫獄於是祿閉更始自是式侯不得見也赤眉諸將日會爭功各言所欲封拔劍斫柱稍得王

莽時中黃門數十人皆曉故事頗得差整數日輒復亂初三輔畏赤眉兵強又見更始降諸縣營長皆遣使奉獻絡繹道路赤眉兵輒遮殺取其物吏民由是皆城守上書封拜者不關盆子盆子日夜號泣詣黃門中共臥起登諸臺榭諸黃門皆哀憐之式侯知赤眉必敗自恐兄弟俱死即勸盆子歸璽綬教習爲辭讓語後崇等大會式侯先於衆中跪言諸君共立恭弟爲君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散亂益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益願得兄弟退爲庶人宜更求賢聖今有君而更求恐賢人不出不如空其位而博選賢聖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皆某某等罪也盆子因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爲縣官而爲盜賊如故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非其人之所致也願乞骸骨以避賢兄弟備行伍必欲殺盆子以塞事者無所離死誠冀諸君相哀之耳因涕泣獻崇等及郎吏數百人無不感慟崇等下座頓首曰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相檢勅不敢放縱因共扶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泣不得自在崇等既罷各閉門不出鹵掠三輔聞之翕然百姓爭入長安中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赤眉貪其財物因大放兵虜掠因縱火燒官室三王謂謝祿曰三輔管家多欲得更始者一朝失之必合兵攻赤眉不如殺之也於是謝祿使兵殺更始式

侯夜往葬之諸將勸鄧禹取長安禹曰璽書每至輒曰無與窮赤眉爭鋒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運之饒赤眉新拔長安財富日盛鋒銳不可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日計財貨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長安也上郡北地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行所至郡縣皆降項之積弩將軍馮愔與車騎將軍宗歆在愔邑爭權愔殺歆與禹相攻上聞之遣尚書宋廣持節喻降馮愔及更始諸將王匡朝殷成丹等廣至安邑盡誅之隗囂之奔天水復聚其衆自稱西州大將軍長安既壞士人多奔隴西置虛已接之以谷恭范遂爲師友趙秉鄒興爲祭酒申屠剛杜林爲治書王遵周宗楊廣王元爲將帥於是竇融始據河西融字周公右扶風平陵人也融家貧少時爲驃騎將軍王舜令史汎愛好交游女弟爲大司空王邑小婦出入貴戚結交豪傑以任俠爲名然事母兄養弟內行修整漢兵起融從王邑敗昆陽漢兵得新豐邑薦融可任用恭拜融爲波水將軍賜金千斤引兵新豐會三輔內潰融降大司馬趙萌萌以融爲校尉絕重之薦融於更始拜爲鉅鹿太守融見更始立東方擾攘融祖父爲張掖太守從祖父爲護羌校尉從弟又嘗爲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融心樂之獨

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人民殷實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欲求爲之且以避世一旦有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真遺種處也兄弟皆勸之融乃辭讓鉅鹿求張掖屬國都尉萌爲言竟得之融大喜遂將家屬而西撫養吏民結雄傑懷集羌胡河西翕然而治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燉煌都尉辛彤皆州郡英俊與融有舊更始欲敗融與統等議皆以爲天下擾亂未知所統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并力則不能自守權均力齊又不相率當推一人爲將軍共全五郡觀世變動皆曰善以梁統爲太守先共推之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今統內親老又德能鮮薄不足以當督帥也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少治春秋好法律更始時爲中郎將安集涼州因爲酒泉太守竇融典兵馬又家世爲河西二千石吏民所向卽共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二人孤立無黨融等議定移書告諭之卽時解印綬避位於是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彤爲燉煌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如故置從事監察而太守各治其郡尊賢養士務欲得吏民心修騎射明烽燧完胡犯塞融躬自擊之諸郡相應莫不富殖初更始

遣將軍鮑永撫河東北及并州永好文德雖爲將帥常儒服從事素重杜陵人馮衍以爲謀主同心戮力以奉更始上使諫議大夫儲伯持節徵永時或傳更始猶存永奪伯節執而梏之遣使至長安知更始審被害乃哭泣盡哀罷兵與衍幅巾詣上上問永衆所在永離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豈可以衆獲貴故悉罷之上不悅時魯郡多盜賊以永爲魯郡太守降者數千人唯彭豐虞休各將千人稱將軍不肯降永數以恩禮曉諭之猶不移孔子闕里荆棘自除從講堂至里門外永異之召府丞魯令告曰方今世道艱難而闕里無故荆棘自除意者豈非夫子欲令太守行饗禮而誅姦惡邪乃求民好學者修學校之禮召豐等觀禮豐等持牛酒因謀欲害永永覺之手刃殺豐等擒破黨與封關內侯於是馮衍未得官永謂之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公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人有挑其鄰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俄而其夫死而娶其長者或謂之曰非罵汝邪曰在人之所即欲罵我在我所即欲其罵人夫天地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乎頃之行爲曲陽令誅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不行甲申以故密令卓茂爲太傅封最德侯茂字子康南陽人溫而寬雅恭而有禮其行已

處物在於可否之間不求備於人鄉黨老少雖行不逮茂皆受而容之常有認茂馬者茂問亡馬幾時曰有日月矣茂解馬與之曰若非公馬幸即歸我後馬主得馬詣門謝之茂以德行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爲密令其治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民常有言亭長受米肉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之乎汝有事囑之受取乎將平居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而受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聞君賢明使民不長吏吏不敢取民不敢與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仁愛相敬也鄰伍長老歲時致禮人道如此乃能勸愛即不如是側目相視怨憎忿怒所由生也吏固不當棄威力強請求耳誠能禁備盜賊制禦強暴使不相侵民有事爭訟爲正曲直此大功也歲時修禮敬往相見之不亦善乎民曰苟如是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所怨以律治汝汝無所措手足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民曰誠如君言也茂教民制法皆此類也初茂到官吏民皆笑之鄰縣及府官以爲下治河南太守爲置守令茂治自若數年教化大行路不拾遺天下嘗蝗河南二十縣皆傷蝗獨不入密境是時王莽爲安漢公置大司農六部承勸課農桑茂遷京部丞吏民老小皆啼泣道

路王恭居攝茂以病免常為郡門下掾不肯為職吏更始立以茂為侍中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老乞骸至是年七十餘矣

袁宏曰夫帝王之道莫大於舉賢舉賢之義各有其方夫班爵以功歷試而進經常之道也若大德奇才可以充昭王遺弘濟生民雖在泥塗超之可也傳巖磻溪之濱項居宰相之任自古之道也卓公之德既已洽於民聽充武此舉所以宜為君也吳漢率耿弇等十將軍圍朱鮪於洛陽數月不下世祖以岑彭常隸於鮪也使彭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如平生彭因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今公為誰守乎陛下受命乎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誅討羣賊所向破滅今北方清靜振大兵來攻洛陽正使公有連城之守猶不足當今保一城欲何望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誠自知罪深故不敢降世祖曰夫建大事者不思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以告鮪辛卯鮪降以為平狄將軍扶溝侯冬十月癸丑上郡洛陽官十一月蘇茂降既而奔劉永永以為淮陽王十二月赤眉去長安西畧郡縣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三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四

袁宏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蝕之本志曰日者陽精人君之象也君道虧故日為之蝕諸侯順從則為王者諸侯專權則疑在日於是在危十度齊之分野張步未賓之應也封諸有功者二十人更封鄧禹為梁侯吳漢為廣平侯各食四縣諸將各言所欲封唯景丹辭檉陽丁繇請鄉亭上謂丹曰關東數縣不當檉陽萬戶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丹謝而受之或謂丁繇曰人皆求縣子何取鄉邪繇曰昔孫叔敖受封必求境墉之地今繇能薄功淺豈可遇厚哉壬辰立宗廟社稷于洛陽漁陽太守彭寵涿郡太守張豐反銅馬餘人上率諸將追之師及於薊彭寵郊迎謂見意頗不滿上知寵不說以問幽州牧朱浮浮曰前吳漢北發兵時上遺寵以所服劔又手書慰納用為北面主人寵望上至當迎問握手特異於眾也今誠失望上曰何等子而望獨異乎浮因曰王莽為宰衡時甄豐旦夕論議於前常言夜半容甄長伯及莽即位後豐見疎不說父子誅死上大笑曰不及於此是時朱浮為牧年少昭厲治迹辟州郡名士招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置幕府欲收禮賢之名多發漁陽倉穀給其貧民寵以為天下未平軍旅並發不宜多置官屬費耗倉穀頗不從其令浮性隘急發林暉眦因峻

文法以司察寵寵亦自伐其功以爲羣臣莫能及吳漢王梁爲三公寵所遺也寵曰如此我當爲王今但若是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殘破漁陽獨完有鹽鐵之積寵多買金寶浮數奉之上輒漏泄令寵聞以爲恐之是春遣使徵寵寵上書願與朱浮俱徵又與吳漢王梁蓋廷書自陳無罪爲朱浮所侵上不許而漢等亦不敢報書寵既自疑其妻勸寵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爲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爲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人識皆勸寵反上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寵寵因留之遂發兵反攻朱浮分兵擊旁郡上谷太守耿况遣子舒將突騎救浮寵兵乃退上遣游擊將軍鄧隆軍於潞浮軍難奴相去百餘里遣吏奏狀曰旦暮破寵矣上大恐曰處管非也軍必敗比汝歸可知也寵遣萬餘人長潞西與險相距而使精騎二千從潞南濟河襲隆管大敗之浮遠不能救引兵而却吏還說上語皆以爲神也真定王劉揚謀反使耿純持節收揚純既受命若使州郡者至真定止傳舍揚稱疾不肯來與純書欲令純往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不得先往宜自強來時楊弟林邑侯讓從兄緡皆擁兵萬餘人楊自見兵強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傳舍兄弟將輕兵在門外揚入見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至純閉門悉誅之勒兵而出真

定振怖無敢動者純還京師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位至列將爵爲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以自効上笑曰卿復欲治人自著邪乃拜純爲東郡太守詔純將兵擊泰山濟南平原數郡皆平之居東郡數年抑強扶弱令行禁止後坐殺長吏免以列侯奉朝請嘗從上東征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人隨車駕啼泣曰願得耿君上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胄爲軍治郡何能見思若是百官咸嗟歎之更始諸將多據南陽聞更始死世祖起河北皆勒兵爲亂上會諸將以檄叩地曰卿最強宛次之誰當擊卿者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卿上笑曰執金吾擊卿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於是賈復擊卿吳漢擊南陽皆平之漢縱兵掠新野破虜將軍鄧奉新野人也怒漢暴已邑勒兵反襲漢敗之三月乙酉大赦天下詔曰惟酷吏殘賊用刑深刻獄多究人朕甚愍之孔子不云乎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諸中二千石諸大夫議省刑罰更始之欺劉永以兵略地北至河南及陳汝以周建爲將軍蘇茂爲大司馬遣使拜張步爲齊王董官爲西海王夏四月蓋延王霸等擊劉永永守城不出晝收其麥夜襲其城永大驚引兵走延逆擊大破之永棄其軍輕騎將母妻奔虞虞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下數

十人奔燕蘇茂周建將三萬人攻延於蒲西延遂擊大破之茂保廣樂永保胡陵世祖使太中大夫戴兢使兗州東昏人執以詣永兢罵永曰若非國家敵也猶今死耳永怒殺兢甲午封叔父良爲廣陽王兄子章爲太原王章弟興爲魯王故定陶王劉祉爲城陽王外祖母黃爲湖陽君良嘗爲蕭令坐法免世祖齊武王少孤良撫循甚篤及漢兵起世祖以告良良大怒不聽既而不得已良從更始入關甚見尊寵更始敗良乃歸世祖章與皆伯昇之子既封爲王世祖以其少貴欲以吏事就其名乃使章守平陰令興守緱氏令頃之章遷梁郡太守興遷弘農太守興求賢好善郡中翕然朝廷每有異議之乘驛問興祉字巨伯世祖族兄也爲人謙遜爲宗族所敬更始敗祉間行詣世祖是時宗室唯祉先至上大悅賞賜車服甚厚五月宛王劉賜將更始三子詣關皆自爲列侯封故元氏王劉歙爲泗水王歙子終爲淄川王故宛王劉賜爲順侯劉順爲成侯周後姬當爲周承休公李通爲固始侯歙字經世世祖族父也歙從兄稷有功於齊武王歙子終又與上少相善漢兵之寇新野終之力也上曰使歙父子並王者所以顯報之也賜字子琴順字平仲皆世祖族兄也更始敗賜親至武關迎更始妻子將詣洛陽上以賜得爲臣之道每嘉歎之

順與上同里少相親厚更始死順東歸世祖順素謹厚以其事更始不失節尤重之初更始使宛王劉賜鄧王王常西平王李通俱之國鎮撫南方通娶世祖妹即寧平公主也世祖即位徵通爲光祿勳上每征四方嘗留通守京師撫百姓治宮室六月戊戌立皇后郭氏皇子彊爲皇太子大赦天下增卿謁者秩各一等郭氏真定人也父昌孝謹真定恭王以女妻昌昌早終其妻號爲郭主好禮節儉雖以王女之富手常執作有女曰聖通男曰況世祖自信都還納聖通有寵生皇子彊以況爲城門校尉縣蔓侯雖皇后弟賓容輻湊而小心謹慎謙恭愈篤追贈昌爲安陽思侯上數幸況第賞賜甚厚京師號況爲金穴鄧禹遣兵上林中率諸將謁高廟收十二帝神王送洛陽掃除園陵爲置吏卒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來歙詣禹降嘉字孝孫世祖族兄少孤爲世祖父南頓君所養遇之如子與齊武王俱學長安而與世祖尤相親嘉之王漢中都南鄭衆數十萬南陽人延岑起兵武當衆數萬人轉攻漢中圍南鄭嘉戰敗餘衆走谷口赤眉使廖湛將十餘萬兵擊嘉嘉大敗之斬廖湛遂至雲陽上素與嘉善常開引之來歙又勸嘉歸世祖乃詣禹降以嘉爲千乘太守封順陽侯嘉子廡爲黃李侯來歙字君叔南陽新野人父冲哀帝時爲諫議

大夫娶世祖姑生歆歆有才略多通慷慨有大志兄弟五人而世祖獨親愛之漢兵起王莽使人捕諸劉親屬得歆擊之賓客共篡出歆更始立以歆爲吏數正諫不用謝病去歆女弟爲劉嘉妻遣人迎歆因南就之時或勸嘉未可降宜觀天下形勢歆爲陳成敗深曉喻之嘉乃從焉上見歆大悅拜歆爲太中大夫秋濰陽反劉永復入濰陽吳漢蓋延帥諸將圍之九月赤眉復入長安鄧禹連戰輒爲赤眉所敗三輔飢民人相食諸有部曲者皆堅壁清野赤眉虜掠少所得上復詔鄧禹令勒兵堅守慎無與窮寇交鋒老賊疲弊必當束手事吾也以飽待飢以逸擊勞折捶而笞之耳自馮惜殺宗歆後禹成益損又乏糧食歸附者離散上乃遣使徵禹禹異西征上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又遇赤眉延岑之弊兵家縱橫百姓塗炭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兵家降者遣其渠帥皆詣京師散其小民今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在遠戰掠地多得城邑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吾諸將非不使闐然多好虜掠爲小民害卿本能檢吏民勉自修整無爲郡縣所苦於是異據華陰以待赤眉冬太中大夫伏隆使青徐張步降因除令長多所懷服上嘉歆隆功比之酈生步求爲齊王隆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得王步乃殺隆受劉永封焉隆

字文伯大司徒湛之子以節操聞上聞其死爲之流涕十二月戊子詔曰維列侯爲王莽所廢先祖魂神無所依歸朕甚閔之列侯身廢者國如故身死若子孫見在令繼其先焉河內太守寇恂坐繫治上書者免會潁川不靜復以恂爲潁川太守郡中悉平封恂爲雍奴侯是時賈復兵在汝南其部將殺人恂戮之復怒曰吾與寇恂並立而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侵辱而不決之者乎今與相見欲手劍擊之恂謀好避之終崇曰請以劍從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士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勅縣盛供具執金吾軍入界者一人皆二人待之恂旣復道稱病而還復欲追擊恂而吏士皆醉復遂去上徵恂恂至引入時復在前欲起上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詔令並坐極歡遂共車出結友而去更拜恂爲汝南太守郡中無事乃修鄉校能爲左氏春秋者親與學焉是歲鄧王王常將妻子詣洛陽世祖曰每念往時艱難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哉常頓首曰臣蒙天命遭值陛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威靈輒成斷金雖踈賤遠不敢自疑伏願陛下聖王知臣本心上會百官指常曰此人率勵諸將輔翼漢家心如金石真漢忠臣也拜常爲漢忠將軍封山桑侯大

司空王梁免初梁與諸將擊檀鄉詔令兵事一屬大司馬吳漢而梁獨發野王兵上以梁不奉詔詔梁留
在所縣梁以便宜進兵上大怒遣尚書宋廣持節收
斬梁廣檻車執梁詣京師既至赦之以爲中郎將赤
眉去長安東掠郡縣也

三年春正月立親廟于洛陽即日拜馮異征西大將
軍鄧禹既被徵與車騎將軍鄧弘還至華陰欲進兵
擊赤眉馮異曰赤眉衆多可以恩信傾難用兵力破
也上令諸將屯澠池要其東異相連綴擊其西上自
待其會可一舉取之萬全之計也禹弘自以西征又
被徵當還欲一戰決之遂戰移日禹軍大敗馮異將
兵救之不勝棄軍走與麾下數人歸管復收散卒堅
壁會赤眉飢困乃謀擊之大破之降者八萬餘人十
餘萬東走宜陽璽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澠池失
之東隅收之桑榆是時延岑據藍田兵力最強上嘗
璽書慰之其餘豪傑往往屯聚多者萬人少者數千
人轉相攻擊百姓飢餓黃金一斤五十斗穀數異轉關
而屯上林中道路不通委輸未至軍士皆以果實爲
糧延岑率豪傑攻異異擊大破之岑連戰不利支黨
皆叛遂自武關走南陽豪傑以異破赤眉走延岑皆
遣使請降異威震關中乃修園陵建官府理枉直禁
盜賊數年之間上林成都是月陝人蘇況反殺弘農

太守上夜召景丹以檄示之曰弘農太守無任爲賊
所害今聞赤眉從西方來恐蘇況舉郡以迎之弘農
迫近京師今將軍雖疾病但卧而鎮之耳即拜丹爲
弘農太守將其所領西至郡十餘日丹薨閏月己亥
上幸宜陽令司馬在前中書次之驍騎元戎分陣左
右赤眉震怖遣劉恭請降益子與徐宣等二十餘人
肉袒奉所得更始璽綬積兵甲宜陽西與熊耳山等
世祖陳兵臨洛水中盆子徐宣以次列於前世祖曰
卿等得無悔降邪宣曰臣等出長安東門君臣議計
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
日得降猶去虎口而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世
祖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乃皆赦之與
妻子居洛陽各賜宅一區田二頃其後樊崇謀反誅
楊歆在長安時遇廣陽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
宜俱歸鄉里以壽終式侯恭爲更始報殺謝祿自繫
獄上赦之世祖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病
失明賜榮陽官地以爲列肆使食其稅鄧禹至宜陽
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還梁侯印綬以爲右將軍
彭寵圍薊耿况遣兵救之使人招况况輒斬其使二
月己未告祠高廟受傳國璽賜天下長子爲父後者
爵人二級中軍將軍杜茂爲驃騎大將軍茂字諸公
南陽冠軍人隨世祖征伐數有戰功三月尚書伏湛

爲司徒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王莽時爲繡衣執法遷後隊正更始立爲平原太守遭倉卒世莫不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如故謂妻子曰一穀不昇國君微膳今人皆飢奈何獨飽乃以俸祿分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郡中不安湛移書屬縣不得相侵凌天生蒸民爲立君非久亂也且養老育幼以待真主門下督素有氣力欲起兵湛曰孔子誅少正卯爲其惑衆也即誅督以示百姓於是吏民信嚮遠近獨完湛之力也吳漢圍廣樂周建將十餘萬人救之漢逆戰不利墮馬傷膝建等遂得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卽衆懼矣乃裹瘡而起推牛饗士曰賊兵雖多乃劫掠群盜耳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伏節死義同心者也封侯之秋諸將勉之吏士聞之莫不激怒明日賊兵大出圍營數重漢乃披甲仗戟曰聞雷鼓聲皆大呼俱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賊兵大破廣樂降蘇茂周建走胡陵復圍睢陽是時秦豐據黎丘延岑據武鄉董訢據堵鄉鄧奉據新野荆楚尤亂上方圖之以岑彭爲征南大將軍與耿弇賈復朱祐王常等并力征討先圍董訢奉將萬人救訢訢奉兵甚精諸將連戰不利奉乘勝生執朱祐上聞之大怒夏四月上自南征至葉訢奉將兵遮道不得前上謂岑彭曰此將軍之任也彭乃奮擊破之董訢鄧奉走

育陽因朱祐請上以秦舊功臣意欲赦之耿弇曰奉背恩反逆暴師連年陛下既至親在行陣兵敗乃降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誅奉上以朱祐見復厚加賞賜使復其位耿弇破延岑岑亡入蜀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大赦天下劉永將慶吾斬永降封吾爲列侯蘇茂周建立永子紆爲梁王保垂惠冬十二月上幸春陵祠園廟大置酒與春陵父老故人爲樂遣岑彭傳後減官擊秦豐秦豐拒漢軍於鄧彭等數月不得進上數以讓彭乃令軍中曰明旦軍會和成陰逃因豐聞之悉引軍西邀彭彭乃直襲黎丘黎丘震駭豐遽歸救之彭逆擊大破之遂圍黎丘乃封彭爲舞陰侯初汝南人田戎起兵南郡衆數萬人屯夷陵謀將降漢戎妻兄辛臣反覆人也乃圖彭寵張步董憲劉永李憲公孫述隗囂劉芳所得郡國云洛陽所得地如掌耳且衆兵觀形勢何遽降哉戎曰吾衆不如秦豐豐猶爲征南所圍而況吾乎降決矣乃順江入沔將降岑彭使辛臣與長史留守臣盜戎珍寶及善馬從陸道晨夜詣彭曰謹說戎降戎在後方到因從彭營與戎書曰岑將軍已秦我封五千戶侯虛心相待願急來無拘前圖戎令臣留守而先至封侯旣以疑之矣又長史檄至知臣盜寶物善馬猶是益猜復反彭擊戎破之遷屯夷陵隗囂遣使詣關上甚悅素聞

其聲虛心相待每報答之常手書稱字是歲彭寵自立為燕王李憲自稱天子

四年春正月甲申大赦天下耿耿舒取軍都彭寵之邑也於是更封況為除靡侯舒為牟平侯祭遵耿弇擊張豐豐功曹執豐降初豐好方士方士言豐當作天子彙盛石擊豐肘云石中當出玉璽豐信之故反豐臨當誅遵掾為破其石豐乃歎曰死亡所恨上使耿弇拒彭寵弇上疏曰大兵未會臣不能獨進且臣家屬皆在上谷京師無骨肉之親願得還洛陽上報曰將軍出身為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求微乎其勉思方略以成功業耿况聞弇求微乃遣少子國入侍上以為黃門侍郎初上訪博通之士於司空宋弘弘薦沛國人相譚以為才學博聞幾及劉向揚雄召拜議郎給事中上令譚鼓琴奏其繁聲乃得侍宴弘聞之大恨伺譚出時正朝服坐府上遣召譚譚到不與席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亂雅頌非中正者也能自改耶不然正罪法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召羣臣會樂上使譚見弘失其度上怪而問之弘乃離席上免冠謝曰譚臣所薦達不能以忠導主而今朝廷悅鄭聲臣前召以責之臣之罪也上謝弘使譚反其服後遂不復令給事中是時天下草創政治未立譚既見退上

疏言時宜曰國之廢興在於政事得失在於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治世合務輔佐不明則論時失宜而舉多過事乘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而治殊事異者所謂賢者異也蓋善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為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民可定也昔董仲舒言治國譬若張琴焉小不調者可因而就和也及至大差謬則解而更張之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晁錯以智死雖有殊能而莫敢談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天下之姦又皆合眾人之所欲大抵取便國利事則可矣書奏不省是時天子方篤於識而譚雅不善之又以功賞薄故令天下不時定復上疏曰臣前獻策未有詔報不勝憤懣復言其過蓋天遣性命聖人難言也自子貢等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或收古之圖書增益造飾稱孔子並為識記以誑誤人主可不抑述之哉臣聞安平則導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今聖朝以興復祖統為民臣主而四方尚有未盡降歸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之用人其說士則無異略奇謀若酈生隨何者將帥則無勇智習兵若韓信吳起者其降下無大恩重賞以誘其後至或虜奪財物使徵又狐疑連歲月而不解古人有言皆知取之而取莫知與之而取陛下若能輕爵

祿與士大夫共之而勿愛惜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得矣由此上逾不悅譚字君山有備才博覽無所不見不爲章句訓誥皆通其大義數從劉歆楊雄稽疑論議至其有所得歆雄不能間也好音樂鼓琴性簡易不修廉隅頗以此失名譽嘗疾俗儒高談弘論不切時務由此見排擯哀平間位不過郎然王侯貴人皆願與之交王莽居攝篡弑之間天下諸儒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嘿然無言官止樂大夫

袁宏曰相譚以疎賤之質屢干人主之情不亦難乎

嘗試言之夫天下之所難於干人主之心一曰性有逆順二曰慮有異同三曰情有好惡四曰事有隱顯五曰用有屈伸六曰謀有內外七曰智有長短八曰意有與廢夫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同之則欣異之則駭好之則親惡之則疎遇之欲隱善之欲顯屈者多耻伸者多怒語伏在內志散在外所長必矜所短必羞愛之欲與憎之欲廢此皆人君非必天下之正也人臣所以干人君者必天下之正也然而八者之間禍福不同可不察也夫一人行之萬人議之雖人君之所資亦人君之所惡也百姓有心一人制之雖百姓之所賴亦百姓之所畏而干人君之所惡求其心

入天下所難地也縱不致患於其胷中固未能帖然也故有道之君知所處之地萬物之所不敢干也故柔情虛已布其腹心引而盡之常恐不至而況抑而劫之使其自絕哉自三代已前君臣穆然唱和無間故可以觀矣五霸秦漢其道參差君臣之際使人瞿然有志之士所以苦心斟酌量時君之所能迎其悅情不干其心者將以集事成功大庇生民也雖可以濟一時之務去夫高尚之道豈不遠哉夏四月吳漢擊五校賊追之至東郡平原又破之南縣五姓反逐其守長諸將曰朝擊鬲暮可拔也漢怒曰敢至鬲下者斬使鬲反者守長罪移檄告郡牧守長欲斬之諸將皆竊言不擊五姓反欲斬守長乎漢乃使人謂五姓曰守長無狀復取五姓財物與寇掠無異今已收擊斬之矣五姓大喜相率而降諸將曰不戰下人之城非衆所及也嘗有寇夜攻漢軍中驚擾漢堅卧不動軍中聞漢不動皆還按部漢乃選精兵夜擊大破之是時泰山豪傑與張步連兵漢言於上曰非陳俊莫能安泰山也於是以後爲泰山太守行大將軍事步聞之遣兵迎俊於嬴下俊擊大破之因攻下諸縣遂定泰山五月上幸盧奴初上將征彭寵過盧奴而還諸將問吳漢曰敵未破而上還何也漢曰陛下曉兵還必不虛上告諸將曰狡賊出魏郡在人後故還

也六月幸譙王霸馬武攻垂惠蘇茂將兵救之馬武與戰不利從霸求救霸閉營不出軍吏爭之霸曰賊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武軍挫退此敗道也今堅閉示不相救武軍困急其戰自倍賊衆疲勞吾以精兵乘其弊乃可剋也賊果大出合戰良久霸出精騎擊其後賊皆破走茂復求戰吏士皆曰賊前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遠來相救糧食不足以及留故挑戰冀得一切之勝耳今閉營休士而勝可全所謂不戰而誦人兵善之善者也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城中數出挑霸霸不動茂果引兵去秋八月上幸壽春馬武劉隆圍李憲於舒彭寵圍薊朱浮不能守單馬奔京師尚書令侯霸奏浮構成寵罪敗亂幽州不能伏節死難與寵相拒罪當誅上赦之冬十月上幸宛朱祐耿植圍秦豐岑彭傳俊擊田戎於夷陵戎破走上蜀彭遺積弩將軍傳俊至江南偏將軍房充至交州班行詔書陳國家威德於是交州牧鄧讓蒼梧太守杜稷交趾太守楊光更始所用也丘詔秦豐出惡言朱祐等急攻之豐將妻子降祐輜車送洛陽大司馬吳漢劾祐曰秦豐狡猾連年固守陛下親踰山川遠至黎丘開日月之信而豐悖逆天下所聞當伏誅滅以謝百姓祐不即斬截以示四方

而廢詔命聽受豐降無將帥之任大不敬上誅豐不罪祐是冬馬援爲隗囂使來援字文淵茂陵人長兄況最知名爲河南太守封窮虜侯況兄余中壘校尉封致符子次兄貢增山連率皆二千石封侯援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年十餘歲平陵朱勃與援同年能說韓詩援纔能書退有慙色況謂援曰小器速成朱敦智能盡於今日矣後成人知謀衆事皆從汝稟受勿畏也援以況欲獎勵己內以爲不然焉援受齊詩數年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至邊郡畜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璞且從所好治裝未辦會況卒援行喪暮年常不離墓時朱勃以試守渭城宰援獨言朱勃終當何時稟仰我頃之或薦援有大略由是爲曹督郵送罪人司命府援皆縱遣之因亡命北地以畜牧爲事援父嘗爲牧帥令兄貢爲護兜吏者故人賓客多從之轉安定天水隴西數郡豪傑望風而至賓客自環嘗數十人援田畜日廣羊五六千頭馬數百羣穀萬斛乃歎曰凡殖財者貴以施也不則守錢奴耳乃散以賑昆弟舊故乃遷至長安王莽末盜賊起求雄傑之士援與原涉爲潁川太守援爲漢中太守適至官王莽敗貢亦亡去增山俱之梁州會隗囂異用援爲綏德將軍而公孫述稱帝於蜀囂意未知所附乃遣援南視述素與援舊以到當握手

相迎也乃盛陳陛戟見援語言未悉延援就客館述備威儀會百官爲援立舊交之位述罄折而入鸞旌旋騎警蹕車盛器服賓客甚盛欲留援援曰天下雖確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乃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留乎數月辭去還謂囂曰子陽若井底蛙妄自尊耳不如專意東方於是遣援與拒蜀侯國遊先俱奉章詣京師初到召詣尚書有頃中黃門一人引入時在宣德殿援拜上大笑曰卿遊遊二帝間見卿大憲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不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有娛臣前至蜀陛戟乃見臣臣遠異方來陛下何以知臣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上復大笑曰卿非刺客願就客耳援對曰天下傾覆盜賊自立名姓者不可勝數今得見陛下寡廉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上壯之使從征伐每召見讌語夜至天明援才略兼人又好縱橫之畫故未得官待詔而已上遣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國遊先至長安怨家殺遊先其弟爲囂雲旗將軍來歙恐其怨恨即與援俱還長安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四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五

袁宏

五年春二月丙午大赦天下周建兄子誦以垂惠降劉紆周建蘇茂走下不建道死封孔子後孔安爲殷紹嘉公初彭寵徵書至潞縣有火災城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甚多寵堂上聞蝦蟆聲在爐火下擊地求之無所得數有變惟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其從弟子后蘭卿本上府所使來故不相親也今將屯於外寵奴子密等三人謀共劫寵齋於便室晝卧三奴共縛著牀告外吏大王解齋吏皆休且乃白事乃從次呼諸奴婢以寵教責問便收縛各置空室中以寵聲呼其妻妻入室見寵縛驚曰奴反邪奴格妻頭擊頰寵曰趣爲諸將軍辦裝兩奴將妻入取物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也爲子密逼劫耳解我縛出閣別活矣用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以與汝奴意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解子密將妻入取寵男女悉閉室中收金珠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練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令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開城門出勿稽留書成斷寵及妻頭置練囊中馳詣闕封子密爲無義侯寵尚書韓立高宣等共立寵子午爲燕王子后蘭卿爲將軍數日寵國師韓利斬首詣祭遵遵將兵誅寵支黨漁陽述平上嘉耿

況之功以其父勞於邊使光祿大夫樊密持節徵況還京師賜以大第甚見尊重况年老多病天子親數臨問微弁視疾弁舒並封列侯國爲射擊校尉復除二子廣舉爲郎諸子侍疾並垂青紫當世以爲榮及薨贈賜甚厚諡曰列侯子國以當嗣辭曰先侯愛少子霸上疏讓天子許焉國有籌策數言邊事天子器之官至大司農三月徙廣陽王良爲趙王山陽人龐萌爲更始翼州牧與世祖謝躬俱平邯鄲萌謂躬曰劉公不可信也躬以告世祖世祖喻而安之及上誅謝躬而萌幸乘降上奪其衆謂萌曰前在邯鄲知之何速邪萌曰知之久矣萌爲人婉順上親愛之以爲侍中嘗對諸將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龐萌是矣使萌爲平狄將軍與蓋延俱定梁楚地萌與延爭權懼延譖已遂勒兵反夏四月平狄將軍龐萌反襲蓋延破楚相孫萌自號東平王引兵與董憲蘇茂合上嗟歎曰人不可知乃如是下詔曰吾嘗於衆人中言萌可爲社稷臣將軍等得無笑吾言老賊當族其屬兵馬會睢陽六月上幸蒙龐萌董憲蘇茂等將三萬人攻挑城挑城告急上將輕騎二千步兵數萬晨夜至亢父百官疲倦可且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明旦諸將欲攻賊賊亦勒兵待戰上令諸將不得出是時吳漢兵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

百里晨夜行以爲到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往也積二十餘日吳漢到乃進擊大破之萌寇茂復將數萬人屯昌慮以兵拒新陽吳漢進擊破之遂守昌慮是時河西隔遠世祖都洛陽未能自通以隗囂稱漢年號竇融等從受正朔置外受民望內圖異計遣說客張玄游說西河言一姓不再興今豪傑競逐雌雄未分宜與隴蜀合從高爲六國之勢下成尉他之事融乃聚其衆而議之曰漢承堯運曆數延長上之姓號其見於天文自前博物道術之士言之久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以應其占此皆近事暴著所共見也以人事言之今稱天子者數人而洛陽甲兵最強號令最明加以祖宗之重百姓所歸服天人之應如此他姓未能爭也衆皆以爲然梁統恐衆惑其言乃刺殺玄是夏竇融及五郡太守遣使詣關上先聞五郡全實在隗囂公孫述之間常欲招引之會得其表甚悅遣使拜融爲涼州牧囂書襄納之秋八月吳漢破昌慮軍士高扈斬梁王紆降蘇茂奔張步董憲龐萌走之胸漢復守之冬十月上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使耿弇諸將擊張步步盛兵祝阿列營鐘城弇攻祝阿拔之開其角令奔鐘城皆空壁走將軍豐敢以精兵守巨里弇令軍中盜治攻具將攻巨里步濟南王費邑聞之將兵救巨里弇告諸將曰此即

所求者野兵不擊何以城爲所以治攻具者所以誘致邑耳弁分兵守巨野自與邑戰大破之弁乃收所斬級以歸示巨里城中城中恟懼夜空城走弁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三十餘營時張步都劇使弟藍將兵守西安西安距臨淄三十里弁引營居臨淄西安之間西安城小而兵精臨淄名大而不實弁令軍中曰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爲守備至其夜半令軍皆食會明至臨淄城軍吏爭之以爲攻臨淄而西安必救攻西安臨淄不能救弁曰然吾故攻西安今自憂城守而吾攻臨淄一日必拔何救之有吾得臨淄則西安孤藍與劇斷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兩者也且西安城堅兵精攻之未可卒下擊必多死傷正使得其城張藍引兵奔臨淄如是臨淄更強勒兵憑城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境後無轉輸旬日之間不戰而困諸君適不見是耳弁遂攻臨淄拔之張藍聞臨淄拔果將其衆走劇去臨淄九十里弁令軍中無得掠劇下須步至臨淄乃擊之步聞弁言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破之今大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破乎弁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壑壘張步必自來攻目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自可獲上然其計步果與三弟故大彤帥董異將二十萬衆至臨淄弁令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

勅兵城上分陣城下賊至北門歆俊兵皆反步等乘虛並入攻弁營弁登臺望之見其營擾乃下臺安之旣而將精兵擊步於東下大破之飛矢中弁股引刀截之軍中無知者弁欲以疲步兵明日將戰陳俊曰步兵多且可須上至弁曰上至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遺君父邪遂縱兵合戰復大破之弁度步已困乃罷兵置左右翼步夜果引去伏兵夾擊死者城中溝壑皆滿得輜重二千餘兩弁縱兵追擊至鉅昧水上八十餘里僞尸相屬後數日上至臨淄勞軍百官列坐上謂弁曰將軍正韓信也韓信擊歷下以著名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非齊西界邪弁曰歷下即歷城在祝阿東五十里皆齊西界也上曰將軍嘗爲吾言困上谷兵以擊涿郡漁陽進擊富乎獲索因東攻張步平齊地以爲落落難合今皆如將軍策有其志者事竟成也將軍有定齊之功效出於大司馬明如日月也張步旣破走還劇而蘇茂適至讓步曰我南陽兵精不可待茂邪步曰負卿何言兄弟走平壽上曰能相斬降者封之步乃斬蘇茂肉袒軍門降弁勅兵入城樹十二郡旗各以本郡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封步爲安丘侯於是琅邪未平徙陳俊爲琅邪太守齊地素聞俊名始入界盜賊大散頃之張步兄弟謀反亡歸琅邪俊擒討

盡誅之上美其功賜使璽書曰將軍元勳大著威振青徐兩州有警實得征之俊撫貧弱悉有義令行郡中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擊隴蜀上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虞國家以爲重憂且勉鎮撫之初起太學官十二月盧芳自稱天子入居九原畧有數郡初上問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吾方務靜關東西畧未知所任計將何如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關中其人始建爲漢之計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一節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歸命則公孫自亡勢不足圖也上然之使歙持節喻指往來數年矣於是歙復與馬援使喻隗囂囂與馬援卧起問京師善惡援答曰前到京師凡數十見每待對夜至天明援事主未常見也材德驚人勇又非人敵開心見誠好醜無所隱圖畫天下事良備量敵決勝濶達多大略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辯未覩其比也囂曰必如卿言勝高帝邪援曰不如也高帝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循軌度又不飲酒所不如也囂大笑曰若是反不勝邪囂雖內不信不得已遣太子恂入侍拜爲胡騎校尉封鎬羗侯援亦將家至京師上書求將賓客屯田上林中因宣揚國威招來豪傑以立尺寸之功上許焉是冬大司徒伏湛免尚書令侯霸爲司徒霸字君房河南密人

也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詩書成哀問仕爲郎王莽時歷職有稱爲臨淮太守莽敗霸保郡自守吏民安之更始初遣謂者徵霸百姓老弱相攜啼泣遮使者車或當道卧皆曰願乞復留霸等甚恐霸就徵失亡臨淮於是受璽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世祖即位徵霸爲尚書令是時朝廷新立制度草創政令有不便於民者霸輒奏省之霸辟太原人閔仲叔既至霸勞問之不及政事叔對曰始得明公辟且喜且懼何者喜於爲明公所知懼於虛薄不能宜益拾遺今未越府閭喜懼纒半親知政教已見掾吏及見明公喜懼皆去何則望明公問屬何以明政美俗調陰陽訓五品令宇內人安也以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如以爲任用而不使陳之則爲失人智者不私人以位亦不失人是以喜懼皆去因自劾去後博士徵不至終於家太子少傅王丹被徵將至侯霸遣子昱迎拜之丹下車答拜昱曰家公欲與公俱定恩分何爲拜子孫邪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也丹常受人言有所薦及舉者有罪丹坐免官終不言客甚慙自絕於丹丹俄爲太子太傅使人呼客見之何遇丹之薄也客自安如故其子有同門生遭親喪白丹欲奔之丹撻之五十或問其故丹曰世稱鮑

叔管夷吾次則百里奚蹇叔近則王陽貢禹歷載爾
父如此其難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陳其末故勅子孫
友道難立非保慎不惑焉能終乎丹字仲回京兆下
邳人王莽時連徵不至避世隴西隱居養志家累千
金好施周急每歲時農畢察強力多收者載酒肴而
勞之其筐懶不收者耻不獲勞無不力田者聚落化
之遂以殷富閭里犯罪者喻其父兄而致之法喪憂
者量其資財爲之制度丹親任其事行之十年民皆
敦厚陳遵者豪傑之士也遵友人喪親贈縗百匹丹
獨送縗一匹曰如丹是縗皆出機杼也遵有慙色欲
與丹相結丹未之許也更始時遵北使匈奴過辭於
丹丹謂遵曰俱遭亂世唯我二人爲天地所遺今子
使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其高抗不屈皆此類
也衛尉銑期執金吾寇恂亦慕而友之名重當世頃
之遜位卒于家是歲徵會稽嚴光太原周黨光字子
陵少與世祖同學世祖即位下詔徵光光變名姓漁
釣川澤至是復以禮求光光不得已昇疾詣京師上
就見光曰子陵不可相助邪光卧而應曰士固有執
節者何至相逼乎天子欲以爲三公光稱病而退不
可得而爵也黨字伯况舉動必以禮赤眉之亂所在
殘破至太原聞黨德行不入其邑由是名重天下三
徵然後至黨着短布單衣殺皮綳頭見於尚書欲令

黨改冠服黨曰朝廷本以是故徵之安可復更邪遂
見自陳願守所志上聽之詔曰許由不仕有唐帝德
不我夷齊不食周粟王道不虧不忍使黨又遠巡于
汗君之朝其賜帛四匹遣歸田里博士范升奏毀
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天下治周不待伯夷
叔齊而王道成巍巍蕩蕩至今不絕臣伏見太原周
黨使者三聘乃肯就車陛下親見詣庭黨伏而不謁
儼蹇自高逡巡求退釣采華名以誇主上臣愚以爲
黨等不建政事未足進用臣願與黨並論雲臺之上
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請伏虛誣之罪書奏天子
示公卿詔曰自古堯有許由巢父周有伯夷叔齊自
朕高祖有南山四皓自古聖王皆有異士非獨今也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食朕祿亦各有志
焉黨既退著書上下篇終於沔池百姓賢而祠之是
時太原王霸北海逢萌亦隱居養俱被聘霸到尚書
拜不稱臣問其故答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
友遂以疾歸茅屋蓬戶不厭其樂萌少給事亭長慨
然歎曰大丈夫焉能爲人役哉遂去就師聞王莽居
攝子宇諫莽殺之萌會友人曰三綱絕矣禍將及人
即解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客於遼東天下定乃
還琅邪不其山中以德讓導鄰里聚落化之詔書徵
萌上道迷不知東西萌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吾聰

明唐智有益於政耳今方面尚不知安能濟政即歸後連徵不起

袁宏曰夫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具行方止器之異也故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員之用物誠有之人亦宜然故肆然獨往不可襲以章服者山林之性也鞠躬履方可屈而爲用者廟堂之材也是以先王順而通之使各得其性故有內外隱顯之道爲末世凌遲治亂多端隱者之作其流衆矣或利競滋興靜以鎮世或時難迫運處以全身或性不和物退以圖安或情不能嘿卷以避禍亂凡之徒有爲而然非真性也而有道之君皆禮而崇之所以抑進取而止躁競也嗚呼世俗之寘方抵掌而擊之以爲譏笑豈不哀哉自王莽末天下旱蝗稼穀不成至建武之初一石粟直黃金一斤而人相食二年秋野穀旅生野蠶成繭民收其實以爲木糧是歲野穀生漸少南畝益墜矣

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爲章陵復比豐沛劉隆等破舒城斬李憲二月吳漢拔胸城董憲龐萌逃出漢執其妻子憲流涕謝吏士曰妻子皆已得矣久苦諸公將十餘騎欲從間道詣上降追兵至皆斬之於是天下粗定唯隴蜀未平上乃休諸將於洛陽分軍士於河內數置酒會諸將輒加賞賜每幸郡國見父老

採吏問數十年事吏民皆驚喜令自以見識各盡力命焉初軍旅間賊微日以百數上猶以餘暇講誦經書自河圖洛書讖記之文無不畢覽王元說隗囂曰天下成敗未可知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宜北取西河東收關中按秦舊迹表襄河山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之一時也既不能爲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需要之魚不可以脫於泉一失權柄神龍還與蟻同前更始都長安四方響應以爲真定也一朝壞敗大王幾無所據今南有公孫北有文伯江湖海濱王公十數而欲信儒生之語棄千乘之基羈旅危國以求安全是由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噫心然之是時公孫述遣兵出江關敗南郡上因欲天水伐蜀從褒斜江關路遠而多阻莫若從西州因便以舉則兵強財富驚雖遣子入侍而心懷兩端常思王元之言欲據一方不欲早定乃復上書盛言蜀道危險棧閣敗絕丈尺之地則不得通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大呼響應之勢也來歙素剛聞置有異議遂發憤責書曰國家以君爲知臧否曉廢興故爲手書以暢聖意既遣伯春復用邪惑之言族滅之計叛主負子背忠信傷仁義吉凶之決在於今日欲前刺置而左右兵多置欲害歙歙持節就車

蕭逾怒欲殺歛王遵諫曰愚聞為國者慎名與器為
 家者畏怨重禍名器俱慎則下伏其令怨禍不輕即
 家受其福今將軍遣子質漢而外懷他心名器逆矣
 既違其命又殺其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不絕
 其使所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春秋傳曰交兵使
 通可也何況持王命質而犯之哉上不合於正義內
 不周於長利苟行盜賊之短策又何是非之能識加
 以伯春委身已在闕庭而屠漢使此踐機試劔投刃
 於頸也君叔雖單居陛下之外兄也屠之未損於漢
 而隨以族敗昔宋執楚使遂有易子之禍小國猶不
 可辱况萬乘之主乎歎知黨多在西州救助非一遂
 得免王遵亦豪傑士也既而降漢封上雒侯初置問
 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始
 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日乎將承運迭興在一
 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興廢與漢不同周立爵
 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
 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乘秦之制郡縣治民臣無百
 年之柄至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
 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
 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思漢十
 餘年間天下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
 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傑跨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

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視四方求民之瘼
 今民謳吟思漢嚮仰劉氏已可知矣蓋曰先生言周
 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
 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得之時民
 復知漢乎虎既感鬻言又恐狂狡之不息廼著王命
 論以救時難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
 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于稷契咸佐唐堯光濟四海
 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遭遇異時而禪代
 不同至於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故劉氏承堯之祚氏
 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
 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
 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乎
 神明流澤加乎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嚮天下所歸
 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個起在此位者也
 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
 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捷者幸而得之
 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世亂所以多亂
 臣賦子者也若然者豈獨闕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
 人事矣夫饑饉流離單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
 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然終不免轉死溝壑何則貧窮
 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
 而妄處哉故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

籍成如王莽然卒潤其湯鑊伏質烹俎分裂又况么
麼不及數子而欲掩姦天位者乎是故驚蹇之乘不
騁千里之路鷲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棄稅之材不
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
復公餗言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
王之其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
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
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
亡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毋獲於楚有漢
使來陵毋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
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以圖勉陵其後
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
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番冊書於春秋
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毋
知廢陵毋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
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
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慈五曰知人善任使
加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畀如不及用人如由已
從諫如順流趨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濯
足揮洗揖鄴生之說悟戊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
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
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

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
神遇震電晦暝有龍蛇之恠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
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觀形而進女秦始皇東
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所處始受命則白蛇
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受非人力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者五
者之所謂趣舍不厭斯位符應不同斯度而荷昧權
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必喪保家之主失
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其覺
寤畏若禍戒起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
信布之覬覦拒逐鹿之警說審神器之有授無貪不
可幾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
嘗不寤虎乃轉之河西大將軍竇融諮訪焉處字叔
皮右扶風安陵人成帝時處姑爲婕妤好諸父昆弟貴
幸當世父稚王莽時爲廣平太守莽攝政欲文致太
平使侯者分行風俗采頌聲稚無所上被劾爲延陵
園郎由是班氏不顯莽朝處幼好學家有賜書內足
於財好古之士父黨揚子雲已下莫不造其門年二
十而天下亂因避地西州及翼將背漢竇融與書責
讓之曰將軍當厄會之際乘不利之時承事本朝委
身於國忠孝冠周霍德讓配吳札融等所以服高義
願爲役者也忿悁之間改節易圖百年累之一朝毀

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利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百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出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民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未絕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其難是使瘡痍不得遂瘳幼孤復見流離庸人且爲流涕況仁者乎惟將軍省察之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請師期世祖嘉美之夏四月上幸長安謁園陵諸將議欲延囂日月之期許爵其將帥以散其謀祭遵曰囂姦計久矣今若衆兵引日則其謀益深而公孫得固其姦謀不如遂進上從之遣吳漢取會諸將從隴道擊蜀隗囂使王元據隴坻伐樹木以塞隴道諸將與戰不利還屯三輔馬援上書曰援自念事陛下本無公輔之薦左右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故臣不復避賢言昧死陳誠臣與囂往爲知交今聞與來歙書深更怨臣自計無負於囂遣臣東謂臣曰僕北面稱臣加以本欲爲漢足下往觀其政於汝意可即專心矣臣還報以赤心欲囂善耳非欲陷於非義也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反欲歸怨於臣臣欲遂退不言則無以報陛下願詣行在所得露心腹陳

滅西州之術然後退就壘畝飯蔬飲水隨四民之職死無所恨上報許援東詣京師具言擊囂之計上大悅謂援曰吾方西誅隗囂待詔勉卒所志是時建威將軍耿弇屯漆征虜將軍祭遵屯汧征西將軍馮異屯上林大司馬吳漢在長安中郎將來歙堅領衆軍在安民援始將突騎五千匹諸將每疑議更請呼援成破重焉而來歙深與援善囂復上疏曰吏民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雖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不敢不勉今臣之在本朝如蓬蒙思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慢誅其子恂上不忍復使歙至汧賜囂書曰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寬仁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泣號不誅也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畧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詣闕有全爵祿之福吾年已三十餘在甲兵中十年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世祖籌之明乃遣使稱臣於蜀公孫述以囂爲朔寧王數遣兵助囂太原人温序爲護羌校尉行步至襄武爲囂將苟宇所執欲生降之謂序曰并勢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本當効死義不貪生宇復曉喻序怒叱之曰虜何敢脅漢將左右欲殺之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賜劔今自裁序受劔銜鬚歎曰旣爲賊所迫無令鬚汗

土遂伏劔上聞而憐之賜洛陽城旁塚地穀千斛鎌五百匹除序子壽爲郎遷鄒平侯相壽夢序告之曰父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將序骸骨葬舊塋詔許焉冬十二月癸巳詔曰間者以軍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往往屯田其令郡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焉馮異在關中又求還京師上不聽有人上書言馮異專制關中威福自由號咸陽王上以章示異惶恐謝曰臣本諸生遇受命之會過蒙顧盼充備行伍班大將爵爲通侯雖受任方面豫有微功此皆國家謨謀非臣所及也臣伏自思惟奉承詔旨則戰無不剋幸臣私心則未嘗不悔陛下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豪傑競逐臣在傾側之中尚無過差之志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者乎誠宜謹守愚忠以自終始伏願明主知臣素心詔曰將軍之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是冬馮異岑彭朝京師上謂公卿曰馮將軍是我兵起時主簿也使中黃門賜異珍寶衣服詔曰倉卒無蕪羹亭豆粥呼沱河麥飯也異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願陛下無忘父城則百寮蒙恩天下幸甚後遣異將妻子西彭亦數宴見厚加賞賜既而還南使過家上先人冢詔大長秋朔望問夫人

起居詔諸侯就國耿純上書願奮擊公孫述又陳前在東郡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涿郡誠不自安乃更封純爲東光侯上曰文帝謂周勃曰丞相吾所重也君爲我幸諸侯就國今亦然哉紀遂就國平死問傷國中愛之

袁宏曰夫萬物云爲趣舍不同愛惡生殺最其甚大者也縱而不一亂亡之道故明王制設號令所以一物心而治亂亡也今誅惡之臣內懼私憾不慮其弊從而易之是下用情而法不一也不一則多變多變則害生故王者之所保在於法一而不變乎靈壽侯邳彤薨世祖既平邯鄲遣任光還信都更封陵鄉侯李忠爲中水侯遷丹陽太守治甚有稱爲天下第一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五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六

袁宏

七年春正月丙申詔天下繫囚非殊死者一切勿治是時海內新安民得休息皆樂吏職而勸農桑風俗和同人自修飾上惟王莽僞薄之化思有以改其弊於是黜虛華進淳朴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名實不相冒而能否彰矣又念前世園陵太盛王侯吏人轉相倣競乃下詔曰世俗不以厚薄為鄙陋富者過奢貧者殫財刑法不能禁禮儀不能止倉卒以來乃知其咎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薄葬送終之義癸亥晦日有蝕之詔曰陰陽錯謬日月薄蝕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其赦天下公卿百寮各上封事無有所諱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於是馮衍上書陳事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祿秩八曰撫邊境書奏上將召見之後以讒不得入

袁宏曰夫讒之為害天下之患也闇主則理固然矣賢君而讒言不絕者豈不哀哉夫人君之情不能不形於外夫好惡是非之情形於外則愛憎毀譽之變應於事矣故因其所好而進之因其所惡而退之因其所是而美之因其所非而疾之惡而於無嫌之地而人主不必悟者讒人之所資也夫讒人之心非專在傷物處之不以忠信其言多害也何以知其然夫

欲合主之情必務求其所欲所惡者一人所害者萬物故其毀傷不亦衆乎若夫聲色喜怒之際虛實利害之間以徵信其言焉可數哉是以古之明君知視聽之所屬不能不關於物也知一己之明不能不滯於情也求忠信之人而置之左右故好惡是非之情未嘗宣於外而愛憎毀譽之言無由而至矣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是時宰相多以功舉官人率由舊恩天子勤吏治俗頗苛刻因是變也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臣聞國無政不用善則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其道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應變之要也昔在帝堯洪水滔天帝求俾乂嶽曰鯀哉帝知鯀不可然猶屈已之是從嶽之非重違衆也昔齊桓公避亂於首鮑叔從焉既反國鮑叔舉管仲桓公從之遂立九合之功晉文公奔翟從者五人既得晉國將謀元帥趙衰以郤穀為閔禮樂敦詩書使將中軍而五子下之故能伏強楚於城濮納天子於王城今衰職有關朝論輒議功臣功臣用則鮑趙之舉息矣願陛下上師陶唐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舉善之美臣聞上竭聰明則下懼其罪故曰者君象也月者臣象也君威亢急則臣道迫促願陛下留神寬恕以崇柔克之德不從興宇少贛河南開封人嘗從劉歆學講議歆美其才

學者皆師之興既之涼州坐事免會赤眉作亂東道不通與乃歸隗囂貳於漢興每匡諫言辭懇至囂雖內不能悅而外相崇禮與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徒舍益祿與見囂曰昔嘗同條故歸骸骨非敢爲用也求爲先人遺類耳幸蒙釋職得自保全今乞骸骨而徙舍益祿與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今爲父母乞身得益祿而止是以父母爲請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幸甚乃爲辨蒙使與妻子俱上聞與歸徵爲太中大夫光祿勳杜林上書薦與曰執義堅固敦於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宜待帷幄以益萬分於是敬異焉每朝有大議輒訪問與上嘗以郊祀事問曰欲以讖決之何如與對曰臣不爲讖上怒曰卿不言讖非之邪與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敢非上乃解曰言不當若是邪與數言事文辭溫雅然以不合旨又不善讖故不得親用有子曰衆以才學知名其後皇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將梁松束帛聘衆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制蕃王不得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曰長者意不可逆也衆曰犯禁得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王聞之嘉而不強及梁氏敗賓客多坐之衆不染於辭夏五月前將軍李通爲大司空秋隗囂遣步騎三萬侵三輔耿弇遣數百騎與

戰爲囂所破囂將分兵取柁邑馮異聞之馳據其城諸將皆曰虜兵乘勝不可爭鋒異曰若虜得柁邑則三輔動矣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柁邑以逸待勞非所謂爭鋒也遂馳入柁邑閉城偃旗鼓囂將不知直來攻城異擊鼓建旗成列而出囂軍亂道異大破之追奔數十里於是北地諸豪帥相率而降諸將多有言功者異獨默然上璽書勞異曰柁邑孤危亡在旦夕諸將狐疑莫有先發將軍獨決奇策摧敵殄寇功如丘山猶若不足雖孟反後入無以過也今遣太中大夫賈豎藥殪殮之具以賜吏士其死傷者大司馬已下親弔問之以崇謙讓於是三軍之士莫不感悅

袁宏曰謙尊而光於是信矣馮異能讓三軍賴之善乎王之言謙也楊朱有言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無所往而不美因斯以談聖莫盛於唐虞賢莫高於顏回虞書數德以克讓爲首仲尼稱顏回之仁以不伐爲先鄰至於善兵在其頸處父上人終喪其族然則克讓不伐者聖賢之上美矜善上人者小人之惡行也司馬法曰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不爭則不相掩由此言之民之所以和下之所以順功之所以成名之所以立者皆好乎能讓而不自賢矣夫人君者必量材任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

也士苟自賢必貴其身雖官當才斯賤之矣苟於其功必蒙其過雖賞當事斯薄之矣有伐其善必忘其惡雖譽當名斯少之矣於是怨責之情必存於心希望之氣必形於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爲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德下人以隱其功處不避汗官不辭卑唯懼不任唯患不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身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且天道害盈而鬼神福謙凡有血氣必有爭心功之高者自伐之責起焉故宋公三命考父偃僕晉帥有功士燮後歸孟側殿軍策馬而入三卿謀寇冉有不對其所以降身匿迹如此之甚也何誠知民惡其上衆不可蓋也夫逆旅之妾惡者自以爲惡主忘其惡而貴焉美者自以爲美主忘其美而賤焉夫色之美惡定於妾之面美惡之情變於主之心况君子之人有善不敢識有過不敢忘者乎其爲美亦以弘矣故揚子之言足師逆旅之妾足誠也八年春正月來歙自陽城將二千人斬山開道徑至畧陽襲實將金梁等殺之因保其城上聞之喜甚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上以畧陽實之所阻腹心已壞則制其支體先是吳漢諸將在長安者兵雖盛以梁屯守不得上隴及梁死歙據畧陽乃爭馳赴之上以爲實失所恃矣亡其要城勢必悉

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弊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遠買粟自將數萬人攻略陽激水灌城晝夜攻歙歙率勵吏士同心固守數月不拔實衆疲弊夏閏四月上西征至漆議者以爲車駕不宜入險且遣諸將觀虛實議未定會馬援夜至勸上曰實衆瓦解解兵進必破以米爲山谷於上前指衆軍所入處上笑曰虜在吾目中矣車駕遂進實融與五郡太守將步騎數萬輜重五千兩與上會第一上置酒引見融等特以殊禮實衆大潰城邑皆降實將妻子保西州吳漢岑彭引兵追守之實將王元入蜀上嘉融功以四縣封融爲安豐侯融弟友爲顯親侯於是融以次封竺曾爲助義侯梁統爲歸義侯史苞爲褒義侯庫均爲輔義侯辛彤爲扶義侯既而皆遣還西融兄弟竝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上不許蜀人聞實敗百姓震動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王莽以來常空公孫述乃詐使人言下倉出穀積如山陵百姓空市廛往觀之述乃會百官問曰下倉竟出穀乎對曰無有述曰言隗王敗亦復如此矣欲以此安衆心者也蜀人荆邯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政彙傑竝起漢祖無前人之遺迹立錐之地起於行陣之間身自奮擊與項羽戰小大百餘軍破身困者數矣然猶不止故軍

敗復合創愈復往何則前允成功愈於就滅亡也隗
冀遭遇運會劉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時漢更
始復失天下衆心引領四方瓦解冀不及此時以爭
天命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
息兵早辭事漢喟然自以爲文王復生也今漢帝釋
西顧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則西州豪
俊咸居心於山東間使相聞至於五分而有其四則
舉兵伐之遂以屠潰是則然矣若天水已平漢九分
天下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
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臣之愚
計以爲宜與漢和親不者當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
尚可驅動急以時悉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
江南之會築壁堅守傳檄吳楚則長沙以南必隨風
而靡今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得如
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也述欲從其言蜀人及述兄
弟以爲不可述遂止延岑等數請兵願立功終疑而
不聽由是皆怨唯公孫氏任政述性酷急數誅殺察
於小事如治清水而已少爲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
駕鸞旗旄騎置陳陛戟輦出房闥又立其兩子爲王
食徒爲廣漢各數縣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
而王愛子示無大志述不勝情卒皆王之穎川盜賊
起京都騷動秋八月上遷洛陽謂執金吾寇恂曰卿

著威信於穎川獨卿能平之從九卿復爲二十石以
憂國可也恂對曰穎川聞陛下西征以爲隴蜀未定
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陛下升輿南面臣願執銳
在前賊必惶恐歸死即日車駕南轅至穎川盜賊悉
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
穎川撫吏民受餘降冬十一月公孫述將救苻乘高
卒至漢兵未及陣冀得逃出入冀漢軍食盡兵漢岑
彭燒輜重歸長安天水諸縣復反爲冀十二月高句
麗王遣使奉貢東郡濟陰盜賊起大司空李通橫野
將軍王常率舟師擊之上以耿純威信著於衛地即
拜純爲太中大夫與兵會於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
賊九千餘人降兵不戰而還重書復以純爲東郡太
守

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祭遵薨遵忠蓋廉潔毀已財
爲國賞賜皆以賑吏士身寢布被妻子惡衣食上以
是重焉雖在軍旅其所進禮皆儒術之士讌會遊處
必雅歌投壺遵喪至河南詔遣百官詣喪所上乃素
服臨之望城舉音哀慟左右既還復幸城門過其車
騎涕泣不能已詔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其費喪
禮成復臨祠以太牢如孝宣帝臨霍光故事贈以將
軍侯印綬諡曰威侯賜朱輪容車介士遵引既葬車
駕復親臨墳墓問其室家上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

臣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鮑期進曰陛下念祭遵不已羣臣皆內懷慙懼遵之見思若此是春隗囂病死囂將皆降唯高峻不下峻嘗降漢已復歸囂故懼誅不降立囂小子純初王莽末天水童謡曰出吳門望緄雲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可上地安得民囂少病蹇吳門者即冀郭門也來欽說上曰隗囂雖死西州未平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蕃蔽故得延其軀命如二郡既平則述計窮矣昔趙以賈人爲將高祖懸以重賞今隴右新破百姓饑饉可以利動時也宜益資軍實以誘未附今誠知國用不足民勞於內然天下未定不得休息上從之於是糧穀器物不絕於道冬來欽馮異入天水破述將王匡田弇諸縣悉降自王莽末西羌寇隴西金城入塞內隗囂不能討因撫集以爲強欽奏言非馬援莫能定乃以援爲隴西太守援至擊先零大破之降者萬餘人援上疏曰亢吾以西數十里一城皆完堅舊制置塞因山阻每其踐徑輒有候尉故虜不得妄動即棄兀吾以西北爲殖養虜根內自迫促宜及兵威疾往除之金城諸縣皆田地肥美溉漑流通自有本民易還充實誠不宜有所斷棄若二郡平定流民還本業不復爲國家憂於是詔寶融悉還金城客民三千餘戶援爲置長吏繕治城郭起塢候勸耕田郡未樂業羌虜悉降援以郡新

復務開寬信舉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滿門下諸曹時白事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旁縣嘗有報怨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城郭狄道長請閉城門發兵援時方與賓客飲大笑曰羌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令歸寺良怖急者各牀下伏後稍定郡中乃服三月封楚王子般爲雷丘侯頃之徙封枏秋侯上幸沛詔問郡中諸侯有事行者太守言般至行爲諸侯師天子嘉之恩禮甚厚吳漢王霸諸將征劉芳於高柳匈奴救芳漢兵不利引軍還璽書以霸爲上谷太守十年夏征西大將軍馮異攻洛門未下璽書曰節侯異謙退不伐每軍行止舍諸將爭功異嘗屏處大樹下軍中號爲大樹將軍上嘗分諸營吏士問曰屬誰營邪皆曰願屬大樹將軍上以此重之非合戰受敵異嘗處衆營後與諸將相逢引車避之士卒不得爭功進止皆有旗幟號爲嚴整子彰嗣上追思異功封小子訢爲析鄉侯秋八月己卯幸長安祠高祖廟上將討高峻寇恂諫曰車駕止長安隴西足以震懼且去關東不遠此從容一處而制四方今士馬勞倦遠屢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之役可以爲戒上不從進及沂高峻不降上謂恂曰公前止吾今爲吾行矣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詣恂辭禮不屈恂

怒將斬之諸將曰高峻兵精今欲降之而斬其使不可恟遂斬之遣其副歸峻即日開城與隗純等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軍師何以反降恟曰皇甫文峻之腹心所取也今來觀望其意不屈是不欲降殺之峻亡其半以是動心故知其必降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峻與諸隗徙關東頃之隗純將數十騎亡入匈奴追斬之吳漢王霸擊劉芳芳將胡騎會平城下連戰大破之是時芳與匈奴連兵烏丸數為寇盜緣邊愁苦霸乃築塢候起亭郭自代郡至平城三百餘里霸數上書言邊事宜與匈奴和親又言委輸可從溫水以省陸轉之勞後皆施行霸愛士卒死者解衣以飲之傷者輟食以哺之在上谷二十餘年與匈奴數戰十百戰士卒皆爭為効力是歲執金吾寇恂衛尉銚期薨恂居九卿位饗大國租皆以施朋友賑給故人常曰吾所以自至於此者士大夫之力也可不共乎恂學行竝修名重朝廷議者稱其有宰相器會恂早薨莫不痛惜諡曰威侯恂兄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侯者八人恂數言閔業之忠上以為關內侯官至遼西太守

袁宏曰夫世之所患患時之無才也雖有其才患主之不知也主既知之患任之不盡也彼三患者古今之同而御世之所難也觀寇恂之才足居內外之任

雖暨撫河內再綏潁川未足展其所能也及在汝南延儒生受左氏何其閑也晚節從容不得預於治體夫以世祖之明如寇生之智能猶不得自盡於時況庸主乎期為將嘗先登陷陣手自斬獲軍每不利賴期得振者甚數為人重信義雖破邑降城未嘗虜掠在朝見不善必犯主之顏上嘗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臣誠不願陛下徼行數出天子為之迴輿期疾病其毋問嗣者期曰受國重恩常懷顛負若死不知何以報國何議嗣乎上親自臨從諡曰忠侯

十一年春三月己酉上幸南陽過章陵祠園廟初公孫述遣大司徒任滿翼江王田戎將數萬人據荆門浮橋橫江以絕水道營壘跨山以塞陸路上遣吳漢岑彭臧宮將六萬兵擊荆門詔岑彭曰大司馬習用騎兵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而已閏月吳漢岑彭率師攻之時天東風吹舩逆流直衝浮橋因放火燒之風怒火盛短兵接戰蜀兵驚怖大軍遂順風並進所擊無前任滿溺死者數千人田戎退保江州岑彭遂長驅入江關今兵無得鹵掠所過不受牛酒見者老陳漢恩德百姓無不欣悅開門請降吳漢臧宮自後而進六月來歙蓋延入武都攻述將王元破之乘勝遂進蜀人震恐遣刺客刺歙刀未出歙召蓋

延延至見歛涕泣不能仰視歎叱延曰虎牙何以敢爾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効兒女子啼泣乎刀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卿邪延拭淚具受所勅辭畢抽刀而卒立聞之悼痛無已贈中郎將印綬謚曰節侯喪還洛陽車駕臨弔送葬哀慟歛歛所褒顯賞賜甚厚長子褒嗣上嘉歛忠節封歛弟由爲宜西侯歛爲人信厚言行不相違雖銜命數年出以喻囂然往來之言皆可復也上之臨喪趙玉良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頃良怒召門候岑遵困辱之司隸校尉鮑永奏良大不敬良尊重莫貳上雖不從而羣臣嚴憚焉永辟平陵人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詔曰貴戚且歛手以避二鮑其見重如此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父宣守正不虧爲王莽所誅莽欲滅其子孫上黨都尉路平承旨欲害永太守苟諫嘉宣忠節置末府中護全之末數爲諫陳安漢室禽奸臣之策諫戒末曰機事不密則害生禍倚人門會諫喪路平復收末弟升會新太守趙興至歎曰我受漢茅土不能致身立節鮑宣之死豈可害其子邪勅縣出升復召永爲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出謁永以爲非真不宜興遂駕往末當州門拔佩刀截鞅興爲還車數日詔書下捕之果矯稱使者由是知名自魯郡太守

爲司隸行縣至霸陵過更始塚引車將下從事諫止之末曰北面事人忍不過其墓雖以獲罪司隸不避也遂下車盡哀至右扶風上苟諫家上曰奉使如此可乎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上悅初雲陽人宣秉字巨卿爲御史中丞遷司隸校尉務舉大體闊畧微細其政嚴而不苛百僚亦敬憚之上幸其府見秉布被瓦器食則魚食歎曰雖楚之二龔不能過也即賜幃帳器物拜爲司徒司直俸祿皆以分九族家無擔石之儲東海王良字仲子亦爲司徒司直行大司徒事居貧守約妻子不之官司徒掾鮑恢嘗以事至蘭陵過良家見一婦人負柴而入不知是良妻也恢謂曰我司徒掾也將歸京師夫人得無有書乎婦人曰苦掾無書旣而問焉乃良之妻也恢歎息而去故良之清貧聞於天下良謝病歸天子備禮徵不得已載病至京師道過友人友人闔門不內曰不有忠言奇謨以取大位是無其德也曷爲往來胥胥不憚煩邪謝而不見良遂稱病篤而歸終身不起冬岑彭以江州城固而糧多留馮俊守之彭引軍從涪江擊平曲述遣汝寧王延岑大司空公孫恢將軍王元距廣漢大司徒侯丹距黃石彭令臧官擊岑等自沂都江擊侯丹破之時岑等盛兵沅水官兵則千餘人

降附者四五萬口軍食不足蜀民各堅壁觀形勢官欲還恐爲虜所制會譙者將數百兵詣岑彭官乃矯制取謁者兵疎行陣而多旗鼓蜀人聞漢兵卒至登山望之旌旗滿谷呼聲動山莫不震懼官因其懼縱兵大破之斬公孫恢死者萬餘人王元降即遂乘勝而前所至皆降岑彭旣破侯丹晨夜兼行二千餘里徑赴武陽別遣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所至皆奔散遂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管地名彭亡彭惡之欲徙會日暮其夜蜀遣刺客刺彭彭死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將兵齊整爲巴蜀所稱百姓思之爲立廟武陽諡曰壯侯上思彭功封其庶子淮爲穀陽侯上爲書喻公孫述示以成敗述得書歎息以示先祿勳張隆隆勸述降述曰廢與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言岑彭之死吳漢將精兵二萬自夷陵出捷爲

十二年春吳漢到南安擊述第未於魚涪津破之遂降武陽初漢入捷爲界諸縣多城守詔令漢直到廣都據其心腹諸城自下漢意難之旣進兵廣都諸城皆降又詔漢曰廣都去成都五十里述若來攻待其困弊而攻之勿與爭鋒述若不來轉管逼之彼必堅壁漢以連戰輒勝便進兵去成都十里漢自將步騎二萬餘人水北作營遣副將劉尚將萬餘人於南爲

營相去二十餘里上聞之大驚讓漢曰如述出兵連綴副營副營破即公營亦破矣恐公不能自還自天也幸尚無他者急還廣都三月癸酉詔曰巴蜀民爲人所掠者免爲庶人夏六月黃龍見于河東秋七月馮駿破江州殺田戎九月述遣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十餘萬人攻吳漢分兵守劉尚漢力戰不利漢謂諸將曰吾與諸軍逾越險阻轉戰千里今深入敵地在其城下勝則成功敗則無餘成敗在一舉矣前夾江爲營戰數不利今欲徙水北營合於水南同心一力人自爲戰何有不克哉饗士秣馬潛軍夜合水南營述不知乃分兵距水北營自將攻水南營漢迎擊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會臧宮至兵馬甚盛遂進軍城下述自將數萬人出戰吳漢縱銳士奔之刺述洞胸與至營以兵屬延岑其夜述死明且岑舉城降吳漢悉滅公孫氏并誅延岑漢燔燒百姓縱兵大掠上聞之詔讓吳漢劉尚曰城中老母嬰兒口以萬數兵火大縱可爲酸痛甚違古人弔民之義公等戴天履地何忍行此邪初漢軍糧盡具舟將退謂蜀郡太守張堪曰檣料至矣軍有七日糧而轉運不至必爲虜擒不如退也堪乃止漢使殿軍以挑述述果出戰遂以破述成都旣平堪先入其城府藏珍寶皆有簿券秋毫無所取慰撫吏民蜀人喜悅後遷漁陽太守勾

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以數千騎擊破之威震北邊
漁陽大治堪字君遊南陽宛人明帝時問蜀郡計掾
樊顯曰前後太守誰最賢顯曰漁陽太守張堪仁足
以惠下威足以擒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
之物足富十世而堪獨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
顯言歎息良久方徵堪會病卒天子悼惜之大司空
李通以疾罷通以布衣唱謀有佐命之功又尚寧平
公主甚見親重通性謙恭常欲避權勢自爲宰相謝
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上輒優喻之以三公歸第養
疾通後固請罷相以特進侯奉朝請常與高密膠東
侯參議大事車駕每幸南陽遣使使祠通父守冢實
融與五郡太守還京師官屬賓客轉載千餘兩融至
上京州牧張振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上遣使還侯
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京師以梁統爲太
中大夫數月拜實融爲荊州牧俄拜大司空融以非
國家舊臣而爵位與三公竝每朝會進見辭禮甚恭
上愈親厚之融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
口達至誠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
性頑鈍臣朝夕教以經藝不得令見天文識記誠欲
令肅恭畏事恂恂修道不願其才能何況乃當傳以
連城王侯故國哉每請問求見上輒不許融嘗罷朝
逡巡席後上知融欲讓使左右扶出之他日將會先

詔融曰曩者知公欲讓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復言其
殷勤若此梁統在朝數言便宜上書陳法今輕重宜
遵舊典曰臣聞人君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
治理愛人故爲之除殘治理則爲之去亂是以五帝
有流殛之誅三王有大辟之刑所以經世教民除殘
去亂也故孔子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高帝受
命奄有天下制法定律傳之後世不易之科也文帝
寬柔省去肉刑他皆率由舊章幾致刑措武帝因資
財富多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沒民疲豪傑犯禁故
增其二科懲不盡節宣帝聰明親覽萬機臣下奉憲
不失繩墨元帝法今少所改更而天下稱治至於成
帝繼體哀平即位日淺丞相嘉等根以數年之間虧
除先帝舊律百有餘事咸不厭人心尤妨政事伏見
陛下權時撥亂博施濟民功逾文武德侔高皇而反
循季世末節襲衰衰微之軌非所以還初反本據元
更始也願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定不易之典垂無窮之制天下幸甚事下公卿光祿
勳杜林諫曰夫人情挫辱則節義之心損刑網繁密
則苟免之行生聖帝明王知其如此故深識遠慮動
居其厚故湯去三面之網易著三驅之義所以德刑
參用而示民有耻漢德寬厚民無二心軍士左祖樂
爲劉氏多恩之所致也至其後世不能以德而勤於

法故有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桃李之饋集以成事於是家無全行國無廉夫上下相循法不能止而仁義之風替矣陛下覽得失之要深知其原故破觚爲圓建斷爲樸法簡易遵網疏易從海內頌政不勝其喜宜如舊制上從林議統徒封陵鄉侯出爲九江太守治甚有迹吏民畏愛之統有子九人而松最知名次疎弱冠能教授善屬文

袁宏曰自古在昔有治之始聖人順人心以濟亂因去亂以立法故濟亂所以爲安而兆衆仰其德立法所以成治而民氓悅其理是以有法有理以通乎樂治之心而順人物之情者豈可使法逆人心而可使衆兆仰德治與法違而可使民氓悅服哉由是言之資大順以臨民上言之道也通分理以統物不易之數也降逮中世政繁民弊牧之者忘簡易之可以致治御之者忽逆順之所以爲理遂墜先王之大務營一時之私議於是乎變詐攻奪之事興而巧僞姦吏之俗長矣陵遲至於戰國商鞅設連坐之令以治秦韓非論捐灰之禁以教國而修之者不足以濟一時持之者不能以經易世何則彼誠任一切之權利而不通分理之至數也故論法治之大體必以聖人爲準格聖人之所務必以大道通其法考之上世則如彼論之末世則如此然則非理分而可以成治者未

之聞也若乃變詐攻奪之事興而飾智謀權冊以勝之巧僞姦利之俗長而設禁網陷穽以餌之患時世之莫從懸財賞行罰以驅之毒爲下之許逾厚威網殺伐以服之斯所謂勢利苟合之末事焉可論之以治哉先王則不然匡其變奪則去其所爭救其巧僞則塞其淫情人心安樂乃濟其難以悅之又何不從之有焉人之情惡侵則正其分以齊之又何許迎之有焉推此以治則雖愚悖凶戾者其於身也猶知法治所以使之得所而安其性者也故或犯治逆順亂倫反性者皆衆之所疾而法之所以加是警一人而千萬人悅則法理之分得也夫然則上下安和天下悅服又何論於法逆於理理與法違哉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六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七 袁宏

十三年春正月戊子詔曰往年勅郡國勿因計吏有所進獻今故未止非徒勞役道途所過未免煩費已勅太官勿復受其遠方食物乘輿口實可以薦宗廟者即如舊制時有獻善馬日行千里寶劍直百金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上雅性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征伐常乘革車用事而已及公孫述平傳送鼓師葆車然後乘輿器服漸備物焉二月馬武軍下曲陽以備胡寇丁亥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五月殷紹嘉公為宋公周承休公為衛公徙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上以禹功大封弟寬為明親侯禹以特進奉朝請

袁宏曰古之明君必降已虛求以近輔佐之臣所以寄通羣方和睦天人古之賢臣必擇木棲巢以佐高世之主主以宣明不以道勝而不招臣務對歡不以時艱而不進及其相遇若合符契功高而尊禮其人師喪而不咎其敗此三代君臣所以上下休喜比德天地末世推移其道不純務已尚功豐自外入君臣之契多不全矣唯然和樂終始如一風塗擬議古之流矣高祖之興蕭公之力也且暨亡若失左右手及天下已定無所用之賴鮑生之說以濟其身狼虎塗跣卒入囹圄子房玄筭高祖之著龜也始者相得

非子房不謀也海內既安杜門不出假託神仙僅乃獲免光武之在河北未知身首安寄也鄧生杖策深陳天人之會舉才任使開拓帝王之畧當此之時臣主歡然以千載俄頃也洎關中一敗終身不得列於三公俛首頓足與夫列侯齊伍嗚呼彼諸君子皆嘗乘雲龍之會當帝者之心鞠躬謹密猶有若斯之難而況以勢相從不以義合者乎山桑侯王常東光侯耿純薨是時有上書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徒掾蒼梧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實臣者王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公以管夷吾為仲父古之道也近魏文侯友田子諸侯不敢入其境高皇帝令相國奏事不拜入殿不趨所以寵大臣也及新室王莽遭漢中衰獨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然不能禁天下之謀身為世教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方今四方未集百姓未一觀聽者注耳目之時也陛下宜修文武之典襲祖宗之德屈節待賢以示將來不宜有司察公輔之名也上善其言南陽太守杜詩上書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而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伏湛自行束修無所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在平原吏民畏愛遭世反覆城郭不傾秉節

持重不可推移陛下深見臧否顯以宰相微過斥退久而不用湛德足以左右王室名足以昭示遠人前者選擇諸侯以爲公卿所以砥礪藩屏勸進忠信湛宜任宰相輔佐之官夏詔徵湛既到即入見賞賜浸渥將用之暴病薨賜秘器上親弔祠伏氏世以經學清約相承東州號曰伏不闕由家風化道然也湛兄子恭明帝時爲司空大司徒侯霸覺上傷惜之親自臨弔詔曰惟霸積善之德久而益彰清潔之操白首彌厲漢之舊制丞相拜日封爲列侯項以軍旅暴露功臣未受國邑錄忠臣之心不欲先饗其寵故未爵命其追爵諡霸使襲其後於是封霸爲則鄉侯諡曰哀侯臨淮吏民聞霸薨莫不隕涕共爲立祠四時祭之

十四年春正月匈奴遣使來獻中郎將劉襄使匈奴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後孔志爲褒城侯越雋人任貴遣使降九月莎車王賢善王心信遣使奉獻濟南太守王梁薨初梁爲河南尹穿渠引穀水以注洛陽城下渠成而不流有司奏劾梁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上乃徙梁爲濟南相更封阜城侯

十五年春二月大司馬吳漢將馬武等徙鴈門代郡上谷民遷中山以避胡寇於是馬武殺軍吏詔命武將妻子就侯國武自歸京師天子削武五百戶更封

爲楊虛侯武好酒敢直言時醉在上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迴避上恣聽之上嘗與功臣宴欲歷問曰諸君不遭際會與朕相遇能何爲乎鄧禹對曰臣嘗學問可郡文學上笑曰言何謙也卿鄧氏子志行修整可操功曹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顯可爲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不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袁宏曰夫壽夭窮達有生之分也得失悲欣萬物之情也故推分而觀帝王之與布衣竹栢之與朝菌焉足言哉以情而談一顧之與暨毀傾蓋之與脫駢猶尚可爲歡戚而況大斯哉夫能與造化推移而不可以哀樂爲心者達節之人也自斯已還屬於方域得之不能不欣喪之不能不戚故原得失之大而天下所必同者莫尚於通塞乎然才高者宜通而懷寶以之陸沈德薄者必卑而鄙夫以之竊位是則通塞可得而遇否泰難得而期也君子或因風雲之勢以建山岳之功乘日月之末光以成一匱之業雖著功美於當年猶欣一遇於千載若夫版築漁釣織箔鼓刀輶積曾懷與之朽爛者焉可數哉至如樂毅之遇於燕昭屈原之事於楚懷白起之用於秦王范增之奉於項籍雖終同顛沛猶一申其志誠未足以語夫通塞者乎白首抱關轉死溝壑者何殊間哉夫以鄧生之才參擬王佐之畧損翮弭鱗棲遲刀筆之間豈以爲

謙勢誠然也及其遇雲雨騰龍津豈猶吳漢之疇能就成天之構馬武之徒亦與鸞鳳參飛由此觀之向之所謂通塞者豈不然而乎初有司請封皇子天子弗許也固請連年乃從之四月戊申封皇子輔爲右翊公英爲楚公陽爲東海公康爲濟南公延爲淮陽公荆爲山陽公衡爲臨淮公焉爲左翊公京爲琅邪公是日天子思李通之功乃封通少子雄爲邵陵侯袁宏曰書稱協和萬邦易曰萬國咸寧然則諸侯之治建於上古未有知其所始者也嘗試言之曰夫百人聚不亂則散以一人爲主則斯治矣有主則治無主則亂故分而主之則諸侯之勢成矣摠而君之則王者之權定矣然分而主之必經綸而後寧摠而君之必統體而後安然則經綸之方在乎設官分職因萬物之所能統體之道在乎至公無私與天下均其欲故帝王之作必建萬國而樹親賢置百司而班羣才所以不私諸己共饗天下分其力任以濟民事周禮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之田方五百里侯伯子男降殺之謂之五等雖富有天下綜理不過王畿臨饗一國政刑不出封域故衆務簡而才有餘所任輕而事不滯諸侯朝聘所以述職納賦盡其禮敬也天子巡狩所以觀察風教知其善惡也功德著於民者加地連律其有不善者則明九伐之制是以世祿承襲之

徒保其富厚而無苟且之慮修績述官之疇務善其禮不爲進取之計故信義著而道化成名器固而風俗淳推之百世可久之道也爰自唐虞至于三代文質相因損益有物諸侯之制存而不革長世育民所由遠矣及王畧不虞諸侯遠度官失其序民移其業然而衆國扶持大小相制雖疆殺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豪傑之士無所騁嘯宅之心昔周室微蒞政教陵遲柏文翼戴二國是賴慶勤王室則諸侯慕而率從振而驕之則九國叛而不至楚恃江漢秦據崤函心希九鼎志存神器然畏迫宗姬忌憚齊晉歷載八百年然後降爲庶人豈非列國扶疏根深難拔已然之劫哉戰國之時志在兼并伐國而貪其民得邑而置其私而郡縣之勢萌矣秦有天下覽周之弊毀廢五等因而用之傾天下之珍以奉一身之欲舉四海之務以關一人之聽故財有餘而天下分怨不理而四海叛高祖既帝鑒秦之失分裂膏腴封殖子弟至於將相功臣租稅而已郡縣之官即而弗改夫畫土分民止於親戚班爵施勞不逮功賢猶賴宗室之固以折諸呂之難况萬國親賢兼樹者哉文帝時賈誼言曰夫欲天下之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使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諸國之君莫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矣文帝不從卒有吳楚之變

忿而懲之大懼諸侯推恩以分其國因事以削其邑
枝葉既落本根從焉遂使王莽假託恩道揖讓稱帝
豈不易哉充武中興振而復之奄有天下不失舊物
而建封畧一遵前制諸侯禁網日月增密末世衰微
遂以卑弱宗室懼於罪敗同姓挫於庶民一夫攘臂
故以能亂天下矣由此觀之五等之治歷載彌長君
臣世及莫有遷去雖元首不康諸侯不爲失政一國
不治天下不爲之亂故時有革代之變而無土崩之
勢郡縣之立禍亂實多君無常君之民尊卑迭而無
別去來似於過客人務一時之功家有苟且之計機
務充於王府權重并於京師一人休明則王政畧班
海內元首昏闇則匹夫擬議神器是以閭閻不淨四
海爲之鼎沸天網一弛六合爲之窮兵夫安勢著於
古今歷代之君莫能創改不欲天下不亂其可得乎
嗚呼帝王之道可不鑒歟癸丑追尊兄續曰齊武公
仲曰魯哀公盧芳自匈奴入高柳左馮翊蓋延覺是
時天下墜田多不實百姓嗟怨諸郡各使吏奏事帝
見陳留吏其贖下疏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
可問詔吏吏諛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東海公陽在幄
後因言曰吏受郡勅欲以墜田民相比方詔難曰即
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
臣南陽帝鄉多近親故田宅不可問乃詰吏吏具服

如陽言由是帝彌重陽也

十六年春二月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九真日南合
浦竝爲盜賊三月辛丑日有蝕之冬十月盧芳降封
芳爲代王是時天下刺史太守以墜田不實下獄死
者十餘人於是南郡太守劉隆亦繫獄上以隆功臣
也免爲庶人上從容問虎賁中郎將馬援曰吾甚恨
前殺牧守多也援曰死得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
不可復生上大笑其順時不忤皆此類也援長七尺
五寸踈眉美鬚博通多閑於進對善說前言往事與
上言舊時三輔長者閭里豪傑皇太子諸王聽之無
倦上知援智有餘甚見親重

十七年春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夏四月上幸滎陽
潁川章陵六月癸巳臨淮公衡薨秋七月廬江費登
等反虎賁中郎將馬援平之冬十月辛巳皇后郭氏
廢立皇后陰氏初郭后寵衰數懷怨恚廢東門侯郅
憚上書曰臣聞夫婦之間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
得之於臣況臣欲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也雖然
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杜稷者上
善之曰憚怨已而量主知我必不可以所私而輕天
下者也陰后南陽新野人更始元年世祖納后于宛
方北之洛陽令后歸新野止宛宛中少黨諸陰鄧鄉
里豪居能自讓建武初迎后於育陽爲貴人上以后

性寬仁欲立之后輒退讓自陳不足以當大位時郭后以生太子疆故遂立郭后及后生東海王陽而寵益盛后性慈仁十歲喪父語及之未嘗不流涕上常言希見親不在已數十年語及之輒涕者追爵諡后父隆爲宣恩侯以兄識爲侍中封元庶侯識弟興爲期門僕射興弟就襲父爵更封新陽侯識字次伯齊武王時以率宗人賓客爲偏裨矣及隨世祖征伐數有戰功將益其邑識辭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幸託屬掖庶實賜豐衍如復加爵邑此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不可以示天下上甚美之興字君陵筋力過人其從出入常操小蓋郭翳風雨泥塗俠臨躬自履涉上所幸止必先入清宮居則博觀五經訪問收事尊賢下士廣求得失獻善替否薦達後進好施接人門無游俠與張宗等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其所長而達之張汜之徒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起第宅采椽爲朴足避風雨常稱豐屋之戒若不修德雖有崇臺廣厦猶傳舍也上嘗封興置印綬前興國讓曰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受爵土令天下缺望至讓不願臣蒙陛下中官恩澤至厚可謂富貴已極不可復加上見其讓切不奪其志皇后問故興曰后不讀書記邪元龍有悔多見不知量外戚家若不知謙嫁

女欲得因力配尊貴娶婦求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當知足驕奢益爲觀聽所譏后悅其言不爲宗親求位以干王政就剛強不順理頗以貴勢傲物扶風人井丹高抗之士也諸王貴人更請丹莫能致就自以爲能致丹說諸王錢二萬使人通丹致之丹不得已乃詣就爲丹設麥飯蔬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爲能供美食故相過耳何謂如此就更爲置盛饌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乘人車此其是邪坐中皆失色莫之敢應就即爲去輦談論盡日乃去以其名高就等無敢失意者丹亦終身不仕明帝初就爲少府子豐尚酈邑公主公主驕妒豐亦狹遂殺公主豐誅死就自殺家屬歸本郡郭后旣廢太子太傅張湛稱疾引退爲太中大夫上欲以湛爲大司徒湛至朝堂坐遺小便自稱疾篤遂不用卒于家湛字子孝右扶風平陵人舉動必以禮雖幽室閑處不易其度閨門之內若嚴君焉三輔歸之以爲儀表成哀問爲二千石王莽時歷守尉建武初爲左馮翊修禮教明好惡政化大行嘗告歸平陵望縣門而下車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湛被徵當還馮翊曰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湛曰君以德進湛以罪退遂巡而去湛常乘白馬上每有

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壬午徙左馮翊公輒爲
中山王諸國公皆爲王是歲鳳皇五集潁川郡衆鳥
竝從行列蓋地數頃留止七十日

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史歆反巴郡宕渠楊偉徐客等
各起兵以應歆大司馬吳漢滅官擊之壬午上幸長
安祠園陵夏四月伏波將軍馬援扶樂侯劉隆樓船
將軍嚴志平樂侯韓宇擊交阯至合浦嚴志病死援
嘗浮海入交阯船少不足渡乃問山行者遂浮海隨
山開道千餘里自西至浪泊擊徵貳等降者數千人
韓宇後病死援并將其衆追徵貳等至禁溪連破之
貳等各將數百人走戊申上幸河內五月代王芳復
入匈奴六月壬戌赦益州殊死已下亡命者秋史歆
等平吳漢徙偉客等二百餘戶于長沙冬十月庚辰
上幸南郡還祠章陵辛丑追諡外祖父樊重爲壽張
敬侯重字君雲家世温厚三世不分財重居家有法
子孫進見如吏其治家僮僕無遊手身自隱親故能
殖其財田至三百頃資至巨萬其興功造作爲無窮
之規欲治器物則先種梓漆人皆笑之然卒得其用
居家擬於邦君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
頃解其訟由是縣邑敬其德讓重八十餘而終不索
假貸者可百餘萬臨困悉削文書不告兒子債家聞
之皆爭往償之諸子不受也中子密字摩卿初與春

武王共起義兵湖陽收繫妻子將殺之湖陽令曰樊
重父子有禮行於鄉里正有大罪且當在後何可殺
耶宗家亦有繫者多被害唯密妻子得免後隨世祖
征伐數有勳勞封壽張侯密謙恭畏慎不汲汲於官
位父子內相勸戒以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
嘉榮勢也天道惡盈而好謙畏天道耳前世貴戚可
明戒也保身全命云不樂哉每當朝會輒俯伏須漏
盡雖令不朝恐有謬誤猶晨詣闕下上以是尤重之
時見得失乃獻便宜輒自手書削藁公卿朝見訪政
事終不敢對疾病上自臨視垂涕問所欲密自陳身
無功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大恩令臣魂神慙
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上悲傷其言後復封密
小子茂爲平望侯臨薨勅諸子薄葬靜掃閉戶物不
得所下與夫人同塚異藏各自一延道以死生各異
棺柩一藏不當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心朝廷善之
諡曰恭侯初兵革起而皇妣薨宗人樊臣公獨親殯
歆世祖即位擢爲中大夫固始侯李通薨諡曰恭侯
賜甚盛上及皇后親弔送葬

十九年春正月巷人傅鎮反臧官擊之東海王陽曰
賊相迫劫反耳其中必有欲悔者今圍之急不如小
緩之今得亡逃亡逃亭長足以取之從之賊果破走
馬援斬徵貳等二月封援爲新息侯設牛酒勞軍士

因撫觴而言曰吾從弟少遊衰吾慷慨多大志曰人生一世但求衣食仕官不過郡掾吏守墳墓護妻子鄉里稱善人斯可矣安用餘爲富吾在浪泊西時下潦上霧毒氣浮蒸仰視飛鳥點點墮水中憶少游語何可得也今賴諸士大夫之力而吾先受其賜所以喜且愧也坐者聞之莫不歎息之

袁宏曰少游之言有心哉人之性分靜躁不同或安卑素中隱約顧視榮名忽若脫履彼二塗者終之以道亦各一家之趣也然功業難就而卑素易從而古今之士莫不自託於功務而莫肯於閑逸者將自負其才顧衆而動乎然則榮名功業非爲不善也千載一遇處智之地難也若夫安素守隱其於人間之權故以易而無累矣然苟非夷塗外物難必螻蟻且能爲害而况萬物乎故久處貧賤誠有志者之所耻也歸終而言取保家之主乎詔援復擊九真自無功至居風斬首三千餘級徙其渠帥數百家於零陵援所遇今治城郭修溉灌申舊制明約束是後駱越常奉馬將軍故事自郭氏廢後太子疆不自安邛惲勸之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賢君吉甫令臣及有織芥放逐孝子春秋之義毋以子貴太子宜引愆退身疆遂因左右陳誠願備藩輔世祖邊陲者久之乃許焉十月戊申皇太子強封東海王食東

海魯國二郡祖賦之稅車服之飾加於諸王疆上書讓東海又因太子口陳至誠上不許以疆章示公卿而嘉歎之

袁宏曰夫建太子以爲儲貳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後漢之業宜遵統一之道以爲後嗣之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與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志氣高抗不慕當世王莽末民不堪命惲西至長安上書諫莽曰臣聞智者順命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正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以陛下就臣位陛下宜順天命轉禍爲福如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天爲陛下嚴父臣爲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難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下詔獄劾惲大逆猶以惲據正義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導惲令爲病狂恍惚不自知所言惲終不轉曰所言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經冬會赦得免因南遊蒼梧建武初自蒼梧還鄉里縣令卑身崇禮以爲門下掾惲感其意遂爲之屈惲友人董子張父及叔父爲人所害子張病困惲往候子張子張絕良久氣復還視惲歔歔惲曰吾知子不

悲天命長短而痛心二父讎不復也子張卧目擊憚憚即起將客追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悲喜氣便絕憚即詣令自首令應之遲憚曰爲交報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生身非節也趨出詣獄令跪追之拔刀自向曰子不出吾以死明之憚隨令出久之爲郡功曹汝南舊事冬饗百里內縣皆持牛酒到府憚飲時太守歐陽欽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縣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推破姦雄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以養德主簿讀教戶曹引延受賜憚前跪曰司正舉統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掩覆按延質性貪邪所在荒亂虛而不治寃慝竝作百姓怨之而明府以惡爲善朕肱莫爭此旣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舉有罪君雖顛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憚敢再拜奉觥欽甚慙門下掾鄭次都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之德也可無受觥哉太守曰實欽罪也敬舉觥憚乃免冠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讓言弗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憚不忠孔壬是昭績言象龍豺獸從政旣誹謗而又露言罪莫重焉請收憚延以明好惡欽曰是吾過也遂不宴而罷憚歸府因稱病延亦退次都素清高與憚厚招憚去曰道不同不

相爲謀自古而然子直心誠三代之道錄延雖去必復還吾不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乎憚曰孟軻以彊其君所不能爲忠也量君之所不能爲賊也憚業彊之矣障君於朝而不死職以求直罪也延退憚又去不可次都遂去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延果復召憚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憚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爲民無乃違命而亂倫乎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尹乎將爲巢許而辭堯也次都曰吾足矣幸得全軀種類還奉墳墓盡其學問道雖不行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命勿勞神以害生各別去憚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爲郎遷帝東城門候世祖嘗夜出還詔開欲入憚不內上令從門舉火射帝面憚對曰火明遠遂距不開明日憚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以萬民惟正陛下旣游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可爲至戒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重之令授太子詩常講殿中後爲梁令長沙太守崇教化表異行上使執金吾陰識護太子家博士栢榮授太子經二人者皆專心輔導勸以德義太子亦虛納焉秋九月壬申上幸南陽冬十二月越雋太守任貴反武威將軍劉尚平之

二十年夏六月徙中山王輔爲沛王秋馬援自交趾

還位班九卿賞賜甚厚援將至京師故舊迎之平陵人孟冀計謀之士也以援自遠而還勞而賀之援曰我望卿有奇也但復與眾人同語邪武帝時伏波將軍路博德開七郡封符離侯數百戶今我但平亂郡爾復封近縣且三千戶國家追錄我和泝隴間功我自視功薄賞厚人當功厚賞薄於後乃長先生欲何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是援曰今尚有匈奴烏相擾北邊我欲自請擊匈奴男兒要欲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矣反卧牀上於兒女子手中死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會匈奴入右北平詔以事示援遂自擊北邊十月上幸東海沛國省五原郡徙其吏民于河東十二月伏波將軍馬援出定襄上以援勤勞賜緣千疋援謂黃門竇固太僕梁松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今等貴欲不可賤居高益堅願思吾言有識聞援言無不歎息大司馬吳漢薨諡曰忠侯葬如霍光故事漢性強力每從征伐上未安漢不敢息軍有利鈍諸將或失其度漢常自厲吏士益治兵器上時令人視之曰吳公方修戰攻具上嘗曰吳公如此隱若一敵國矣及在朝廷唯公天下嘗旱公卿請雨不得漢乃悉出其僮僕一時免之漢又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安業漢還讓妻子曰軍帥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付昆弟外家其忠自天

性故能常任禮以功名終是時上欲以衛尉陰興為大司馬興叩頭曰臣不敢惜身誠恐虧損聖德辭讓至切上以此聽之乃以扶樂侯劉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

二十一年秋八月馬援以三千騎出高柳失道還匈奴鮮卑寇遼東太守祭彤率吏士擊之斬首二千餘級遂窮追出塞復斬首千餘級收其兵器得馬數千疋由是匈奴鮮卑震服不敢闖塞彤乃思所以離間二寇以分其勢招呼鮮卑示以財利鮮卑後不款塞彤之計也冬十月匈奴入上谷中山殺掠吏民西域鄯善王安莎車王賢等十六國遣使奉獻咸願請都護上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厚加賞賜遣之大司空竇融以疾策罷歲餘行衛尉事融數稱疾乞骸骨賜錢帛太官致珍奇弟顯親侯友薨上愍融年衰遣中常侍即其卧内殮進酒食是時郡國皆大水百姓饑饉光祿勳杜林上疏曰臣聞先王之道明聖用而治同也其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勿使能殖防其漸也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族分唐叔檢其姦軌又遷其餘衆於成周所以挫其疆禦之力黜其驕恣之心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同符在昔徒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削弱六國疆宗

故邑里無見利之家山澤無兼弁之民萬里一統海內賴安其後輒因衰羸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政皆神道設教疆幹百世之要也是以永卒康寧之福而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已而治蓋此之助也今被災之民輕薄無重者可徙於饒穀之郡所以清散其凶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猶留連貪不能早退況草創豪帥本無業徒因攘擾之時擅有山川之利雖遇災然其粗秦之意傲倖之望蔓延無足不可不察也上察林才堪任宰相會司空缺乃以林爲司空林自爲九卿至三公輒每上封事及與朝廷之議常依經附古不苟隨於衆爲任職相上亦雅善之雖在公卿講授不倦學者朝夕滿堂士以慕之初林薦杜陵人申屠剛抗直之士嘗慕史魚汲黯之爲人避亂西州每諫爭隗囂義形於色上以剛爲侍御史遷尚書審察多直言無所屈撓是時隴蜀未平上嘗欲近出剛諫上不聽剛以頭朝乘輿車輪不得前乃止剛數犯嚴顏由是出爲陰平令徵爲太中大夫以病去終于家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七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八

袁宏

二十二年春閏月丙戌上幸長安祠園陵夏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六月伏波將軍馬援還京師是時梁松貴幸百僚憚之援嘗小病松來候見援獨拜牀下援安然受之松意不平諸子曰梁伯孫貴重將軍宜爲之禮援曰我乃其父友也雖貴何得失禮由是不爲權貴所愛援外坦薄而內備禮事寡嫂不衣冠不入閨其於人汎愛多容然見爵位而無實者笑曰刀不應齒士不聞耳何足畜乎有奇異於衆者雖在少賤必異待之援有籌策世祖曰伏波論兵常與吾合初援交吐還書誡其兄子嚴敦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如論議人長短是非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欲汝曹不忘之爾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重之愛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急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效龍伯高之正不就猶爲謹勅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刻牛不成反類狗者也迄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之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爲越騎司馬保怨家上書言保所

在感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戒孤兒子今在京師
與梁松寶固等交上召責松叩頭流血乃召問接
因取所與嚴敦書即日免保官時龍伯高爲山都長
權爲零陵太守秋九月地震詔南陽郡勿輸今年田
租南陽繫囚減死罪一等是歲匈奴國中亂諸將多
言可擊者上以問朗陵侯臧宮宮曰願得五千騎足
以立功上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遂
不出師匈奴之族由來尚矣其在殷周則有山戎獫
狁之難逮于秦漢而有匈奴強弱之勢中國征之事
詳矣王莽時欲分匈奴匈奴大怒縱兵犯塞傷殺吏
民莽乃盛兵以擊匈奴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
從來久矣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周得中
策漢得下策秦無策也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
涇陽命征之盡境而還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蚋之蟲
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武帝選將練兵深
入遠戍雖有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
年中中國疲耗匈奴亦困而天下弊是爲下策秦始皇
不忍小恥而輕民力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
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
也莽不從匈奴遂叛北邊大擾世祖之初方憂中國
未遑外事也初匈奴右日逐王比單于知牙斯之長
子也自呼韓耶單于死後更令兄弟相傳知牙斯死

傳弟臧咸臧咸死傳弟輿輿立欲傳其子然其弟知
牙帥川次當爲單于者也皆以兄弟言之知牙帥當
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也輿疑之輿死子焉鞮
立鞮死弟滿奴立比遂失次怨恨而匈奴國中旱蝗
連年草木皆盡人畜死者過半比乃遣人奉匈奴圖
詣西河求和親盡牧南邊諸部呼衍日逐等叛匈奴
匈奴遣萬餘騎擊比不勝呼衍日逐等共立比爲呼
韓邪單于孝宣時其大父呼韓耶歸漢得成故襲其
號於是南比單于

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夷反武威將軍劉尚擊破
之置江夏郡三月南單于遣使稱藩願修舊約天子
議於公卿咸以爲蠻夷猾夏情僞難知不可許大司
農耿種以爲今天下初定尤宜受之令東撫烏桓北
拒匈奴邊陲永息干戈之役萬世之策也上善而從
之使中郎將段柳使匈奴於是單于拜伏受詔遣弟
左賢王將兵擊北單于連破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
里單于旣稱臣入居塞內上書遣子貢獻漢賜單于
冠帶衣裳黃金龜璽什物各有數單于乃分部諸帥
以朝北邊北單于惶恐願還所畧漢人數遣使詣武
威求使者皇太子以爲南單于新立今若遣使恐阻
南單于意故但報其書不遣使者冬十二月武營蠻
夷反遣劉尚擊之尚軍沒驃騎大將軍杜茂驛侯朱

祐祝阿侯陳俊堯朱祐貴儒學論議常依古法爲將帥受降追奔逐北以破敵爲功不問斬首多少軍吏以不得鹵掠故或有怨者徙封鬲侯食邑七千餘戶自陳功薄而賞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初上學長安嘗過祐祐方講習上須講竟乃共譙語及上幸祐第語及平生上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天下大司空杜林堯太僕張純爲大司空林字伯山右扶風茂陵人父業以文章顯林少有俊才好學問沈深好古家既多書又外家張竦父子善文章林從竦受書漸漬內外爲當世通儒王莽敗盜賊並起林與弟成俱至河西隗囂闡林名故深敬待之以爲治書後以病去囂欲超用之遂稱痼疾嘗心恨林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取食周粟也今且從師友之位以從其志焉林雖困乏終爲不屈林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之每遭困阨自以不能濟於衆也猶握抱此經獨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邪至建武初弟成死故林持喪東歸置既遣林後悔令刺客楊賢於隴遮刺林賢見林自推車載弟喪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者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亡去上聞林已還乃徵林拜侍御史引見問經書故舊及西州事上甚悅賜車馬衣被歲餘還司馬直百僚知

林以名得用其敬憚之林既至京師與英俊集會咸敬林之博雅洽聞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定三統曆及見林皆推服焉濟南徐光始事衛宏後皆更受林以前所得一卷古文尚書示宏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爲此道將絕也何意東海衛宏濟南徐光復得之邪是道不墜於地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烏桓大人郝且等率衆貢獻封其渠帥爲侯王烏桓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伐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其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刻木爲信無文字而衆不敢違犯其先爲匈奴中亂烏桓始盛鈔擊匈奴匈奴爲之轉徙數千里漢南遂空戊申晦日有蝕之初劉尚軍沒議復遣將帥時馬援年六十二矣上憫其老方內選擇未有所定援自請曰臣尚能被鎧上馬上試焉援既據鞍左右顧乃下遂遣之冬十月伏波將軍馬援揚虛侯馬武東牟侯耿舒擊武谿援謂所親杜愷曰吾受恩深厚常恐不得死國事也今得所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左右或與共事獨惡是爾南鄉侯鄧晨薨初晨爲常山汝南太守皆有名跡爲吏民所愛在汝南起鴻陂溉灌田數千頃百姓于今利之徵爲光祿大夫數與宴見陳說平生晨從容白上曰僕竟辦

之上大笑晨疾病天子手書慰問中宮及寧平公主皆爲垂泣既薨使謁者招新野王魂備官屬合葬于北邙山上與皇后親臨送葬賞賜甚厚益曰惠侯

二十六年春正月增吏俸自三公至于佐吏各有差

一曰壺頭二曰克中壺頭徑近而多險充中遠而運

糧難初上與諸將議所先擊因以疑而未決軍至長

沙中郎將耿舒上言先擊充中賊援以爲延日費糧

不如進攻壺頭賊乘高守隘船不得進會夏暑熱吏

士疫死者多援亦病困穿岸爲室以避暑氣賊每乘

高鼓譟援輒扶人觀之左右壯其意皆爲之流涕耿

舒與兄好時候舍書言舒前上言擊充中賊糧難

致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奮擊今壺頭竟不得上

文大軍疾疫皆如舒言舍奏舒書上遣梁松驛責問

援因代監軍松未至而援已死松與馬武等毀惡援

於上上大怒收援將軍侯印綬是時軍士死者大半

獨者宋均軍不得返與諸將議欲承制降賊諸將莫

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安國家專之可也均勸

兵成列稱詔降之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降均均

爲置長吏而還均自請矯劄罪天子嘉其功賜以金帛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於是援家屬惶怖不敢歸舊基買城西數畝地葬其中賓客故人不取

送葬故雲陽令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

忘人之功采其策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以王

禮葬田橫今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

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

畏誅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未覩哉悼

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以四

年冬始歸正朔當此之時虜述矯號於益州隗囂擁

兵於隴冀豪傑盱眙且自爲政援拔自西州慕德効

死孤立貴人之間曾無一言之佐自知當要十郡之

使徵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征衆議狐疑援深建

西州可破之策隗囂剋定援有力焉及隴右未清完

虜擾邊援奉使隴西奮不顧身行關山間谷之中揮

戈先零之野兵動有功師進輒克徵在虎賁則有忠

策嘉謀於國用之南征交趾克平一州使王府納趙

蒙之貢邊境無兵革之憂聞者使南立陷臨鄉師已

有棄未竟而卒吏士雖疲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

立功或以速而沒師深入未必爲是不退未必爲非

人情豈樂久在遠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

二年北征出塞再南渡江觸冒寒氣僵屍軍中名滅

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罪卒遇

三夫之言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

攻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

之夫操孤危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義士之所悲也惟陛下思堅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於黃泉也書奏不報歸田里時梁松寶固等在中上問知朱勃子對曰故雲陽令也以上章使讀之松固驚相謂曰如是陛下不甚罪伏波也

袁宏曰馬援才氣畧足爲風雲之器躍馬委質編名功臣之錄遇其時矣天下既定偃然休息猶復垂白據鞍慷慨不亦過乎嘗試言之所以賢才者智也才智之用通物爲貴苟才大者濟智小者獨善則涉乎通濟者其智彌廣矣夫觀雲機之功則知班匠之巧觀太平之業則悟聖人之明降斯以還參差百品雖智效一官功覆一匱亦才力之所會也古之君子遇有爲之時不能默然而止擊節驅馳有事四方者蓋爲斯也然自非賢達不能量也遵命世之君傍日月餘光廢興指授稟其規畧故功名保全身有餘地若不值其主而獨仕其心得一旅而志一邑得一邑而圖一國故事捷而攻之者衆勲立而日就於難又况顛沛險巇不測之慮哉夫才智有餘功名不足者有矣事業未半而勲過者有矣所乘之勢異而難易之功殊也而有爲之人幸而要之雖微一時之功暴居視聽之右外有駭物之患內懷思慮之憂兩中路悵然欲退無途其勢然也善爲功者則不然不遇其

主則弗爲也及其不得已必量力而後處力止於一戰則事易而功全勞足於一邑則慮少而身安推斯以往焉有毀敗之禍哉馬援親遇明主動應銜轡然身死之後怨謗並興豈非過其才爲之不已者乎夏四月初營壽陵依孝文故事務從省約使迭典之後與丘隴同體凡帝即位必營壽陵具終器漢之制也上常聽朝至于日昃講經至于夜分或與羣臣論政事或說古今言行鄉黨舊故語及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侍對之臣莫不悽愴激揚欣然自得雖非大政進止之宜必遣問焉所以勸羣能也皇太子從容言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今天下乂安願省思慮養精神優游以自寬上答曰吾自以爲樂矣

二十七年夏太僕趙喜爲太尉是時南單于新稱藩烏桓始入朝上命喜思安邊之策爲久長之計喜乃議復代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郡遣諸王之國喜字伯陽宛人也喜從兄爲人所殺無子喜年十五結客爲報仇更始初舞陰大姓李氏擁兵自守更始遣將降之不下曰聞趙氏有孤孫喜信義著聞願降之更始乃徵喜時未二十更始笑曰墮栗犢能服重致遠乎即以爲偏將軍詣舞陰降李氏因入潁川轉擊諸未下者更始大喜曰卿名家駒也努力勉之昆

陽之戰喜頗有功拜爲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喜歸鄉里初喜與鄧奉善奉之叛也喜數與書切責之時有言喜爲鄧奉計策以毀惡之者詔喜屬建威將軍以功自贖喜不自言奉死後上得喜書驚曰趙喜真長者也即徵喜待公車時江南未通以喜守簡陽侯相將給兵騎之官喜自請不願請單騎馳往度其形勢臨敵制宜若將兵騎往彼必爲吏民所疑上許之喜至簡陽民閉城門不肯納喜便止城門外問國中大夫素爲百姓所親信者乃召問之對曰不擁兵欲以自守而至於爲賊恐懼不能自反耳喜因告以倉卒之時非國家所疾無自疑阻懇爲陳恩信賊遂自縛詣喜降後爲平原太守甚有治迹百姓歌誦之二十八年春正月遣諸王就國三月減官上書勸上征匈奴詔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民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民者其祚延長樂身者不久而亡故曰地廣者荒德廣者疆今無善政災變不息憂念歲闕論語云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而復欲遠征乎冬十月癸酉詔死罪下蠶室其女子者宮上會羣臣問曰誰可傳太子者皆曰執金吾陰就可也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上曰善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今博士不難正朕

况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栢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乃大會子弟陳其車馬印綬曰此皆稽古之力也可不勉邪於是皇太子經學始成少傅府栢榮上疏曰臣幸得侍帷幄經學淺短無所補益聖質夙夜慙愧今太子經學已通自有識以來儲君副主莫能傳之今太子獨能傳之此誠萬國之福也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矣謹遣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曰陽以童蒙承訓九載不深達師意而猥見褒獎非其實也夫五經之道廣大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自宰予之徒親事孔門開邪以度猶尚怠懈晝寢况於不才者乎苟非其人道不虛受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者歸道受謝非所敢聞是時禁網疎闊王侯貴人多通賓客壽光侯劉惔更始少子也得幸於沛王輔惔怨盆子殺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獄三日由是捕諸王賓客死者千餘人初馬援謂其司馬呂种曰建武初名爲天地始開從今已後海內日當安樂耳顧我嘗獨有所憂國家諸子並壯皆不防微廣通賓客門庭如市吾恐自此大獄起矣卿其慎之援兄女婿王襲故平阿侯子也好施愛士名振江淮間後游京師交結諸侯援謂所親曰王子石傑士也今若京師在長者間用氣自行陵折者多必用亡身於是臣仲王襲馮衍

皆以諸王賓客下獄仲數曰馬生之言其神乎仲墓死獄中行被救出廢于家上言曰臣伏念帝王大體古今通論常獨慨然夫以高祖之畧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疎與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如於公孫私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所爲流涕也臣行自惟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勞而欲免護口於當世豈不難哉臣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苟容以求世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國掠之心今幸遭清明之世飭躬自行之秋而怨讎叢雜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疎遠隴畝之臣無望高闕之日惶恐自陳以救罪過書奏天子不用猶以前過也衍字敬通馮奉世之後有奇才博通無所不覽王莽時諸公多薦之者衍辭不肯仕衍有大度自負其才不能耦世取容故遂坎壈失志居常慷慨庶幾名賢之風家貧年老常爲司隸從事全椒侯馬成覽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蝕之遣使者舉寬獄問鯨寡康申賜天下男子爵各二級鯨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乙丑詔天下繫囚自殊死已下減本罪各一等不孝不道不在此書

三十年春二月甲子上幸魯國濟南夏四月徙左馮翊公焉爲中山王五月旱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鯨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冬十月丁酉上幸魯國太尉喜司空純上書曰自古帝王治道之隆未嘗不登封太山以告成功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封禪之義也陛下受命中興順天行誅修復祖宗撫寧萬國天下曠然咸蒙更生夷狄慕義符瑞並應詩云受天之福四海來賀誠宜對禪告成以順天心詔曰是何言也當今日月薄蝕災異並臻吏失其職百姓怨譟吾誰欺欺天乎於是羣臣不敢言膠東侯賈復夔諡曰剛侯復嘗戰被創甚上大驚曰我所不今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復婦孕上曰女邪我取之男也我與之女勿憂妻子復數從征伐未嘗破敗數爲諸將潰圍解陣身被十二創上以復敢深入稀令遠征欲自將之故少方面之功諸將每論功人人自伐復獨默不言上曰賈君之勲我自知之功臣中最見親禮左將軍官罷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爲人剛毅方直慷慨有大節闔門守靜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世祖方以吏事責三公故遂不用功臣是時列侯唯膠東侯賈復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與公卿參議國事

三十一年夏五月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鯨寡

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癸酉晦日有蝕之秋九月甲辰詔死罪下蠶室其女子者官鮮卑大人於仇賁率禮種人貢獻封賁為王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祿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相同自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未有名通於漢而與烏相接當是南北單于更相攻伐而鮮卑遂以彊盛

中元元年春正月天子覽河圖會昌符而感其言於是太僕梁松復奏封禪之事乃許焉二月辛卯上登封于太山事畢乃下是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姓皆見之甲午禪于梁父

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氣之丘墟萬物之生遂則官府之功大雲雨施其潤則丘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于天地澤流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畧必以天地為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為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云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猶深誠殷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與則謂之

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體也德不周洽不得擬議斯建功不弘濟不得髮鬚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于三代各一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體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則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三月丙辰司空張純覽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父放襲爵昌平侯成帝時以遊燕得幸而純以學行稱哀平世為侍中諸曹校尉王莽時為九卿遭亂世保全侯爵建武初以先詣闕復封故國拜太中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上以純宿衛久弗奪也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純歷事先朝明習故事是時朝廷草創舊典多闕每有疑議輒訪問純自郊廟冠婚之禮多所正定純重慎固密時有上書輒削藁草上其重之一日至數引見及為宰相務存無為慕曹參之迹所辟召皆當世通儒純臨莞勅家丞曰司空無功勞於國猥蒙大恩爵不當及子孫其勿紹嗣純長子根常被病大行問嗣家上小子奮奮辭讓曰先臣遺令臣兄弟不得襲爵故臣不即是正假聞詔書驚愕惶怖臣兄弟哀臣勿小故託稱疾病不聽奮字釋通謙約

節儉閭門雍穆租稅賑給宗族常自困乏官至司空夏四月巳卯大赦天下復梁父奉高胤勿出今年田租戊子所幸長安祀長陵是時醴泉出京師百姓酒疾飲者皆愈又有赤草生于泉側郡國三十一上言甘露降有司奏曰孝宣帝時每有嘉瑞輒爲之改元故有神雀五鳳之號所以奉答神祇表彰德信也天子拒而不納是以史官不得而記焉六月衛尉馮魴爲司空賜爵關內侯冬十月甲申使司空魴告禮高廟曰高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得王呂太后王諸呂滅亡三趙賴神靈諸呂伏誅國家永寧呂后不宜配食地祇高廟薄太后慈仁孝文皇帝賢明子孫賴之福延至于今宜配食地祇高廟今上薄太后尊號爲高皇后遷呂后尊號爲高后

袁宏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於彼也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美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爲先君體猶今爲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之義均也而況彰其大惡以爲貶黜者乎是歲起明堂辟雍靈臺初議靈臺位上問議郎桓譚曰吾欲以識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識上問其故譚復言識之非上大怒曰桓譚非聖人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解譚

以屢不合旨出爲六安太守丞失意忽忽不禁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南陽人尹敏字幼季才學深通能論議以司空掾與校國議敏言於上曰讖書聖人所作然其中多近語以字取類俗人之辭虛實難識恐誤後生上不然其言敏因書之闕因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上讀得之召敏問其故敏曰臣見前人多增損圖書是以因自著罪無狀上深非之而不罪但今削去之然以是沈滯官止長陵今敏性恬淡不慕功名專好聖哲之書初與班彪相善每相與談常日晏不食晝即至夜夜即至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惠施沒莊周杜門相遇之難也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起北郊祀后土丁丑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二月戊戌帝崩南前殿遺詔曰朕無益百姓如孝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遺使因督郵奉奏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年二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凡帝妃稱皇后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妾臣昭儀已下至中家人子二十等漢之制也光武中興悉闕昭儀家人之號唯貴人金印紫綬自吳人宮人錄女皆無秩祿四時賞賜而已是時諸王皆徵還國遭大憂新承王莽之亂國失舊典祠帝與諸王居止同席時上下咸兩其

之與正太尉趙喜橫劔正色扶諸王下以正尊卑乃
申官衛整禮儀百官肅然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于
原陵慎侯劉隆薨夏四月丙辰詔曰予末小子奉承
聖業夙夜祗畏不敢荒寧先帝受命中原德侔五帝
朕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懼有廢失以墮先業公
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之不逮特進高密侯禹明允篤
誠元功之首其以禹爲朕之太傅進見東向以明珠
禮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
不可奪也以蒼爲驃騎將軍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
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粟人十斛上新
即位欲崇引親賢優寵大臣乃以山林之勞封太尉
喜爲節鄉侯司空訢爲安鄉侯司徒魴爲揚邑侯蒼
上疏讓曰陛下慈恩哀臣蒼臨朝之日以爲命首舉
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今勸賞之士怠於力行臣誠
內迫頑愚辱汗輔將之位必被詩人赤紱之刺今方
域晏然要荒無警將遵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猶宜
并省武官尤不宜建昔虞氏克諧君象有臭不及以
政誠不忍揚其惡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自漢
已來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唯陛下遠遵舊典終畜
養之恩不勝至願願上驃騎將軍印綬上不聽蒼以
毋弟輔政盡心王室其所宿禮皆當世名士初太原
人郇恁隱居山澤不求於世匈奴嘗入太原素聞其

名乃不入郇氏舉宗賴之建武中徵恁不至於是蒼
復辟恁而敬禮焉嘗朝會上戲恁曰先帝徵君不至
驃騎辟君反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不得
來驃騎執法以檢下臣不敢不至月餘辭去終于家
秋九月隴西完反冬十一月中郎將竇固揚虛侯馬
武征完十二月甲寅詔自殊死已下聽贖罪各有差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八

後漢孝明皇帝紀上卷第九

宋宏

永平元年四月癸卯封故衛尉陰興子慶為緇陽侯
博為隱強侯楚王舅子許昌為龍舒侯東海恭王彊
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
后廢彊常戚戚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
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迴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
為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去就有禮故優以
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苑頭宮設鐘鼓
之懸擬於乘輿強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
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彊書宣示公卿初魯
共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
魯中元元年入朝徙封岱因留京師明年春帝崩冬
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太醫
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五月
戊寅彊病因臨命終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藩輔特
受二國榮寵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自修不謹連年被
病為朝廷憂皇太后陛下慈愍惻至動發中心臣內
省視氣力羸劣日夜瘳劇終不望復見闕庭奉承惟
懼辜負重恩銜恨黃泉言之絕腸惟皇太后陛下加
供養數進御食避風氣終始天道臣彊困劣言不能
盡意願悉謝諸王不意長不復相見臣特蒙大恩兼
大國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封非所以全利之也如皇

太后陛下深為規度誠願還東海以臣無男之故則
處臣三女小國侯此臣夙夜之願也彊薨問至上與
皇太后悲慟不自勝乃詔諸王京師親家皆詣東海
奔喪遣司空飭持節視喪事賜苑頭鸞輅龍旗虎賁
榮寵之盛無與為比謚曰恭王詔東海傳相曰王謙
恭好禮以德自終其葬送之具務從省約以彰王卓
爾之美子政嗣淫慾無行故彊以為言秋七月西羌
破走餘種悉降徙三輔羌之先三苗之裔也其俗以
父名母家姓為號出十二世相與婚姻妻後母報嫂
無繇男寡婦故種類繁息其為兵長於山谷短於平
地男子兵死有名且以為吉病終謂之劣又以為不
祥婦人產乳丈夫被創不避霜雪得西方金氣焉夏
后氏表戎狄在邠岐之間殷襄周太王自邠之岐周
襄幽王為西戎所滅故羌之為患自三代然也
宋宏曰夫民之性也各有所稟生其山川習其土風
山川不同則剛柔異氣土風乖則楚夏殊音是以五
方之民厥性不均阻險平易其俗亦異况乃殊類絕
域不賓之旅以其所稟受有異於人先王知其如此
故分其內外阻以山川戎狄蠻夷即而序之夫中國
者先王之桑梓也德禮陶鑄為日久矣有一士一民
不行先王之道必投之四裔以同殊類今承而內之
以亂大倫違天地之性錯聖人之化不亦弊乎昔伊

川之祭其禮先亡識者觀之知其必戎況西羌北狄雜居華土嗚呼六夷之有中國其漸久矣八月戊子徙山陽王爲廣陵王是歲太傅鄧禹如時侯耿弇薨謚禹曰元侯弇曰愍侯禹疾病天子親數問除二子爲郎分禹園封三子爲列侯禹內文明外溫恭不事產業常欲避權勢有十三男各命通一經其閨門之訓皆可爲後世法長子震爲高密侯次襲爲昌安侯次爲車騎將軍坐出塞追叛胡下獄死第六子訓不好文學禹以此非之然好施愛士濟人之急士無貴賤見之如舊以謁者使外國爲烏九校尉徙杼秋侯股爲居巢侯楊州刺史詔以股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褒顯以勸天下乃徵股行執金吾事

二年春正月辛未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冕珮玉禮畢登雲臺觀雲物大赦天下自三代服章皆有典禮周衰而其制漸微至戰國時各爲靡麗之服秦有天下收而用之以供至尊下以賜百官而先王服章於是殘毀矣漢初文學既缺時亦草創輿服旗幟一本秦制故雖少改所用尚多至是天子依周官禮記制度官冕衣裳珮玉乘輿擬古式矣

袁宏曰昔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患躬親其事身履其勤使天下之民各安性命而無天昏之災是以天下之民親而愛之敬而尊之夫親之者欲

其闡敵平憚而無疾苦之患也故爲之宮室衛以垣墻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敬之者欲其崇高榮顯殊異於衆故爲之旗旌表以服章陛級懸絕不可得而逾也後之聖人知其如此自民之心而天下所欲爲故因而作制爲之節文始自衣裳至于車服棟宇垣牆各有品數明其制度盡其器用備物而不以爲奢適務而不以爲儉大典旣載陳于天下後嗣因循守其成法故上無異事下無移業先王之道也未世之主行其淫志耻基堂之不廣必壯大以開宮恨衣裳之不麗必美盛以修服崇屋而不厭其高玄黃而未盡其飾於是民力殫盡而天下咸怨所以弊也故有道之主觀先王之規矩察秦漢之失制作營務求厥中則人心悅固而國祚長世也二月甲子立皇后馬氏皇子坦爲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寡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后馬援女也后有四兄二妹長兄廖及防光二姊與后同母兄客卿幼而奇巖初援南定百越北征匈奴謀議之士集於門下客卿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客卿逃匿之不令人知援甚奇器之以爲壯大必任將相故以秦時官號字焉援薨後客卿早死太夫人悲傷發疾恍惚昏亂后時年十歲幹治家事勅制僮僕昆弟親屬各得其宜諸家皆以爲太夫人所爲也後問

之威驚異焉嘗疾今卜者筮之曰此女當為帝妃貴不可言久之太夫人亡殊直數萬錢問相者相者指一御婢此人盜之果如其言太夫人奇之乃令相諸女兒后驚曰我必為此女稱臣貴而少子太夫人曰得世無子乎相者曰有一子遠失得人子力愈於自生子也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待同列如承貴尊先人後已發於至誠由是見寵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嘗從容問以政事後輒推心以對無不當意時後宮未有姓育者嘗言繼嗣當以位薦達左右如恐不及其見寵者與之恩隆未嘗與侍御者私語其防閑慎微皆此類也性不喜出入遊觀上時幸苑囿雜宮輒諫辭意甚美上納焉誦易經習詩論語春秋略記大義聽言觀論摘發其要讀光武本紀至於獻千里馬寶劍賜騎士手不持珠玉未嘗不歎息也后志在克己不以私家干朝廷兄廖為虎賁中郎防光為黃門郎訖明帝世不易官三月上初禮于學臨辟雍行大射禮使天下郡國行鄉飲酒禮于學校秋九月沛王濟南王淮南王東海王來朝冬十月壬子上臨辟雍初養三老五更於是士效禮樂三雍儀制備矣詔曰五更相榮以尚書教朕十有餘年周頌曰視我顯德又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榮病篤上疏謝恩

讓還爵土上憫傷之臨幸其家入巷下車擁經趨道躬自撫循賜以牀帳衣服於是諸侯大夫問疾者皆拜於牀下及終贈賜甚厚上親變服臨送賜冢塋物榮為太常上幸其府令榮東面坐設几杖之禮而百官能通義者及榮門下生數百人以上親自下說時有問難者上謙而不答曰太師在是也供賜畢悉以饌賜榮字春卿沛國九人少給事郡縣長師事九江朱文家貧常賃自供書夜誦讀無懈忘十五年不歸家京師以此稱之父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王莽末天下擾攘兵革之間窮厄絕糧然抱持經書與諸生逃匿山谷講授不輟建武中大司徒辟榮年已六十餘矣時虎賁中郎將豫章何湯榮門下生也以選授皇太子經世祖問湯何所師對曰栢榮世祖即召榮令說尚書善其說拜郎賜錢十萬入授皇太子甚見尊重每朝會世祖輒令榮於公卿前說因問長安時舊事世祖曰得卿幾晚善博士也榮叩頭曰臣經學淺薄不如同門生揚州從事臯弘郎中彭閔世祖曰俞汝諧因除榮為博士榮謙恭有蘊藉每論難於前常持禮讓以義理相喻不苟以言辭取勝儒者以此高之少子郁字仲恩傳父業以任為郎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孤兄子上不許遷侍中上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親厚焉常居中論經

問以政事甲子幸長安祠陵廟遣使者祠蕭何霍光車駕過軾墓所賜二千石令長已下各有差十月護羌校尉竇林有罪下獄死

三年春二月太尉趙喜司徒李訢坐事免左馮翊郭丹為司徒南陽太守虞延為大尉延陳留東昏人初

為細陽令信行於民棄官還家太守傅宗聞其名署功曹宗與服出入擬於王侯延每常進諫曰晏嬰相

齊裘不補公儀相魯拔園葵去織婦夫以約失之者鮮矣宗勃然不悅曰昔者諸侯今之二千石也延以

陪臣喻諸侯豈其謂也延以不合意退去宗後果以奢靡得罪臨嘗伏刑世祖使小黃門往視之宗乃仰

天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後車駕過外黃詔問陳留太守寧有功曹虞延邪太守對曰今為南部督

郵乃引見問諫前太守時事延具以狀對詔問延外黃園陵寢殿祭器俎豆悉曉其禮由是遂見謝焉賜

錢百萬郡中聞之易視聽辟司徒府遷洛陽令是時陰皇后家客馬成嘗為姦宄延收繫之陰將軍書請

之前後不絕延得一書輒加笞二百陰氏知延必殺之乃言於世祖以延多所枉濫世祖親臨御道勅延

出獄中囚其已論者居東罪未決者居西成自以罪已決欲起就東延前擊其頭曰此民之蠹也久依城

社不長煙燒今方考實姦未窮盡成大呼稱冤戰慄

以戰承延頸叱使置之世祖知延不移因謂成曰汝犯法身自取之何以為寬後數日遂伏誅上即位遷南陽太守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得朝會趨過

殿庭姿容甚麗上顧謂左右曰朕之儀容豈能若此左右曰陛下天子此凡人何足比焉雖然上心好之

特賜與馬衣服南陽計吏歸具白延延知衍行不配容積三年而不用於是上乃勅衍令稱南陽功曹詣

關拜郎中後為玄武司馬不為父行服上聞之慨然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延之言信哉衍慙懼遂退

位上益奇延甲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

月辛酉立皇子建為千乘王當為廣平王秋八月有司議世祖廟樂東平王倉議曰漢制舊典宗廟各奏

其樂不必相襲以明其德也高帝受命龍興誅暴秦天下各得其所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澤

施四海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復興撥亂反正登封告成功德巍巍夫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廟

樂宜曰大武之舞從之初起北宮尚書僕射鍾離意諫曰陛下以天旱不雨每自刻責避正殿損常膳而

天猶不雨豈舉動失所而政違天心者邪昔湯遇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營邪女謁

威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今百姓須雨而天久旱竊

以爲北宮大作是宮室營政不節之類也自古已來非患官室小但患民之不安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盲君臣相濟上下同憂也今天下疲弊衣食不充可謂憂矣食祿於朝備在近列敢不以聞時詔賜降胡子謙尚書素事誤以十爲百上大怒召即欲鞭之意曰過誤者人所有也若以懈慢爲罪臣居大官皆在臣臣請先受坐解衣就撻上意解皆原之上性急好以小察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誣毀尚書近臣尤其由是朝廷悚慄事爲多苟且以避誅責意獨犯顏論事數封還詔書羣臣獲怒者輒救請之意薦彭城劉平徵爲議郎上數引見遷侍中宗正平薦舉承宮郤恁皆名士也以老病乞骸骨歸鄉里平字公子始以孝行稱爲郡吏中菑丘長政教大行每屬縣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治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害平抱仲女棄已子而走母欲還取之平曰力不能兩全仲不可以絕類也遂去不顧平嘗出爲母求食賊得平將食之平叩頭涕泣曰今日爲老母採苕母飢待平爲命願得反食母而還就死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旣食母即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復還賊皆大驚相謂曰常聞烈士今乃見之矣吾不忍食子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攻太守孫萌平爲主簿冒白刃伏萌上身被七創嗥泣曰願以身代明府

賊乃相顧曰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絕而復蘇因涕泣相抱後數日萌竟死後太守嘉其節義舉孝廉爲全椒長使掾吏卒五日一來治所餘日令各就農桑官閒事簡民人懷感盜賊屏息資賦增益爲諸邑最刺史太守行部獄無囚徒民各自以得職不知所問沛人趙孝亦以義行獲寵孝字長平初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賊所得孝聞之則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不忍食兩放之謂曰歸持米禮來孝不能得即復往願就烹賊義之不害建武初天下新定民皆乏食孝每炊待熟輒使禮夫婦出有所役自在後與妻共蔬菜食及禮還告以食而以糲飯食之如此者久禮心怪之微察悵恨獨然遂不肯復出兄弟怡怡鄉黨服其義州郡召進退必以禮天子素聞其行詔拜爲諫議大夫長樂衛尉後復徵弟爲御史中丞禮亦以恭謙有禮讓上嘉孝兄弟篤行欲寵異之率常十日使禮至衛尉府太官供食令其相對盡歡其見優若此數年禮卒贈賻甚厚今孝以長樂衛尉從官屬送喪葬于家壬申日有蝕之是時刑法嚴峻人懷憂懼因是變也鍾離意上疏曰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敬畏天地之禮勞郵黎元之恩然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漂殺人民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人懷恐急故百官不親吏民

不和至於骨肉相殘以逆和氣難加殺罰猶不能止故百姓可以德勝不可以刑服願陛下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番之無極上雖不能用然知其忠直故不得久留中出爲魯國相爲治存大體不求細過百姓愛之將終遺言上書陳刑法大峻宜少寬假上感其言賜錢二十萬意之出也遂就北宮及德陽殿成會百官上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少爲督郵亭長有受民酒禮者府下記案治意答曰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千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明府內以及諸外且開略遠縣細徵事太守甚賢之遂任以屬縣事會稽大疾疫死者以萬數獨身自隱視經給醫藥全濟者甚多辟司徒府爲耿憲堂邑令視民如子百姓懷之邑民防廣遺腹子也爲父報讎擊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飲食意憐傷之解道廣歸家使得殯殮丞掾皆以爲不可意曰自令罪非丞掾也廣殮母訖即還入獄意以狀聞竟得以減死論冬十月有事于世祖廟初獻大武之舞改太樂曰宜

表宏曰樂之爲用有自來矣大章蕭韶於唐虞韶漢大武於殷周所以殷薦上帝饗祀宗廟陳之朝廷以穆人倫古之道也末世制作不達音聲之本感物乖化失序平情性之宜故雖鐘鼓不足以動天地金石

不足以感人神因輕音聲之用以忽感導之方豈不感乎善乎嵇生之言音聲曰古之王者承天理必崇簡易之教仰無爲之理君靜於上臣順於下大化潛通天下交泰羣臣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化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則美言發於外故歌以敘志舞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昭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大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悅情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言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觀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乎大顯於音聲也若此已往則萬國同風芳榮齊茂觀始秋蘭不期而信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然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夫音聲和此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不可放故抑其所通知愆不可絕故因以致殺故爲可奉之禮制可遵之聲也口不盡味耳不極音揆始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者不遷也故鄉教庠序革不修之使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旄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音聲之度揖讓之宜動止之致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士庶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

心安志固從善日遷此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以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此先王用樂之意也上與皇太子后幸南陽章陵周觀舊廬召見陰鄧故人賞賜各有差

四年春二月辛亥上親耕于藉田將獵河內驃騎將軍王蒼諫曰臣聞盛春農事始興於時令不聚民與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故也臣知車駕至約省所過吏民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之不以禮非示四方規準也陛下因行田野見稼穡經覽河川逍遙駐留弭節周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民之隅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不勝至心謹手書陳愚上從之秋九月戊寅千乘王建莞隴西太守鄧融下獄死初融在職不稱功曹廉范知其必獲罪乃謝病去融甚望之范改姓名求爲廷尉卒無何融果徵下獄范衛侍有異於常融不意是范也怪而問之曰卿何類我功曹范曰君誤耳非是也融疾病及死范養視甚篤終不自言身自將軍送喪至南陽葬畢而去范自叔度杜陵人祖父丹王莽時爲大司馬范父遭亂客死於蜀范與母流離西州天下定乃歸鄉里范年十五辭母入蜀迎父喪母憐其小謂曰汝家惟

汝一身遭世亂恐滅絕不得奉宗祀今僅得全奈何復棄我遠去范固自請母不能止遂與客俱西入蜀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也聞范迎喪遣吏資車馬布帛送范范還不受自客步負喪經涉塗險至葭萌下喪載艤船觸石破沒范抱持骸骨人前接范不動遂沒石間衆傷其義相與共鉤求一日乃得共抱懸良久乃蘇穆聞之大驚復馳遣將前資追與范范曰前後相違范所不行也遂辭不受歸葬行服關中高其行

素宏曰古之人明救卹之義開取與之分所以周急拯難通乎人之否泰也廉范厲然獨行以任所重其身殆亡而親柩幾喪非全通之道也范既歸事博士薛漢初范家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歸仲子叔奉仲遺命以田歸范范以物無常主在人即有恣推田與之辟公府掾會薛漢坐楚事誅故人門生莫敢哭視范獨往收之吏以聞帝大怒召入詰責范曰楚王無道校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人范叩頭曰臣無狀以謂漢等皆已伏誅故不勝師資弟子之情當萬死上怒稍解問范爲廉頗後邪范對曰臣本趙人廉頗之後大父丹爲王莽大司馬上乃曰怪范能若此因釋之舉茂才爲溫今數月遷雲中太守會胡虜反故事虜人入

塞過五千人移書旁郡救至乃出范聞警即自以精兵赴之虜盛漢兵不能敵范乃令軍士皆持炬晨奔虜軍大炬如星虜見之驚走追擊大破之自此後虜震怖不敢犯雲中累遷武侯蜀郡太守所在有名述蜀部好文辯喜相長短范以寬厚化下人民懷之坐事免歸家多散財物以賑宗族與洛陽亭長慶鴻爲劔頸之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官至琅邪太守所在有異迹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馮魴免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少事淮陽公孫昌西入關棄符歎曰不乘傳車終不出關是時昌爲王莽講學大夫門下生甚衆而昌獨禮異丹由是嚴尤王尋更辟請皆不就莽亦徵之逃避十餘年而更始立徵丹爲諫議大夫持節出關安集南陽初世祖即位諸將悉降受爵邑丹獨城守不下乃晝節荷擔經歷險更始妻子還其節傳然後歸田里後舉高第稍遷并州牧左馮翊皆有稱績及在相位清廉公正與侯霸杜林相善亦齊名迹十二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松有才名明習漢家故事以選尚舞陰公主爲虎賁中郎將世祖時貴幸用事上即位遷太僕卿數爲私書請託郡縣事發覺免官由是怨望下獄誅安豐侯竇融亮融子穆尚內黃公主而顯親族及子固尚沮陽公主穆長子勳尚東海恭王女北陽公主穆爲城門校尉

固爲中郎將監羽林融從兄子林爲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奴婢千餘人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融年老子孫放縱多不法度帝不能容數下詔比以竇嬰田蚡故事融惶懼乞骸骨上賜牛酒策罷穆以國在安豐欲以安六侯歸遂假作故六安王國矯稱長公主家上書自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爲郎吏者皆遣歸故郡留融京師會融病薨諡曰戴侯穆居大第富於財天子使謁者監護其家欲以全之居數年穆父子自以失勢出怨言使者奏焉乃遣歸故郡坐賂遺小吏爲郡所考穆及勳皆死獄中詔融夫人與一孫還洛陽固有才能世祖時貴顯用事及穆得罪固亦廢于家東平王蒼以輔政久固請歸蕃五年春二月詔曰東平王比上書願歸藩上將軍印綬謙讓日聞至誠懇惻蓋君子成人之美今其聽焉以驃騎長史爲東平王太傅掾吏爲中大夫令史爲王家郎勿上將軍印綬蒼體貌長大進止有禮好古多聞儒雅有識度上嘗問蒼在家何者最爲樂對曰爲善最樂上嗟歎之冬十一月上幸鄴六年春正月沛王楚王濟南王東平王淮陽王琅邪王中山王東海王來朝廬江獲寶鼎納于太廟冬十一月行幸魯祠東海恭王沛王楚王濟南王東平王

淮陽王邳邪王皆會於魯十二月遷過陽城遣使者
祠中岳太尉虞延爲司徒延立朝正色多所匡弼陰
氏憾延欲毀傷之使人告延與楚王英謀反延以英
帝親以爲不然不受其言後英事發覺上切讓之
七年春正月癸酉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
陰皇后徵東海相宋均爲尚書令嘗有疑事上大怒
召尚書郎執之諸尚書皆叩頭謝均獨正色曰夫忠
臣守正敢有二心均雖死不易上聞而善之即捨之
遷司隸校尉河南太守政化大行每疾百姓耆老皆
爲禱請旦夕至府問訊起居天子方欲以爲相會有
痼疾上召入自視其疾均見上流涕謝曰天罰有罪
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上甚傷之賜錢三十萬卒
於家初上好用能吏卒多暴虐殘刻終皆毀敗均罷
朝相與言曰今選舉不得幽隱側陋但得見長吏耳
太始時京兆則趙廣尹翁歸蕭望之丞相則魏相黃
霸此數公者治皆致平今二千石殊無此國家喜文
法吏以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爲欺謾而廉吏清在一
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所由而作也均自欲叩頭爭
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言遷爲
司隸校尉後上聞其言追而悲之均字叔庠南陽安
衆人初爲上蔡長誅鉏耒右姦猾震僕府下禁民葬
不得過制均不行督郵以讓縣均曰夫送終踰制過

之厚也國有不義之民而罰其過禮者恐非政治之
先遷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吏閉督郵府內
今與諸曹分休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多虎數傷
民先時常募吏民設檻餌捕之均曰夫虎豹在山薮
鼯在淵物性之所託也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
有雞肫也今數爲民害咎在貪殘居職使然也而令
吏捕虎非憂民之本也今務退貪殘進忠良去宵餌
勿復課其後民傳言虎皆去東渡江北海王薨謚曰
靜王

後漢孝明皇帝紀上卷第九

後漢孝明皇帝紀卷第十

宋宏

八年冬十一月丙子上臨辟雍詔天下死罪贖各有
 差壬寅日有蝕之詔群臣上封事言得失是時北單
 于外求和親而數為邊害上使越騎司馬鄭眾使匈
 奴單于欲令眾拜眾不為之屈單于圍守眾欲脅服
 之眾拔刃以自誓單于恐乃止乃發使隨眾漢議復
 使眾眾疏諫曰臣伏料北單于所欲致漢使者欲以
 離南單于今西域諸國耳故汲汲於致漢使使既到
 便蹇自若臣愚以為於今宜且勿答南單于本來歸
 義者望呼韓邪之助故歸心不二烏桓慕化并力保
 蕃今聞北單于不屈漢復通使不止恐南單于必懷
 疑而烏桓亦有二心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
 難析規為邊害其憂不輕今幸有渡遼之眾揚威北
 垂雖勿答不敢為害上不從而卒遣眾眾又上言臣
 前使匈奴與單于不和而今復往恐其必取勝於臣
 臣誠不忍持大漢節信對旃裘跪拜令以益匈奴之
 名損大漢之強詔不聽眾既西道路間連續上書固
 爭上大怒追還眾廷尉獄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
 使來者問眾使時與單于爭禮狀皆言匈奴中傳以
 為眾壯勇往時蘇武不能過也上乃復召眾為軍司
 馬稍遷大司農

九年夏四月詔以公田賜貧民各有差長吏居職三
 年尤異者與計偕封皇子恭為靈壽王黨為重喜王
 十年春二月廣陵王荆有罪自殺荆上母弟也性急
 刻善文法初封山陽王世祖崩荆與東海王強書勸
 強起兵強恐懼封上其書天子秘其事徙荆為廣陵
 王荆為相工曰吾親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
 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告吏荆自繫獄上復不忍考
 訊詔曰荆數年之間大罪二矣其赦荆罪不得臣其
 吏民荆猶不悛使巫祝詛上上使長水校尉樊儵任
 隗雜治荆獄奏荆大惡當誅上怒曰諸卿以我弟故
 敢請誅之即我子卿等豈敢邪儵曰天下高皇帝之
 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
 之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
 下留心故復請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之矣荆
 自殺上憐傷之謚曰思王封荆子元壽為廣陵侯食
 荆故國不得臣吏民儵字長魚樊宏之子也建武中
 諸王爭招致賓客好事者皆與之周旋更遣人請儵
 儵精義於學一無所應及捕諸王客儵不在其中世
 祖以是器之永平初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及五經
 異義立朝居正多所匡諫上亦敬重焉儵弟鮪為其
 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止之曰建武時吾家
 並蒙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違一言男可以尚主女可
 以配王但以臣子不當有外心不宜與藩國婚姻貴

威爲宗族患故不爲也今爾有一子奈何妻於楚乎
鮪不從遂與楚婚是時條卒諡曰哀侯條病思因循
不忘忠悉條政不便於民者未及言而薨上遣小黃
門張音問何遺言音奏焉上爲之流涕以儻兩子柳
梵謹於言行爲郎二十餘年未嘗被奏劾初儻與郎
承宮友善薦之于朝拜博士遷左右中郎將數納忠
言守正不希苟容朝臣憚其節名聞於匈奴單于遣
使來貢求見宮詔勅宮自整頓宮對曰夷狄眩名非
識實也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寢見臣必生輕
賤臣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時以大鴻臚魏應
示之夏曰月戊子大赦天下閏月甲午行幸南陽祠
章陵祭於舊宅作雅樂奏鹿鳴天子親御塋虎以娛
嘉賓

十一年春正月沛王楚王濟南王東平王淮陽王中
山王郎邪王東海王來朝

十二年春正月置永昌郡夏五月丙辰賜天下男子
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
存者粟人二斛上以天下無事俗頗奢靡乃詔有司
甲舊章整車服乙亥司空伏恭以老病罷大司農牟
融爲司空是時天子勤於萬機公卿數朝會輿延坐
論政事融明經術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天子數嗟
嘆以爲良宰相融字子夏北海安丘人也少以名德

稱舉茂才爲豐令治有異迹司徒范滂薦融忠正公
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治狀由是徵入爲司
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數年擢遷大鴻臚大
司農

十三年春二月上耕于藉田賜觀者食有一諸生蒙
首而言曰善哉太公之過文王也上使人報之曰生
非太公子亦非文王夏四月辛巳幸榮陽還河渠作
水門遂至太行幸上黨冬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詔
有司陳便宜靡有所諱刺史太守詳理冤獄有郵經
寡勉思所蒞焉十二月楚王英謀反初郭后生東海
恭王疆沛獻王輔濟南王安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
王焉陰后生明帝東平獻王蒼臨淮王衡廣陵思王
荆琅邪孝王京許姬生楚王英號楚太后世祖無寵
英最小自帝爲太子時英獨歸附上上特親愛之數
加賞賜英好遊俠交通賓客晚節喜黃老修浮屠祠
八年上臨辟雍禮畢詔天下死罪得以繚贖英遣郎
中令詣彭城曰臣託在藩蔽無以率先天下過惡素
積喜聞大恩謹上黃練二十五匹白紵五匹以贖其
愆楚相以聞詔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
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有何嫌懼而贖其罪因還其
贖男子燕廣告英與顏忠王平等造圖書謀反有司
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上以至親不忍徙丹陽涇縣湯

沐邑五百戶英男子爲公侯王者食邑如故楚太后留楚宮婢才人鼓吹從英者無限皆乘輜駟帶持兵器行道射獵極意歡娛遣大鴻臚持節護送英丹陽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將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號爲沙門沙門者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也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而不已以至無爲而得爲佛也佛身長一丈六尺黃金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初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而問其道術遂於中國而圖其形像焉有經數千萬以虛無爲宗苟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爲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而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以爲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自失是歲匈奴頻犯塞中郎耿秉上書曰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可也故君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溫而合戰鼓之以仁義爲國之實矣天子內有圖匈奴志陰納乘言乃召入見使具陳其狀上善其言以爲可任將帥拜謁者僕射每公卿論邊事輒預其議頃之太僕

祭彤虎賁中郎將馬庚顯親侯竇固下博侯劉張好時侯耿忠等俱見議兵事秉以爲孝武時始事匈奴匈奴援引弓之類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也漢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徙民以充之根據未堅匈奴猶出爲寇其後羌胡分離四郡堅固居延朔方不可傾拔虜遂失其肥饒畜兵之地惟有西域俄復內屬呼韓邪單于請款塞是故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豐作臣愚以爲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未可先擊匈奴也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爲折其左角觀往者漢兵出匈奴輒爲亂五單于爭來必不以五將出之故也今可先擊白山以觀其變擊匈奴未晚也上善秉言議者或以爲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衆與乘計異上更然之

十四年夏四月故楚王英自殺以諸侯禮葬之上遣中黃門視英妻子慰勞楚太后悉釋諸與英謀者而封燕廣爲折菴侯初英獄起內及京師諸侯外連州郡豪傑坐死及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類忠王平辭及隨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灌澤侯劉鯉曲成侯竇建御史寒朗治其獄奏建等未嘗與忠相見詰驗無實爲平所枉疑下無辜者衆上曰建等未

嘗見平忠何故引之。朗曰：所犯不道，冀引建等以自明。上曰：若四侯無事，何不出之，而輕繫邪？朗曰：考之無事，恐海內發其姦者，故未奏之。上怒曰：吏持兩端，巧爲其辭，將下捶之。朗曰：願一言而死。上曰：誰共作？章朗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朗曰：臣自知當族滅，不敢多汙良善。上曰：何故族滅？朗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不爲罪人。訟自知無狀，雖族滅，不恨。夫陷人死地，復無憂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考。每朝陛下問得失，皆言天下之惡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歸舍，皆仰屋竊嘆。雖口不言，指揮可知。皆謂多寃獄，莫敢言者。今建等無驗而陛下殺之，誠願留神省察，得其情實。使刑者不怨死者，不恨故臣。冒死懇言，誠不敢爲私。上深納。朗言：自幸洛陽寺出者千餘人，天下即大雨。是時楚獄繫者數千人，天子威怒吏治之急，自誣死者甚衆。於是有人司舉能治劇者，以袁安爲楚郡太守。安之郡不入府會，遷至獄所案驗，無實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之，曰：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四百餘家。頃之，徵入爲河南尹。召入見，上問以考楚事，名簿甚備。安具奏對，無所遺失。上以爲能也。問安本自何爲官？對曰：臣本諸生。上曰：以尹故。吏也何意？諸

生邪？安爲河南尹十年，號爲嚴明。然未嘗加罪鞠人，常稱曰：凡士學問，上欲望幸，相下則牧守，錮人於聖代，尹所不爲也。其下聞之，皆自激厲。名重朝廷。安字邵公，汝南宛人，嚴重有威。州里敬之，爲縣功曹。奉檄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邪？則有郵驛，今因功曹是有私也。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舉孝廉爲郎，謁者陰平長任城令，所在吏民畏而愛之。夏五月，封故廣陵王荆子六人爲列侯。詔曰：執金吾劾侍衛歷年數進忠言，其還爵土，封爲楊邑侯，封實融孫嘉爲安豐侯。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令天下亡命贖各有差行。辛彭城止楚王館悲慟，左右百官凄然。三月行幸琅邪，及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幸東平，定陶祠定陶恭王。夏四月，封皇子暢爲汝南王，建爲千乘王，羨爲陳留王，衍爲下邳王，昞爲常山王，長爲濟陰王，徙重喜王黨爲樂城王，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民酺五日。上使越騎校尉相郁郎中張酺授太子經，二人朝夕侍講，勸以經學。是時太子家頗爲奢侈，酺每正諫，甚見廢。憚會平陽公主薨，太子同生也，哀戚過禮。酺以爲太子舉措宜動合禮度，因是上疏曰：臣伏見皇太子仁厚寬明，發言高遠，卓然絕異，非人所能及也。今平陽公主薨，悲哀發中，形體骨立，恩愛惻隱，世希似是。見

臣愚淺不識大體以為宜選名儒高行以充師傅問訊起居之日太傅時賜譙所以宣德音以成聖德也侍中丁鴻仁而有讓達於從政調者費憚資性敦篤遵令法度如並侍左右必能發起微意增廣微猷者也乙巳大赦天下冬十一月乙卯太白入于月其占曰大將戮死不出三年人主崩本志稱昔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然則天地設位而星辰運度備矣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星官之書始自黃帝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則伏犧氏掌焉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有史佚皆職典預覩成敗以佐時政者也秦燔詩書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為灰燼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漢興司馬談父子以世家重黎氏之後著天官書班固序漢書又有天文志乙巳大赦天下匈奴寇河西十六年春天子遂前議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太僕祭彤渡遼將軍吳常各將萬騎擊匈奴出檄煌崙塞擊南呼衍王出塞千五百里到蒲類海破白山走呼衍王斬首十餘級棄出張掖居延塞擊匈奴林王到沐樓山度莫六百里餘絕無水草得生口辭云匈奴林王轉北逐水草乘飲將輕騎追之都尉秦彭止之而還彭嘗與南單于左賢王信出朔方兩關塞擊溫為犢王於涿邪山出塞九百餘里見小山為信

所誤云是涿邪王山無所得而還是時秉燭有功吳嘗枉罪彤下獄免彤性剛嚴行道不與信相得故為信所誤彤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勅其子曰吾奉使不稱微功不立身死慙恨義不可以受賞賜汝等齋兵馬詣邊乞効死前行以副吾心其子逢上疏陳彤遺言上方任彤聞之嗟歎者良久子麥從擊車師有功遷遼東太守烏丸鮮卑追思彤不已每朝京師輒過拜彤塚仰天號泣彤字次孫潁陽人少孤值更始之際天下大亂盜賊縱橫野無煙火而彤常在墓側盡其衷心每過見其號泣不畏死亡皆不犯也後隨從兄遵從世祖世祖以彤為黃門郎常宿衛左右及遵薨無子追傷之以彤為偃師長令附近遵墓四時祀之遷襄賁今皆有名迹詔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練百匹及在遼東著績北邊彤氣勇過人開弓三百斤多恩信善權略士卒爭為効力永平初胡夷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邊兵而徵彤為太僕御彤在遼東十餘年無十金之資天下知其清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家器物無不備焉每見上輒嗟歎以為可屬以重任嘗謂左右曰太僕吾之禦侮者也竇固之破白山遣從事郭恂假司馬班超使西域超到鄯善都善王廣事超禮敬甚備一旦忽踈超謂官屬曰寧覺廣禮意益不如前日乎官屬曰

胡人不能久變無他故超曰明者觀於未萌况兆已見此必有北虜使來故令其疑耳乃召侍胡逆問曰匈奴使到日何故不白侍胡怖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使閉侍胡悉會所將吏士三十六人大飲之酒酌超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成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纔數日而廣禮意即廢如今都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棄捐爲豺狼食焉之奈何官屬咸曰今既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復曰丈夫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寧我國人不爲人所圖當今之計獨有夜圍虜使放火攻之使不知我多少震驚可盡爾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事成事立矣不然盡爲所擒悔將何及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從事文墨吏聞此必恐而謀泄謀泄爲鄯善所吞死而無益非壯士也衆曰善超夜將吏士奔之令十人持鼓餘皆兵弩乃順風縱火擊鼓大呼虜驚走超手殺三人吏士斬首數十級餘悉燒死明日具告恂恂大驚又內恐超獨擅其功超曰本與掾俱受任此一家事掾雖不行超何心獨擅之大小當共其禍福恂喜超乃召鄯善王廣示以虜使首舉國怖慄超告以漢家威德自今已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樂屬漢無二心超遷入塞奉虜使首詣固固具上超前後功詔以超爲司馬賜布二百匹遣超使于賓國欲增益其吏士

超自請願但將所從三十六人超曰于賓大國且遠今欲出萬死立尺寸之功雖將數百人往無益於強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遂出塞是時于賓王廣德新破車師生得其王匈奴遣節使監護其國超至于賓于賓俗信巫疑事輒巫決之超到數日廣德以匈奴使在其國禮意不備未有定心會巫言神怒何故向漢屬匈奴者言漢使有馬急取以祠神神怒乃解廣德遣國相私來比白超願請馬以祠神超曰馬可得令巫自來受之有頃巫到超叱吏執之遂斷巫頭收私來比鞭笞數百遣持巫頭往責讓廣德廣德閉超前於鄯善誅虜使納其貢恐怖遂舉兵攻殺匈奴使五十餘人降超超重賜王以鎮撫之因留于賓竟冬先是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其威功破踈勒殺其王忠誅貴臣因立左侯兜題所爲踈勒超令廣德發專驛自到踈勒去兜題所治盤囊城九十里遣吏陳憲等往降之初兜題本非踈勒種人如不降便劫之憲既見兜題無降意又輕其卑弱無備憲遂前劫縛兜題左右皆驚走留二人守之憲馳白超超即往悉召踈勒掾吏告以龜茲爲匈奴擊踈勒蓋殺汝貴人而立兜題兜題非汝本種今漢使來欲立故王種爲汝降害無得恐怖衆皆喜超亦求索故王近屬得兄掾勒立之更名忠國中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

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疎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專心向漢起守盤橐城忠據疎勒城超字仲升彪之少子也倣儻不修小節而內行甚謹家貧嘗傭寫書投筆而嘆曰丈夫當爲傳介子張博望立功絕域以取封侯耳安能久執刀筆乎坐者笑之曰超小子安知壯士之志哉行遇相者謂超曰君布衣諸生耳而相法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故相者曰君鸞領虎頸飛而食肉以此知之秋七月淮南王延謀反徒爲阜陵王食二縣九月丁卯令罪死囚徒非大逆無道減死一等徙戎邊北海王睦薨謚曰敬王睦少好學世祖器之上爲太子時數侍燕會入則談論接席出則遊觀同輿甚見親禮是時法網尚疎諸國得通賓客睦不遠千里交結知識宿德名儒莫不造其門睦虛已折節以禮接之由是名聲藉甚自爲王後法禁益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使朝京師睦召使者問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螻敢不實對王曰吁危我哉是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寵爵以來志意衰墮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抑絕名迹深識機微如此睦父靖王興薨悉推財產與諸弟雖車服珍寶皆不以介意有要然隨

金帛贖之能屬文善史書作春秋指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病臨困帝以驛馬詔睦爲草書尺牘十首十七年秋八月丙寅詔有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囚繫交趾以下冬十月寶固耿秉將萬餘騎師擊車師王請降於是固奏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陳穆爲都護耿恭爲戊巳校尉關寵爲戊巳校尉恭屯金蒲城寵屯折中城相去千餘里恭乃移檄烏孫大昆彌宜喻威德皆遣使獻馬求入侍天子恭字伯宗况之孫性慷慨多大略好將帥之事

十八年春二月詔固等罷兵還京師三月北匈奴左鹿蠡王將二萬騎率焉耆龜茲來車師王安得死焉耆龜茲殺都護陳穆副校尉郭恂遂攻金蒲城耿恭今軍士皆持滿勿得發告匈奴曰漢家神箭所中創中皆沸於是乃發弩皆應弦而倒虜中矢者創中沸大驚曰漢神可畏遂皆遁去恭以疎勒傍有水去王忠所據近引兵居之匈奴後來攻恭恭募先登士四十人出城奔斬首數十級匈奴乃相與議曰前疎勒王守此城攻不能下絕其澗水即降因絕澗水吏士無飲窮困至舂馬糞汁飲之恭於是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失色恭嘆曰昔蘇武困於北海猶能奮節况恭擁兵近道而不蒙祐哉聞貳師將軍拔佩刀以刺山而飛泉湧出今漢神明豈有當窮者乎乃

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構水身自率士輓龍有項
飛泉湧出大得水吏士驚喜皆稱萬歲於是將水以
示虜虜兵大驚而去丁亥今天下亡命者贖罪各有
差夏四月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鯨寡孤獨不能自
存者粟人三斛秋八月壬子帝崩于東宮遺詔不起
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臺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年
十八壬戌葬孝明皇帝于顯節陵冬十月乙未大赦
天下賜男子爵人二級其爲人父後者及三老孝悌
力田人三級鯨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以
衛尉趙喜爲太傅司空羊融爲太尉錄尚書事戊戌
蜀郡太守第五倫爲司空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其
先齊諸田徙充園陵宗族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好黃
老以孝行稱王莽末天下兵起宗族及閭里聞倫勇
而有義爭往附之倫相率厲堅壘壁銅馬赤眉數十
輩皆不能下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子外
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太守鮮于褒
見而異之署倫爲吏後褒坐事徵把倫臂曰恨相知
晚會蓋延爲京兆尹事多犯法倫數諫爭不合遂沈
滯曹吏項之鮮于褒左遷爲高唐令倫去吏荷擔往
候褒褒引倫升堂屬其妻子復歸縣爲畜夫倫以久
官不達乃將家屬客河東變易姓字自稱王伯春常
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每所止客舍輒爲掃除而去道

上號曰道士久之鮮于褒爲謁者從車駕至長安時
閭與爲京兆尹褒言倫於輿與聘求倫倫復出爲郡
吏倫每讀詔書常嘆曰皆聖主也當何由得一見也
等輩笑之曰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邪倫曰未遇
知已道不同故耳舉孝廉除郎中補淮南王醫工長
隨王朝京師官屬得會見問世祖因問政事倫具言
治道所宜世祖大悅明日復召至日夕世祖謂倫曰
聞卿爲吏撈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
三娶妻皆無父臣遭饑饉米一石萬錢不敢妄過人
飯世祖曰爲市掾人有遺卿毋一箇餅者卿從外來
見之奪毋探口中餅出信有之乎倫曰實無此衆人
以臣愚蔽故爲生此語有詔拜倫爲扶夷長至死遷
會稽太守爲政清淨不煩化行於民性節儉雖爲二
千石常衣布襦自斬馬草妻子自炊會稽俗信淫祀
皆以牛羊請禱是以財盡於鬼神產盡於祭祀或家
貧不能以時禱祀至諱言牛不敢食其肉發病且死
先爲牛鳴其畏懼如此倫乃禁絕之掾吏皆請諫不
可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於爲政爲政當信經義經言
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誦也今鬼神而祭之有知
不妄飲食於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
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者案論之有屠牛
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倫勅之逾急後遂斷

絕百姓遂以安業永平中坐事徵百姓老小開府門皆攀車啼呼朝發至日中才行五里倫乃止亭舍密乘船去吏民上書守關千餘人是時上方案梁松事

多爲訟寃者上患之有詔公車諸爲梁氏及會稽太守書皆勿受倫免歸田里躬耕以自給起家守宕渠

令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民多富實掾吏官屬皆鮮車肥馬倫欲革化之乃奉貧而有志者多至九卿郡

守名爲知人上新即位倫以遠郡入爲三司舉清能也初耿恭被圍明帝怒甚將遣兵救之師未出而帝

崩匈奴聞中國有喪遂復圍之糧盡乃煮弩筋食之恭與士卒同厲以恩義皆無二心匈奴遣使謂恭曰

空於城中餓死爲何不早降降者封爲白屋侯妻以子女恭手劍殺其使相拒數月使士消盡戊巳校尉

關寵上書求救事下公卿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可救司空鮑昱以爲使人於死亡之地有急如棄之外示

弱戎夷內傷死難之臣此際若不救之後或邊上有管陛下如何使人也又戊巳校尉繞十數人匈奴圍

之數十日不下是其弱效兵家先名後實可今燉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

匈奴疲困之兵必走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發燉煌酒泉兵擊車師甲辰晦日有蝕之天子避正殿不聽

事詔曰朕以眇年奉承宗祖不能率修洪業以致災

皆思惟厥欲在予一人又羣司百僚其勉修所職各言其封事靡有所諱是歲充豫徐州民被水旱災害今勿收田租以見穀廩賜貧民焉

後漢孝明皇帝紀卷第十

建初元年春正月燉煌太守王遵酒泉太守殷彭將兵五千人破車師耿恭遣吏范羌迎軍資於燉煌羌還與大軍俱西及車師破諸將欲還羌請迎恭諸將不肯羌固請之乃分兵二千人至疎勒城城中夜聞兵聲以為虜至皆恐羌呼曰我范羌也漢兵來相迎恭等皆稱萬歲乃開城門恭見悲喜垂涕相持明日隨軍俱還燉煌吏士餘十三人關寵病死以喪歸西域遂絕恭至司徒鮑昱以恭節過蘇武宜蒙爵土之賞不從上拜恭為騎都尉先恭未還恭母亡自恨不得親飯哈追行喪服詔使五官中郎將馬嚴以牛酒釋恭服初班超與疎勒城王忠首尾吏士單少徒以恩義相撫數歲幾為龜茲所得及西域沒超孤絕有詔召超起發疎勒都尉黎弇以刀自刺之漢士棄我去勢不能白首當復為龜茲所屠誠不忍見漢使去故先自殺起到于闐王侯以下涕泣抱持超馬依漢如父母誠不可去超度于闐終不聽其東又畢成本志乃復從于闐還疎勒超去後而兩城降龜茲超收捕反者斬之疎勒復安是時天小旱穀貴民饑丙寅詔曰比年饑旱民類流亡朕甚懼之公卿二千石各推精誠專以民事為急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立秋如故事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殘順時令理冤獄

五教在寬帝典所美禮梯君子大雅所歎露布天下使明知朕意於是旱甚上問司徒鮑昱曰將何以復災昱曰臣聞聖人治國三年有成陛下即位未久就政有得失未足致異雖修禮樂崇德教亦足以移風臣前為汝南太守與治楚事但汝南一郡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定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家骨肉離散孤魂不祀骸骨流離死生被毒一人呼嗟王道為虧宜一切還諸徙家使生者悅悍死者得歸與滅繼絕和氣可致上從之即詔坐楚淮陽事徙者令歸本郡

袁宏曰夫物有方事有類陽者從陽陰者從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天地人物各以理應矣故于其一物是虧其氣所犯彌衆所以寒暑不調四時失序蓋由斯也古之招王知治化本於天理陶和在於物類故道之德禮威以刑戮使賞必當功罰必有罪然後天地羣生穆然交泰故斬一木傷一牛有不得其理以為治道未盡也而况百姓之命乎夫致之也有物則病之也必深化之也有由則攘之也有術是以炎夏餘虐以成水旱之災也堯湯整撫足免黎民之患由斯觀之自三代以下刑罰失中枉免無辜幾將半而欲陰陽和調水旱以時其可得乎若能寬以臨民簡以役物罰儆其濫雖不能萬物調暢同

侍在昔免夫甚泰之災固遠矣三月丙午隱強侯陰博坐驕溢膠東侯賈敏坐不孝皆免爲庶人甲寅山陽東平地震詔三公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夏四月丙戌詔曰蓋褒德賞功興亡繼絕所以昭孝事親以旌善人故仁不遺德義不忘勞先王之令典也故特進膠東侯佐命河北列在元功衛尉陰興忠貞愛國先帝休之今與子輔向復孫敏頑凶失道自陷刑以喪爵土朕甚憐之其封復子邯爲膠東侯興子負爲隱強侯秋七月辛亥詔以上林兩禦田賜鰥寡貧窮不能自存者冬十一月阜陵王延與子男魴等謀反延奢泰驕佚待下嚴刻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謀反者辭所連及坐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誅延明帝以至親不忍徙阜陵王延因以見侵怨望至是復有告延與子男魴等謀反者有司檻車徵延詣廷尉帝不聽詔貶延爲阜陵侯赦魴等罪一切勿治延在國謁者一人當監護不得與吏民通司空長史江革爲五官郎將每朝會天子常自禮之時又疾不會輒令太官送飧醪恩寵莫與爲比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等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畏慎一無所受上益善之革字次伯齊國臨淄人也居家專心於孝養不爲修飾之行務適親意而已嘗自爲毋炊爨不任妻子每至歲時當案比革以毋

老不欲勞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嘗以禮召之母老不應及母卒哭泣不絕聲常窆塚廬服竟不忍除太守遣掾釋服固請以爲吏舉孝廉爲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既爲中郎將復上書乞骸骨轉諫議大夫告歸遣子奐詣闕謝病薦天子思革篤行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如何夫孝百行之本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忠孝之士未嘗不及革也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嘗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一頭酒二斛終身以顯異行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名行於天下廬江毛義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故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爲守令義喜甚動於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去義母死棄官行服進退必以禮賢良公車徵皆不至張奉歎曰賢者之心故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也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也天子聞而嘉之賜穀千斛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汝南薛苞日夜號泣不肯母以至孝聞後母僧苞出令別居苞日夜號泣不肯去被毆打不得已廬住門外旦夕灑掃進養父怒之又廬於里頭晨昏不廢積歲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其哀而弟子求出居苞不能止乃中分財

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取朽者曰我服之久身所安也徵拜侍中苞性恬虛以死自乞有詔聽焉禮如毛義華蟠曰孔子稱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養之主而養不可廢夫務器而忘本樂之過也崇養以傷行養之累也故定以道養周公之禮致四海之祭定以義養則仲由之粥無驕慢之性夫患啜菽粥之麤千祿以求養是以祿親也孜孜於致孝孝成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孔子稱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兄弟之言言其孝皆合於道莫可復間也先代石氏父子稱孝子慶相齊人慕其言而治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也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為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可謂能孝養也

二年夏四月從禿降者於河東封汝南王舅陰堂為西陵侯楚王英子五人為列侯勿置於不得臣戊子有司依舊典奏封諸舅太后詔曰有舊典舅氏一人封也吾非謙而不為誠昧有可耳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餓餒者而欲施封爵上行之為失政臣受之為喪軀不可明矣先帝嘗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

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何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出不及履而至門此蓬伯玉之敬也又有好賢下士吐握之名親陽侯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畧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也言之不舍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耳目之塞也吾萬乘主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旁人無香薰之飾但布帛如是者欲以身率服眾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刻但發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龍吾亦不譴怒之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愧其心而猶鴛鴦無憂國忘家者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上固請封之太后詔曰吾反覆念之欲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虛之名而令帝受不外施之恩哉竇太后欲封皇父曲周侯言高祖要無軍功非劉氏不封今馬氏無功於漢不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也今輦轂下民食不造歲湯火之憂也柰何欲以此時封爵舅氏今吾無面目於園陵而令帝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可明矣吾巨富貴重疊若再實木根必傷也且人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養親奉祭祀身溫飽也祭祀則受太官之賜其身則御府之餘尚未足邪

而必當一縣封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坐起不安而欲違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曾中氣不可不慎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成人則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逾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穰廬之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於是止不封初明帝寢疾馬防爲黃門郎參侍醫藥及太后爲明帝起居注削去防名上即位太后詔三輔諸馬婚親有囑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防等治毋喪起墳逾制度太后以爲言即時削滅自後諸王公主家莫敢犯者率相效以素被服如一上下相承不嚴而化太后置織室於濯龍中內以自娛外以先女功未大練御者禿翬不緣諸主家朝請望見后袍極羸踈反以爲侍婢之數就視乃非人知者莫不歎息是時康爲衛尉防爲城門校尉光爲越騎校尉康等皆好施愛士藉以各勢賓客爭歸之言事者多以爲譏雖天子亦不善也秋盧水羌反以城門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與長水校尉耿恭率師征之司空第五倫諫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富之不當豫於國事何者有過繩以法則負下竊聞馬防當西征臣誠以防親舅皇太后慈仁脫有纖芥之難爲意此陛下之憂不從防遂出征大破羌恭到隴西上言宜令車騎將軍

防屯漢陽以爲威重昔安封侯竇融懷集羌胡聞其懼心子孫于今樂聞竇氏大鴻臚固前擊白山盧水聞固至三日而兵合卒剋白山盧水固之力也宜復遣固奉大使又薦臨邑侯劉復素好邊事明恩卓異反以微過歸國宜令以功自効今復將烏桓兵所向必剋由是忤於防防令謁者李諱素恭不憂軍被詔怨望徵下獄免官本郡上欲爲原陵顯節陵致國於是東平王蒼上疏諫曰臣竊見光武皇帝躬儉約之質親終始之分初營壽陵且遵古制孝明皇帝大孝不違奉而行之不敢有所加焉至於自奉之禮尤爲儉約謙謙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爲園邑之興由秦以來非古之制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邪郭哉上違先帝之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之教言之俗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所有興起考之古法則乖禮典稽之時宜則違民欲求之吉凶未見其福陛下追考祖禰思慕無已誠恐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雅敬蒼從之而止三年春正月己酉大赦天下詔東平王曰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惟王孝友之性豈不能哉今以光烈皇后衣一篋遺王可時禮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恩又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迄今

魯國孔氏猶有仲尼衣車明德盛者光靈遠也京都子孫亦各得一篋光武帝衣以賦諸國故不復送乙卯廣平王鉅鹿王樂成王就國三月癸巳立皇后竇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竇后勲女也勲尚汎陽公主生四男二女男憲次景篤環及后有容貌才能帝聞之數以問諸家及后女弟隨汎陽主入見長樂宮進止得適人事修備奉事太后下及侍御貢御間遺皆得其懽心太后異之上可意焉遂入掖庭后性敏給稱春日聞太后緣上意乃立爲后專後官追爵諡勲爲安成侯憲兄弟親幸並待官省賞賜日盛自馬氏侯及王主親家莫不畏憚憲乘勢放縱奪心水公主田主長憲不敢爭左右莫敢言上嘗幸公主第問以田事憲託言借之後上知焉大怒詔以田還主切責憲曰此何異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先帝每以舅氏田宅爲言而憲反奪貴主田何況小民哉難彫之人不可汲引吾捨棄汝等如孤雛腐鼠爾皇后毀服謝良久乃解由是帝不大受以位唯憲至侍中虎賁郎將焉景環皆黃門郎秋八月辛巳行車騎將軍防還京師車駕親幸其第後加賞賜上美防功令史官爲之頌不使防歲舉吏二人冬十二月丁酉以行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位逾九卿

班同三府置援吏十人上欲令衛尉馬廖朝會居防上將以優廖也辭曰朝廷以爵王道所由黜陟之序子得先父大臣列國之綱紀今以一臣亂朝廷臣不敢當也是歲班超率疎勒諸國破姑墨城上書求助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校尉計思慮十有餘年乃發大策北擊匈奴西使諸國於是鄯善諸國咸願盡力破滅龜茲乎通道若爲百分西域未得其一臣誠願棄身曠野竟卒聖朝本志昔魏絳以晉大夫和集諸戎況臣乘聖漢之威萬死之志莫必立鈎刀一割之用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斬匈奴右臂遂定西域于今諸國西至日所入莫不向化各奉國珍前後不絕唯獨焉耆龜茲未服從臣初與官屬三十六人在疎勒更遭厄難今已五歲矣大小皆言依漢與天等以是效臣之能通葱嶺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擒今來四月到疎勒臣請千闐莎車疎勒兵擊蠻夷計之上也臣區區竊幸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布大喜於天下天子覽超奏知西域可成議欲給超兵卒平陵人徐幹等素善超上疏願奮身佐超上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詣超

四年春二月庚辰太尉牟融薨上痛惜親自臨喪贈

賜出於豐厚時融長子歸田里上以其餘子多小恐其喪有闕也乃使太尉掾吏教其威儀初光武勤治孝明好吏事風聲相勸俗頗苛刻司空第五倫以爲政化之本宜以寬和爲先及上即位崇寬而多恕於是倫上疏褒稱因以諷曰陛下即位以寬臨下舉賢良選寬博聖明殊絕非羣下所能及詔書每下務寬和而政急不解欲節儉而奢泰不止咎在俗獎臣下不稱故也臣聞爲政三年有成必世而後仁光武皇帝承王莽之後加嚴猛爲政因以成俗是以鄰國所舉皆多辯職俗吏不應寬博之選臣聞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是以從上之行不從其言故曰以身教者訟今但進仁賢節儉者不過數人則俗必自化由形直者則影不得曲矣臣所以嘗懇懇欲行寬和者書記泰以酷急亡王莽亦以苛法自滅臣以爲大成夫陰陽和則歲豐君臣同則化成刺史太守以下初拜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以博觀四方因以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但報歸田里不宜加過怒以明在寬夏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爲皇太子賜天下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己巳靈壽王恭爲彭城王常山王炳爲淮南王汝南王暢爲梁王辛卯封皇子伉爲千乘令平春王癸卯封車騎將軍防爲順陽侯衛尉

康爲潁陽侯執金吾光爲親汲侯康等既受封上書讓位天子許焉皆以特進歸第於是竇氏始貴司空第五倫上疏曰當今百王之弊人民又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虎賁將軍竇憲椒房之親出入省闈年感志美卑謙樂善此其好士之風也然諸出入貴戚者率皆疵瑕禁固州縣無守納安貧之節希求進苟得之志更相扇動浮譽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議者至云以貴戚滌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險陂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今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願也倫志在奉公百事無所隱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每上事自爲草不復示掾吏民或奏記輒便封上之曰臣任重憂深不能出奇策異謀吏民責讓臣者多謹並封上其無私若此然少蘊藉不修威儀以此見輕甲戌司徒鮑昱爲太尉南陽太守相虞爲司徒虞字仲春左馮翊萬年人也初爲魯令以父母老去官二親既終訖乃仕稍遷南陽太守表賢黜惡校練名實豪吏無所容其姦百姓悅之爲建武以來太守名稱無及虞者及爲三公無他異政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太后八月甲午詔曰賈貴人者奉侍先帝劬勞帷幄建初之後以至親供養長樂宮昏

定長省夙夜匪懈今賜貴人赤綬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萬詔既早離皇太后幸復承子道中心依依昊天罔極貴人南陽人明德馬后姊子也以選入宮爲貴人生子也但患養之不勤愛如己子則愛敬如親生矣於是馬后遇帝感養育之恩遂帝名馬氏爲外家故馬氏不蒙舅氏之寵

袁宏曰夫剛健獨運乾之德也柔和順從坤之性也是以制教者本於斯男有專行之道女有三從之義君尊用專故人子不加爵於其父履柔體順故國君可得崇禮於其母古之道也能封賈氏之號不盡名稱之極求之典籍異乎春秋之義也是秋詔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曰白虎通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詔曰朕新離供養罪惡著衆上天降異止于朕躬非羣司之咎其咎朕而已公卿能極諫朕之過失者各舉一人巖穴之德爲先勿取浮華是時用永平故事吏治尚嚴尚書決事類近於重尚書陳寵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必以刑罰爲首咨歎相戒者重刑之至也往者治獄嚴明以刑姦慝姦慝既平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寮弘崇晏安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治獄者急於榜格

執憲者煩於詐欺或因公行私以聘戚福違本離實攝楚爲姦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行狂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照于上下宜因此時隆先聖之務蕩滌煩苛輕薄捶楚以枯蒼生廣至德也帝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禁絕慘酷之制五十餘事寵性周密時有所表薦手書劄草人不得知嘗稱人臣之義苦不能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不復教授絕知交惟在公家朝廷器之皇后弟竇憲侍中貴幸憲薦真定張林爲尚書上以問寵對曰林雖有才能而行貪穢憲深以恨寵而上竟徵用林卒以賊汙抵罪夏五月戊辰太傅趙喜薨是時承平久官室臺榭漸爲壯麗扶風梁鴻作五噫歌曰陟彼北邙兮噫覽觀帝京兮噫官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察察未央兮噫上聞而非之求索不得鴻乃逃會稽依大家臯伯通以賃舂爲事其妻息具食於鴻前不敢失伯通知其賢以客禮待之鴻當門吟詠著書十餘篇鴻病困篤與伯通及會稽大夫語曰昔延陵季札葬于於贏博之間不歸其鄉里慎勿令我妻子持尸具柩去衆曰要離古之烈士今伯鸞之清高可令相近葬要離墓旁子孫歸扶風鴻字伯鸞高抗不羣初扶風世家多慕其名欲以女妻之被服華麗鴻

甚惡之後鄉里孟氏有女容貌醜而有節操多求者女不肯往至年三十無嫁處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賢如梁伯鸞者可矣父母曰伯鸞清高汝安能稱之哉後鴻聞而求之遂許焉爲服單女求作布衣麻履及織作之具乃衣新婦衣入門積七日鴻不荅婦跪牀下曰竊聞夫子高義曾逐數婦而妾亦僂蹇數夫故來歸夫子而不見採擇鴻曰吾欲得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爾今若乃衣綺縞白黑豈梁鴻所願者哉於是婦對曰妾恐夫子不願爾妾有隱居之具乃起椎髻衣布操作具而前鴻大悅曰此真梁鴻之妻也能成我矣字之德耀孟光無幾何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世不欲榮爵以致憂患今何其嘿嘿也得無欲低頭就之邪鴻曰諾乃相隨之霸陵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彈琴誦書以娛其志

六年春三月辛卯琅邪王京薨諡曰孝王京光烈皇后少子而明帝母弟也恩愛特隆寵異諸國京亦孝友謙讓雅好經書光烈皇后崩帝手書以后之珍寶賜京京好治宮室窮極伎巧殿宇牆壁皆飾以金銀六月丙辰太尉鮑昱薨昱字文淵末之子也初爲司隸校尉時匈奴新降召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世祖遣小黃門宗厲問昱有所怪不昱對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司徒下書也世祖曰欲

令天下知忠臣子復爲司隸也及居三司每其事雖剛直不及求猶其風也昱子德少爲黃門侍郎修至節有名稱官至大司農辛未晦日有食之秋七月癸巳大司農鄧彪爲太尉東平王上疏請詔諸王朝各賜裝錢千萬東平王加五百萬

七年春正月沛王東平王中山王東海王琅邪王廣陵王榆鄉侯東鄉侯朝使中謁者以乘輿服太官珍膳迎蒼於郊是時國邸皆豫受賜金帛牀帷充實其中駕親自循行上欲蒼先至待以殊禮詔榮陽令東平王至者徑追會蒼與諸王俱至榮陽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詔沛王東平王中山王讚拜不名天子親蒼拜所以寵光榮顯加於古典每入宮殿輒以迎至省闈及下廡會上嘗坐段皇后親拜於內蒼等皆鞠躬辭謝不自安歲餘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上將留蒼封女三人皆爲公主賜以秘書列圖有司復奏遣上手書與蒼曰骨肉天性昔念王久勞歷時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願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蒼發上臨送之流涕而別復賜乘輿服御物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詔遣中使追問起居相望於道袁宏曰章帝尊禮父兄敦厚親戚發自中心非由外入者也雖三代之道亦何以過乎嘗試言之曰夫不足則相資相資則見足見足則無求無求則相踈當

人之性也何以知其然乎夫終朝之飯糟糠不飽壺
養之饋必習其鄰人者甘所不足也貴爲王侯富有
國家聲色之娛而忘其親戚者安其餘也故處不足
則壺飧豆羹不忘其鄰人安其有餘徒鈞天廣樂必
遺其親戚其勢然也故親戚之弊常在於富貴不在
於貧賤其可知矣夫同陰以愁眷然相應者一遇之
懼也同生異處教然相忘者不接之患也故形神不
接雖兄弟親戚可同之於胡越交以言色雖殊途之
人猶有眷恨之心由斯觀之王侯貴人乘有餘之勢
處不接之地唯意而欲恩情含暢六親和睦蓋以鮮
矣古之聖人懼其如此故明儉素之道顯謙恭之義
使富者不極其欲貴者不博其高里老且猶矜愛而
况兄弟乎朝會以叙其儀燕享以篤其親聘問以通
其意玉帛以將其心故欲不滿而和愛生情意交而
恩義著也嗚呼有國有家者可不親乎夏六月甲寅
廢皇太子慶爲清河王皇子肇爲皇太子初宋貴人
有寵生太子慶會實后寵盛心惡貴人外令兄弟求
宋氏微過內令御者伺察貴人貴人嘗病思生菟令
家求之實后誣言欲呪咀上信之出貴人姊妹於丙
舍使小黃門蔡倫考之實后諷厲考者皆致以巫蠱
事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死并葬於濯龍中貴人
扶風平陵人其先惠將軍宋昌後也父陽恬於榮勢

不願仕官專以事親色養陽有女三人選入掖庭小
貴人生太子慶拜陽爲議郎二貴人既死陽免歸本
郡幽閉之陽爲人仁厚時人多救請者遂得免焉秋
九月行幸河內魏郡辛卯令天下繫囚減罪各有差
冬十月行幸長安祀園陵上召奉車騎都尉章彪問
以三輔舊事彪對訖因言巡省舊都宜錄先帝功臣
及其子孫上嘉納焉即封蕭何曹參霍光後爲列侯
擢爲鴻臚卿彪字孟達右扶風平陵人高祖賢曾祖
立成皆致位丞相彪父母卒三年不出廬毀瘠骨立
醫治數年乃能起以至行聞舉孝廉爲郎中以教授
爲事安貧樂道恬於進趨三輔自者儒後學莫不慕
之明帝聞彪之名有詔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稍遷
尚書魏郡太守上即位以病復爲議郎遷左右中郎
將長樂衛尉數陳政事歸於寬厚彪比上疏乞骸骨
天子重彪禮讓拜爲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禮
侔於親戚是時言事者多言郡國貢舉不以功次養
虛名者累進故守職者益懈而吏事陵遲彪議曰伏
惟明詔憂勞百姓察察不舍晝夜垂恩選舉必務得
人夫國以賢爲本以孝爲行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
移於官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
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忠孝之人治心近厚鍛鍊之人治心近薄斯三代所

以直道而行在其所以磨之故在士雖不磨吏職有
行笑材高者不可以純以閭閻取然要歸在於選二
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頃之彪復稱疾
歸家賜布帛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
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韋卿子

後漢孝章皇帝紀卷上第十一

後漢孝章皇帝紀下卷第十二 袁宏

八年春正月壬辰東平王蒼薨初蒼疾病上憂念蒼
使道上置驛馬以知疾之增損薨問至上悲不自勝
詔東平傳錄王建武以來所上章奏及作詞賦悉封
上不得妄有關司空第五倫見上悼愴不已求依東
海王故事自請護喪事上東海王行天子禮舊制無
三公出者乃遣大鴻臚持節護喪事詔諸王及公主
京師諸侯悉詣東平王葬哀策日咨王丕顯勤王室
親命受策昭于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昊天不弔
不報上仁使屏余一人焚炷靡有所終今詔有司加
賜輿轎車乘龍旂九旒虎賁百人謚曰獻王秋即擇
珽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司馬遣衛侯李邑使烏
孫到于闐上言西域功不可成盛毀超云擁愛妻抱
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邑言歎曰身非曾參
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世遂去其妻上知超無
二心乃詔責邑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
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可緣詔留之遣他吏送
侍子超曰是言之秋也以邑毀超故遣之內省不疚
何恤邑言今留之一時快意然非忠臣也於是踈勒
王忠反保烏即城超乃立其府丞成大爲踈勒王其
後忠設詐僞降願棄前罪爲殺新王超內知其謀而
僞許之忠大喜將輕騎三百詣超起密勒兵待酒數

行起此吏執忠斬之放擊其衆大破之冬十二月行幸陳留梁國淮陽潁川戊申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傳說難以正義恐先師道喪微言遂絕非所以稽古求道也其令諸儒學古文尚書者出孔安國氏傳以扶明學教網羅聖旨古文尚書者出孔安國武世魯恭王壞孔子宅欲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數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入其宅聞琴瑟鐘磬之音懼然而止孔安國者孔子之後也盡得其書尚書多於伏生所傳六十篇安國獻之毛詩者出於魯人毛萇自謂子夏所傳河間獻王好之穀梁者瑕丘江公受之魯申公武帝時董仲舒善說公羊江公訥於口辯義不如董仲舒故穀梁學浸微唯衛太子善穀梁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乃求能爲穀梁學者得沛人蔡子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後大儒蕭望之等廷論二家同異多從穀梁由是穀梁學復興漢初張蒼賈誼張敖皆修春秋左傳誼爲左氏訓故御史張禹與蕭生同官數言左氏於望之望之善之及翟方進賈誼劉歆並傳左氏學故言左氏者本之賈誼劉歆此四學雖傳於世官建武初議立左氏學博士范滂議毀左氏以爲不宜立愍帝即位左氏學廢乃使郎中賈逵叙明左氏大義逵又言古文尚書多與經傳兩雅相應於是古文尚書毛詩周

官皆置弟子學者益廣逵字景伯右扶風平陵人身長八尺二寸弱冠能誦五經左傳兼通穀梁諸家之說沈深有司其所學者可爲人師明帝時爲郎使與班固校書帝即位雅好古學詔逵入講白虎觀使說左氏傳上善其說逵母嘗病上以逵居貧欲賜之以枚書比例多乃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逵達讓曰逵母病甚子貧無事於外屢空王從孤竹於首陽矣其恩厚若此還衛士令逵才學該通其所著論爲學者所宗性佚不修小節當世以此譏焉故不至大官

袁宏曰堯舜之傳賢夏禹殷湯授其子此趣之不同者也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兼而用之此德刑之不同者殷人親盡則婚周人百世不通此婚姻之不同也立子以長三代之典也文王廢百邑考而立武王廢立之不同者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周之制也春秋殺君之賊一會諸侯遠得列於天下此褒貶之不同者彼數聖者受之哲王也然而會通異議質文不同其故何邪所遇之時異夫奕者之思畫于一局者也聖人之明周於天下者也苟一局之勢未嘗盡同則天下之事豈必相襲哉故記載廢興謂之典謨集敘歌謠謂之詩頌擬議吉凶謂之易象撰錄制度謂之禮儀編述名迹謂之春秋然則經

籍者爲載先聖之軌述者也。聖人之迹不同如彼後之學者欲齊之如此焉可得哉。故曰詩之夫愚書之失經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不可不察。聖人所以存先代之禮兼六籍之文將以廣物慎心通于古今之道。今去聖人之幾將千年矣風俗民情治化之術將數變矣而漢初諸儒多纂春秋之中復有同異其後殷書禮傳往往間出是非之倫不可勝言。六經之道可得詳而治體云爲遷易無度矣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言紛然散亂太史公談泮而定之以爲六家班固演其所而明九流觀其所由皆聖王之道也。支流區別各成一家之說夫物必有宗事必有主雖治道彌綸所明殊方舉其綱契必有所歸。尋史談之言以道家爲統班固之論以儒家爲高二家之說未知所辯。常試論之曰夫百司而可以總百司非君道如何情動動而非已也。虛不以應其變變而非爲也。夫以天下之事而以一入即精神內竭禍亂外作故明者爲之視聰者爲之聽能者爲之使雖三者爲之慮不行而可以至不爲而可以治精神平粹萬物自得斯道家之大旨而人君目處之術也。夫愛之者非徒算其車服厚其滋味必將導之訓典輔其正性納之義方閑其邪物故仁而欲其通愛而欲其濟仁愛之至於是兼善也然

則百司弘宜在於通物之方則儒家之算先王教化之道居極則玄默之以司契運通則仁愛之以教化故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其可知也矣。夫大道行則仁愛直達而無傷及其不足則抑參差而並陳。患萬物之多惑故推四時以順此明陰陽家之所生也。懼天下擾擾竟故辯加位以歸其此名家之所起。表衆寡之相犯故立法制以止殺此法家之所興也。慮有國之奢弊故則節儉以示人此墨家之所因也。斯乃隨時之述摠而爲治者也。後之言者各演一家之理以爲天下法。儒道且猶紛然而況四家者乎。夫爲棺槨遂有厚葬之弊。喪欲速朽亦有棄尸之患。因聖人之言述而爲支辯之說者焉。可數哉。故自此以往略而不論。

元和元年春正月日南獻白雉夏四月巳卯封東平王子尚爲成都王六月辛酉沛王輔薨謚曰獻王輔好經書矜嚴有法度在國終始可觀稱爲賢王。秋八月甲子太尉鄧彪以老病罷大司農鄭弘爲太尉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父以孝行稱及薨讓國與異母弟明帝高其節詔聽之辟府掾稍遷太僕卿遭後母喪固疾乞身以光祿大夫行服服竟遷大司農數月爲太尉彪以禮讓師下在位爲百寮規誠以疾上書乞骸骨策曰惟君以曾閔之行禮讓之高故慕君德

禮以屬黎民貪與君意其上太尉印綬賜錢三十萬俸二千石祿終厥身君專精養和以輔天年詔太常四時致祭宗廟之胙河南尹常以八月旦奉羊酒於酒令天下繫囚減罪一等死罪徙邊戍九月行幸陵祠舊宅園廟御故臨淮太守朱暉爲尚書僕射暉字文秀南陽人也少以節操聞初堂舅信陽侯陰就方貴慕暉名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後遣家丞致禮暉閉門不受後爲郡吏太守阮況常以事干暉暉不從及卒暉厚送其家左右咸怪之暉曰前阮君有求於我恐以貨汚君故不與言今重送者欲以明吾心驃騎將軍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應奉壁入賀故事少府給壁陰就驕貴吏傲不奉法求壁不可得蒼坐朝堂漏且盡而壁不至不知所爲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府主簿持壁即往給之曰我聞壁而未曾見試觀之主簿以壁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驚曰少府當以朝暉叱之曰將歸暉獨不朝也王簿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他壁朝蒼罷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邪明帝幸長安欲嚴宿衛以暉爲衛士令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其所投用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法者率皆爲求門戶而生宥之其不義者即時僵仆不以汙獄門故吏民畏愛之暉剛於爲吏見忌於上故所在數被

劾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南陽人大饑暉盡其家貨分宗族故舊不問餘焉初同縣張堪素有名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暉以其先達未敢當也後俱爲二千石絕不復通及南陽饑而堪已卒暉聞其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贍賑之其子頡怪而問之暉曰吾以信心也其信義慎終皆此類也冬十月行幸江陵十二月除諸禁固不得仕者令得仕

二年春正月初令婦人懷胎者當以二月賜穀三斛復夫勿筭一歲二月鳳皇集于肥行幸太山丙子大赦天下復改轉高嶽三縣無出租賦三月行幸魯祠東海恭王庚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壬辰行幸東平幸王蒼官謂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存其人亡因泣下沾襟上幸蒼陵爲備虎賁鸞輅旂以章顯之賜御劔于陵前初蒼所將驃騎時吏丁周栩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引見嗟歎之擇爲議郎遂幸魏郡河內登太行五月丙戌詔曰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神雀甘露降自京都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其賜百官錢各有差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令天下大酺五日鳳皇黃龍所集亭皆無出今年租賦見者及太守令長丞尉帛各有差冬十一月壬辰詔曰余末小

子託於君位曷以恢崇仁濟天下三代推益優劣殊執況千頑陋無以易民視聽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博士曹褒親茲詔也知上有制作意乃上疏曰昔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所以協和天人示人軌則也故御應見瑞乃作今皇天降禮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諸議以成漢禮章下太常巢堪以爲不可許是歲班超發諸國兵步騎二萬擊莎車莎車求救於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助之超召部曲及于闐踈勒王議曰兵少不敵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此西吾亦從此東夜半聞鼓聲使發衆以爲然乃陰緩所得莎車生口龜茲聞之喜使左將軍將萬騎於西界欲遮于闐王人定後起乃召諸司馬勒兵厲衆雞鳴馳赴莎車營奄覆之莎車驚怖斬首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分兵收其穀莎車遂降自是威震天下西域恐三年三月丙寅太尉鄭弘薨丁卯大司馬宗由爲太尉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曾祖自齊徙山陰事博士焦贛門徒數百人當舉明經其妻勸贛曰鄭生有卿相才應此舉也從之楚王英之謀反誣天下知名者贛爲河東太守以楚事御疫病道死妻子閉詔獄考掠連年諸故人皆易姓名以避禍弘獨髡首負鏡訟贓罪昭帝感憤乃原免家屬

弘送贛喪及妻子於陳留畢葬旋鄉里爲鄉耆夫太守第五倫行部見弘問民得失弘對甚明倫甚奇之擢爲督郵舉孝廉稍遷尚書僕射上問弘欲三河三輔選尚書御史孝廉茂才餘郡不得選弘對曰虞舜出於姚墟夏禹生於石紐二聖豈復出於三輔乎陛下但當明勅有司使得人爾上善其言是時烏孫王遣子入侍上問弘當答其使不弘對曰烏孫前爲大單于所攻陛下使小單于往救之尚未賞今如答之小單于不當怨乎上以弘議問侍中竇憲對曰曰禮有往來易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弘章句諸生不達國體上遂答烏孫使小單于忿悉攻金城郡殺太守任昌上謂弘曰朕前不從君議果如此弘對曰竇憲姦臣也有少正卯之行未被兩觀之誅陛下前何用議遷大司農太尉數陳竇憲勢太盛放權海內言苦切爲憲不容奏弘漏泄奏事坐詰讓收印綬弘乞骸未許疾篤上書曰臣東野頑闇本無尺寸之功橫蒙大恩仍登上司中夜怵懼有折足之戒自揆愚薄無益國家之事雖有殺身焉可謝責是以不敢雷同指陳竇憲姦不慣漏露言出患入竇憲之姦惡貫天連地毒流八荒虐聞四極海內疑惑賢愚疾惡憲何術以迷主上流言噂喏深可歎息昔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漢事不遠炳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自諸保

萬世之祚無復累卵之危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弱疾命在移畧身沒之日死不忘忠願陛下爲堯舜之君誅四凶之罪以素服人鬼憤結之望草省上遣太醫占弘疾臨薨悉皆還賜物勅妻子萬巾布衣殯以素棺初弘爲第五倫舉吏其後並爲三公當世以爲榮是時歲比不登而諸王皆留京師賞賜過厚太尉掾何敞說太尉宗由曰禮一穀不登則損服徹膳五穀不登則廢祭祀乘馬就牧天下有饑寒者若已使然今比年傷於水旱民不收緣邊方外域捐妻子流離道路中州內郡公私屈謁此宜損徹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賜過度但聞臘賜王主已下傾竭帑藏夫明君行賜以制忠臣受賞盡度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天上當臣正綱紀下當安元元豈容無違而已哉宜先正已率奉亦還所得賜因陳得失條奏王侯就國孔僖孫駟同習春秋語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而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駟曰昔者孝武皇帝始爲天子方年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放恣忘其前善僖曰善傳若此者多矣鄰房生梁郁還和之曰如武帝亦爲畫龍不成復是狗邪僖駟默然不荅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諷刺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語僖上書曰言凡誹謗者謂無事而虛加誣罔也至

如孝武之政善惡顯在漢史明如日月是爲直說實事非虛謗也夫帝王爲善則天下爲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不可以貴人也陛下即位已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天下所共見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言是也則朝廷所宜改所言非也亦王者所宜含容陛下不推其原苟肆私忿臣等即死願天下必迴視易聽以此窺陛下心矣上始無罪駟等意及得僖奏下制勿問僖以才學爲郎校書東觀上言圖讖非聖人書駟子瑗瑗子寔皆以才文顯冬十月西羌寇張掖隴西金城護羌校尉傅育將兵擊之

章和元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風夜祗畏無以章于先王漢遭莽孽禮壞樂崩因循故事多非經典知其說者之於天下豈不遠乎曹褒喟然歎曰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竭忠顯主之美者當仁不讓奈何疑焉遂復上疏陳制禮意事下三公未奏上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乃使褒於南宮東觀差序禮事依舊儀參五經驗以識記自天子至于庶人百五十篇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建武中爲博士議定封禪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明帝即位充上言漢家再受命乃有封禪之事禮樂崩闕不可爲後嗣法五帝不相遵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宜制

禮樂衰少有大度結髮傳充學尤多好禮事常慕叔孫通爲漢制儀晝夜研精當其屬不覺旁之有人舉孝廉除郎遷陳留國令捕得他郡盜徒五人守馬嚴風縣殺之喪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爲盜制死刑昔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俯順人意其罰重矣如得全此而身坐之願也遂不爲殺嚴奏哀軟弱免官百姓號泣送之三月護羌校尉博育追虜出塞遇塞夏四月丙子今天下死罪囚減死一等徙戍邊廷尉郭躬上疏曰聖恩所以減天下死罪使戍邊者欲實疆境而重人命也去死就生與老弱復相見莫不歡喜自丙子已來犯罪者甚多應入重今已牢獄者蒙更生之恩也而始被執錄者獨受大辟之刑示不均也書曰王道蕩蕩無偏無黨均大恩以令民上善之即詔悉赦焉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父弘及冠怕等時爲決曹掾諸惟文爲弘所決者無恨治獄三十餘年郡中稱之比之東海子公躬復以明法稱稍遷尚書廷尉其決斷在哀矜所免者甚衆悉條諸文致重者四十餘事奏除之躬弟子鎮知名後至廷尉封侯子孫皆修家業以名理相待爲公者一人廷尉者八人爲刺史二十餘人六月戊辰司徒桓虞策免司空袁安爲司徒光祿勳任隗爲司空自元和已來鳳凰麒麟白虎黃龍鸞鳥

嘉禾朱草三足烏木連理爲異者數百不可勝紀咸曰福祥以爲瑞應何敞辟太尉宋由府乃言於宋由袁安曰瑞應依政而生昔海鳥止魯文仲祀之君子譏焉鴟鵂來巢奮陽之象孔子睹麟而泣曰吾道窮矣其後季氏有逐君之變孔子有兩楹之殯今非常鳥獸品物非一似鳳翔屋怪草生庭不可不察也由安不敢應秋七月齊王晃坐事母不孝貶爲無湖侯壬戌令無罪囚減戍邊八月行幸九江戊子行幸湘祠沛獻王九月行幸彭城及壽春詔阜陵侯延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愴然傷之乃下詔曰蓋周封千八百而姬姓居半所以楨幹王室也朕巡狩望江淮意在阜陵與王相見志意衰落形體非故一則以懼今復阜陵侯爲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爲五縣以阜陵下濕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安車一乘夫人及諸子賞賜各有差冬十月北匈奴爲鮮卑所殺降者十餘萬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人民離散出兵破北城南兵爲一國今漢家長無北顧之憂臣素愚淺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外內願與執金吾耿秉度邊將軍鄧弘綠邊諸郡太守并力冀因天時乘聖帝威神一舉平定上將許之尚書宗意上疏曰匈奴處北種分以沙漠間賤禮儀衣食殊俗此乃天一種民也自漢興已來數發兵攻之所得輒不足以復所害

呼韓邪單于奉蕃然中國亦疲攻送迎之勞矣光武皇帝躬擐金甲之難深明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寵立以爲單于羈縻畜養邊民得以休息迄今四十餘年令鮮卑奉順威靈斬獲北單于名已下萬計中國坐 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令南單于還塞外所謂虎出於檻也必與兵要利內持於漢其事得浸滋不息而設費不得已無故以萬安之計而徵不可必之功未見其聖也詔問執金吾耿秉言可聽師未出而帝寢疾

元年春二月壬辰帝崩于章德殿遺詔無起寢廟如光武帝故事是日太子即位年十歲太后臨朝

袁宏曰非古也易稱地道無成而代有終禮有婦人三從之義然則后妃之在於欽承天敬恭中饋而已故雖人母之尊不得令於國必有從於臣子者則柔之性也夫男女之別自然之理君臣酬咨通物所因也故百司並在相與率職必祠焉而後行故有朝會享讌之禮造膝請問之事此蓋內外之分不可得而同者也古之王者必關四門開四聰兼親賢而聽受焉所以通天下之才而示物至公也自母后臨朝必舅氏專權非疎賢而樹親暱也蓋管其號令者必寄外氏是實違天封而訓民以私政之所階家制教關諸盛衰建百司修廢官設冢鄉以任權重收王君亮

幼百官執事揔已思齊聽於冢宰所以大明公道入自爲用上下竟業而名器已固三代之道也三月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庚戌太后詔曰皇帝幼年學聖在疚朕且佐助德政守文之際必有內輔故太尉鄧彪三讓彌高海內歸仁其以彪爲太傅賜爵關內侯錄尚書事百官揔已以聽於是侍中竇憲管掌機密三爭羅列並據大位上幼小太后當朝憲以外戚秉政欲以經學爲名乃上疏曰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善在於所習習與智長則功而不對化與心成則忠道若性昔周成王幼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外聽政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草賢蔡義夏侯勝入授詩書于禁中伏惟皇帝惟天然之資不肅而成然以至尊之德獨對小臣非所以擗揚聖心增益輝光者竊見屯騎校尉郁結髮受學白首不倦經爲人師行爲儒宗昔特惟懼入授先帝父子奕世並爲帝師愚以爲可長樂少府入授帝經於是以前爲長樂少府傳講禁中歲餘遷太常都授二帝恩寵甚篤厚焉傳家業至太傅憲性褊急數自因輔政之後遂作威福暱眦之怨無不報初憲恨尚書陳寵欲因事毀傷之使與喪事黃門郎鮑德與憲弟瓌厚善瓌不能自免說瓌曰寵奉事先帝深見

委任若以歲月言之宜蒙功勞之報以才量言之應受器用之賞不可以機微之故以傷輔政之德於是憲出竄為廣漢太守抑強扶弱人無訟者先時廣漢城南有鬼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年竄案行有骸骨不葬者多乃歎曰儻在是乎使縣收斂埋藏之由是遂止時齊瑒王子郁鄉侯暢奔章帝哀上書來報憲使客刺殺暢太尉掾何敞請自往問變狀太尉宗由不聽敞固謂曰春秋稱三公為宰者言無不統也暢宗室肺腑茅土蕃臣來即國受上書未報而於城內見害千國之紀擅殺列侯罪惡之次於大逆奉憲之吏莫敢追捕明公處宰相之位亦復不恤四方聞之謂京師何昔陳平之言宰相曰外鎮四夷內撫諸夏使卿大夫各得其宜今列侯私刃不可謂撫京尹廢職不可謂宜綱紀虧壞責不小遂驅而去司徒司空聞之亦遽追掾史詔書疑暢第陽遣御史之齊考勅尚書令韓陵以為姦在京師不宜舍近問遠詔書遣陵固執不從後事發覺憲懼誅自請擊匈奴功以贖死夏五月京都早冬十月侍中竇憲為車騎將軍與執金吾耿秉三萬騎征匈奴司徒袁安與諸公卿詣朝堂諫曰今國用度不足匈奴不犯塞而勞軍遠攻經沙漠之難徵功萬里非社稷計也兵凶器聖王之所重不從大尉宋由不署名公卿稍亦止安獨與

司空任瑰國爭前後且十上不從是時諫者甚衆尚書侯射詔毒下獄御史何敞上疏諫曰臣聞聖主開直言之路有不諱之詔猶恐下情不達復聽歌謠之詞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侯射詔毒坐與諸尚書論擊匈奴下獄秦劾大不敬臣愚以為毒備機密近臣以巨輔為職若朝廷有失默而不言悻義肯思其罪當誅今毒違衆正議欲以安宗廟為國承福也豈有私心如毒被誅臣恐天下以毒忠直之故橫加誹謗之誅殺傷和氣忤逆陰陽此誠不可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誓言為毒也乃免毒毒彈憚之子也憲遂出師侍御史魯恭上疏諫曰夫天愛人猶父之封子也一物有不得其所則天氣為之錯亂而况人乎故愛民者天下愛之夷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踣夷踣肆與鳥為無異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是以聖王之制夷狄羈縻不絕而已不以傷害中國也今邊境幸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今家給人足各安產業夫人迷得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然後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則夷狄慕德重譯而至矣惟陛下留聖恩徵還二將休罷士卒以順天下心於是竇氏橫甚司徒袁安輒舉奏之上雖不從而權戚嚴憚焉

後漢孝章皇帝紀下卷第十二

永元二年夏六月竇憲耿秉自方朔出塞三十里斬首大獲銘燕然山而還即拜憲為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耿秉為弇陽侯憲讓不受還師京於是竇篤為衛尉景執金吾瓌光祿勳尊太后母比陽主為長公主蓋比陽沐邑二千石憲等驕奢不遵法度唯環恭儉自守尚書何敞上封事曰臣聞忠臣憂世讓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由為之者何誠君臣義重情不能已也臣見國之將危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不可不察也昔鄭莊不防段叔之禍也後更滋蔓竇憲兄弟專朝虐用百姓殺戮盈溢咸曰段叔州吁將生于漢也是臣前連上便宜承陳得失非為嫉妬憲等也誠欲絕其脛解塞其消消上不欲皇太后損文母之號况陛下有失教之議下使憲等得保其福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由不免於嚴怒况臣微末敢竭愚忠哉然臣累世蒙恩位典機密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誠不忍目見禍至故敢書寫肝膽舒度愚情駢馬都尉瓌忠孝愛主最自修整聞瓌比自申陳願抑損家權退身避賢宜順其意斯誠宗廟之至計竇氏之大福也敞辭旨切直深為憲等所怨濟南王康光武之子也最為尊重而驕奢太甚於是左遷敞為濟南王太傅司隸校

尉司空蔡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皆竇氏之黨也秉憲之勢枉法任情尚書僕射樂恢奏免蔡等外以清京都內欲繩外戚由是為憲等所滅瓌常欲往候恢使人先言恢恢謝而絕之憲兄弟怒其異已常欲陷害之恢妻諫恢曰古有容身之道何必以言取怒歎曰何忍素食立人朝乎乃上疏曰臣聞百王之失咸以陰盛凌陽而權移於下大臣專朝而勢去公室未有君德休明而臣下關闢主一其柄而社稷傾危者先帝早棄天下况陛下富於春秋今諸舅執政外戚盈朝非所以寧王室示天下也夫天地不交則災生天傷君臣失序則萬民受殃政失不教其變不測當今所急上宜以義自割下宜以謙自別四舅保爵土於子孫皇太后永無慙於宗廟誠計之上者書御不省恢乃乞骸骨詔授恢為騎都尉憲風郡縣使迫脅恢恢遂飲藥而死天下聞之皆以為怨恢守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為吏得罪於令令將殺之恢年十二伏寺門外啼泣不啞晝夜令嘉其孝赦其父罪恢與掾吏交後况有事被考諸生皆繫獄恢皎然得免恢為人廉潔抗厲衡陽侯陰就聞以禮請之恢絕不答杜陵人楊正嘗毀惡恢然舉正子為孝廉恢善類川安王王上書得為巴郡太守遣使貽恢書恢不就

谷之曰干主求祿非平生操也其不念舊惡耻交進趨皆此類也何敞既傳濟南盡心輔道歲餘遷為汝南太守敞常疾俗吏苛刻以要名譽為政務崇寬和立春日乃召督郵還府復遣吏察行屬縣顯孝行舉仁義由是郡中翕然百姓化之其歸養老毋推財相讓者數百人秋七月會稽山阴本志稱劉向日山陽君也水臣也君道崩壞百姓失所竇太后攝政竇憲專權之應也

二年春正月大赦天下夏耿秉出塞至涿邪山與北單于相遇大戰破之秉字伯初國之子也魁梧有才畧善說司馬法為將常為士卒先休息不部陳然遠斤候要誓士卒爭為致死秉薨謚壯侯南單于聞秉亮舉國發喪劈面流血得外國心如此秉弟薨壯勇有氣力以軍功拜騎都尉常以精騎八百自漢軍未至封粟邑侯五月丙辰立皇弟惠為北海王開為河間王瑁為城陽王立故淮南閔王昞子惲為常山王故齊王見子忍為齊王北海王睦子威為北海王車師遣使奉獻六月庚辰封竇憲為武陽侯篤偃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憲獨不受封辛卯中山王焉薨諡曰簡王光武時諸王皆就國焉以郭后少子故留京師至永平初乃就國詔賜羽林右騎為虎賁又令上官屬子弟以為官騎焉皆上疏辭讓詔曰諸侯出境

必有武備夾谷之會司馬以從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蕃也王無辭焉是夏月氏王謝將七萬騎攻班超超象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千里逾葱嶺何足憂哉但當收教堅守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攻超不能下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數千兵伏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賞金銀珠玉往龜茲伏兵遮擊盡殺之遺持所斬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震怖歲歲奉貢秋七月大將軍竇憲出屯涼州九月匈奴北單于遣使款塞願朝見憲中護軍班固迎單于單于為南單于所破遠遁漢北固至私渠海而還於是北單于地空憲欲自為功乃立降者鹿蠡王阿修為單于因置中郎將領護軍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少尹睦議以為阿修誅君之子又與鮮卑烏丸為父兄之讐不可立南單于先帝所置今首破北虜新建大功宜令并領降衆以終先帝破北虜之策議未定安懼憲計遂行復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者事有較然易料不疑者臣謂懼守正執平者臣請以先帝旨意明之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以安南定北分匈奴之勢也孝明皇帝欲衰成先帝之功故赫然發怒命將征伐陛下奉承洪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出籍勝此誠宜明

祖宗餘志之弘勳也自南單于歸德已來四十餘年
矣三帝績以遺陛下華草所成也今南單于屯建大
謀深入匈奴空盡其廬屯之大功也輟而不圖改立
新降以一朝之計逮三代之業皆先祖棄舊恩非計
之長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實爵治國之綱紀論語
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失信封南一
屯則百蠻不敢復保善矣夫阿修誅君子於春秋之義
所不當立而烏丸鮮卑新殺北單于情莫不忿惡其
讐今而立之則失意而懷怒矣兵食可易且漢故事
供給南單于費值歲一億九千餘萬今北廬彌遠其
費過倍是所以空盡天下也詔下其議於憲更相難
十餘條憲負恃貴勢言辭驕慢安終不移上卒從安
議

三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儀用新禮賜王公列
侯在京師者黃金將大夫郎吏帛及天下男子爵各
有差餼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人帛一匹醢飲五日
繫囚亡命贖罪各有差擢曹哀為射聲校尉尚書張
敏奏哀擅制禮儀破亂聖術宜加削誅上寢其奏是
後衆人不能信衷所制又會禮儀轉迫遂寢而不行
表宏曰夫禮也治心執物用之人道也者其本所由
在於愛敬自然發於心誠而揚於事業者聖人因其
自然而輔其性情為之節文而宜以禮物於是有所

卑親疎之序焉推而長之觸類而申之天地鬼神之
事莫不備夫古者民人淳朴至禮至簡汗樽杯飲可
以善權於君親黃梓土鼓可以致敬於鬼神將之以
誠雖微物而可重獻之由心雖滿質而可薦此蓋先
王制禮之本也中古損益教行文質范金合土而棟
比之制麗矣繪采集色而衣裳之度彰矣比聲諧音
而金石之品繁矣夫簡朴不足以周務故備物以致
用卑素不足以崇高故富以成業此又先王用禮之
意也夫尊卑長幼不得而移者也器服制度有時而
變者也小則凶荒殊典大則革伏異禮所以隨用合
之與必先制禮損益隨時然後風教從焉故曰殷因
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漢興撥亂日不暇給禮儀制度闕如也賈誼曰夫立
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設
也人之不修則壞宜定制禮樂後諸侯軌道百
姓素朴乃草具儀寢而不行後之學者董劉之徒亦
言禮樂之用而不能詳備其制度夫政治綱紀之禮
哀樂死葬之節有異於古夫而言禮者必證於古古
不可用而事各有宜是以人用其心而家殊其禮起
而治之不能紀其得失者無禮之弊也曹哀父子既
然發憤可謂得其時矣欲哀之所撰多采古式建用

失宜異於損益之道所以廢而不修也冬十月幸長安祠園陵詔令大將軍憲與車駕會長安時尚書見憲皆欲釋伏稱萬歲尚書令韓稜曰枉道事人臣非所以立身也且禮無為人臣稱萬歲之制左右皆慚遂已十二月龜茲姑墨溫宿國皆降乃以班超為西域都護徐幹為長史復置戊己校尉唯焉耆須尉黎以前殺都護陳睦不內附

四年春正月龜茲王遣子奉獻三月司徒袁安薨是時天子幼弱外戚擅權安每朝會及在朝廷議國家未嘗不慷慨流涕於言色自天子及朝中大臣皆倚安會病薨朝野痛惜焉初安妻早卒葬鄉里臨終遺令曰備位宰相當陪山林不得歸骨舊葬若毋先在祖考墳壟若鬼神有知當留供養也其無知不煩也諸子不敢違子賞車騎校尉京屬郡太守敞司空京子湯官至公輔初安辟盧江周榮與語甚需之每預大議及奏論實憲客徐騎脅之曰子為秉公腹心排大夫竇氏刺客今至矣子宜備之榮曰榮乃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備宰士正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常勅妻子蒼卒遇飛禍無得殞歛冀以區區腐身以悟朝廷及竇氏敗榮召為顯官至尚書郡守有孫曰景至太尉四月丁丑太常丁鴻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之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之精盈數有

常臣之表也故日蝕者陰陵陽月盛者下驕盈也變不虛生各以類應遠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茲故三桓專魯陳氏擅齊六卿分晉呂族覆漢衰平之末廟不血食此皆失其權柄以勢假人者也故有周公之親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伏見大將軍實憲雖勅身自約不敢僭差然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小大望風莫不影從寵極則驕驗見於天雖欲隱諱神昭番象聞者月滿不虧此大臣驕溢之應也陛下未悟故天重見誠日有蝕之誠宜畏慎以防其禍也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夫既巖絕崖之水由於涓涓千雲蔽日之木起於毫末有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鏡宜因大變匡正其失以塞天意上深納之丙辰京師地震是時竇氏驕橫震海內其所置樹皆名都大郡乘勢賦歛爭相路遺州郡望風天下騷動競侵陵小民掠奪財物攻亭賊吏略人婦女暴虐日甚百姓苦之又擅撤緜邈郡突騎善射有財力者二千石畏威不敢不送司徒袁安太尉任瑰及有司數奏勅皆寢初憲女婿射聲郭舉衛尉卿壘母兄出入禁中謀圖不軌上漸覺之與清河王慶圖其事使慶求外戚傳因與中官鄭象密謀之象勸上亟行其誅上曰慮在外恐變生不可是月憲還京師象由太后帝當謹護璽殿庚申上幸北宮詔公卿百官使執金吾

衛南北宮詔收憲大將軍印綬封憲為親軍侯萬景
璜皆就國郭舉鄧疊下獄誅上以太后故不欲極其
獄乃守憲等選能相以逼迫之憲篤景皆自殺宗族
免歸本郡河南尹張酺上疏曰臣愚以為賈氏之事
宜下理官與天下共平其罪恐後世不見其事賈氏
盛時羣臣莫不阿附唯恐在後皆以憲為尹呂比郤
夫人於文母及陛下發雷電之怒皆以為罪不容誅
何前後之相背也賴聖朝明達析其中伏見夏陽侯
璜前為光祿勳每與臣相見常有勵節竭忠庶幾之
心檢敕賓客未常犯法臣聞王政有三宥之義故蔡
叔流言周公原本而誅臣愚以為可黜璜野闕內侯
遷京師竭忠供養比陽主以優屬垂示厚德上感
言徙璜為長沙侯於是何敞班固免歸家敞子與璜
昔固黨於賈氏也初固不教兒子兒子負固勢不遵
法度吏民苦之洛陽令种兢嘗出固奴千車吁奴辭
罵辱兢競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憲賓客皆披
繫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詔遣責兢而主者極罪
固字孟堅彪之子也初世祖問賈融在西州時每所
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班彪所為也世祖雅聞
彪名將召之會彪舉茂才除令以病免後應三公之
命輒謝病去復以司徒掾望都長所歷二縣皆為吏
民所愛處既才高而專心文史之間司馬遷著史記

自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好事者或頗錄其事
時然多鄙俗不足以繼其書彪乃採前人遺事旁貫
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其失略曰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至于諸侯
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乘晉之檮杌魯之春秋其
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傳
三十篇又撰異同辨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
事遂闕而左氏國語獨彰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
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
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二篇漢定天下
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
史令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
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
凡百三十篇而十篇數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帝
則紀其功至其據經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疎畧務
欲以多聞廣博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
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導游俠
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弊傷道所以遇極刑之
咎也然善述事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
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
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
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

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焉可闕哉固九歲能屬文五經百家之言無不究覽其學無常師又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性多愛不以所長傲物人皆重之弱冠早孤固以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冠德百王漢紹堯運以建帝業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采撰前紀綴集所聞以述漢書元起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考貫五經上下洽通凡百篇未成明帝初人有上書言固私改史記者詔收固京兆獄悉斂家書封上是時扶風人蘇朗僞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爲郡所誣乃詣關上書具陳固著述意會郡亦封上固書天子甚奇徵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舉睢陽令陳宗故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作世祖本紀及世祖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二十八篇奏之帝迺復使成前書自永平始研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其書乃成世甚重其書學者靡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賞賜恩寵優渥章帝好文章逾益進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逮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時有大議令固問難於前然位不過郎固雖篤志於學以述作爲務然好傳會權寵以文自通其序事不激詭不抑亢瞻而不穢詳

而有體使讀之者壹壺而不厭亦良史之才也至於排死節否正直以苟免爲通傷名教也史遷之作皆推之於談虎經序其謀畧以舉矣而固盡有功豈不勝哉竇氏既廢天子追覽前議嘉袁安之忠知宋由之不正也乃策免由秋七月己丑太尉宋由有罪自殺八月司空任隗薨字仲和光之子初光濟世祖於信都封陵侯光薨隗襲爵隗好黃老清靜少欲以功臣子行異於衆擢爲勇賁中郎將稍遷九卿三公隗玄默守直不求名譽然內行仁義世人以此服之帝亦雅重焉竇憲之專政朝臣莫違隗與袁安屢抗異議於是天子追思隗忠擢子屯爲步兵校尉辛丑大司農尹睦爲太尉太傅鄧彪以老病罷太尉睦代錄尚書事冬十月己亥宗正劉方爲司空五年春正月己亥大赦天下辛卯立皇弟萬歲爲宋王二月戊戌詔有司省內外廐馬及上林池園悉以假貧民甲寅太傅鄧彪薨竇氏之專權彪守已而已御史中丞周紆國之司直也屢忤竇氏彪常以事奏免紆世以此譏之然修禮教二月戊午隴西地震三月庚寅遣使分行貧民開倉振廩夏六月丁酉郡國雨雹大如鴈千冬十月辛未太尉尹睦薨十一月己丑太僕張酺爲太尉六年春正月永昌夷獻犀象司徒丁鴻字孝公潁川

定陵人也父緜從世祖征伐有功封穎陽侯鴻年十二事太常桓榮十六而章句通布衣荷擔不遠千里質問異義是以能成其名初緜從上時鴻獨與弟盛居困苦飢寒帝憐盛有姿國志及緜薨既葬鴻挂練經於家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生不供養死不飯嘗皇天先祖並所不祐身被大病上不任爲蕃輔下不言守土先上病狀辭爵封於仲公章寢不報謹身放棄求良醫如迷不瘳求歸溝壑始鴻與九江人鮑俊友善俊遇於東海鴻伴狂不識俊俊乃止而謂讓之曰有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志漢有舊制春秋不以家事廢王事故與衛鞅之子今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未可謂智也鴻感悟垂泣歎息而還就國教授楊州稱之鮑俊亦上書具言鴻至行明帝甚言之詔徵鴻召見說文候一篇賜御衣及綬廩食公車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徙封魯陽侯華嶠曰論語稱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行首乎故嘗請論之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然則太伯出於不苟得未始有於讓也是以太伯稱賢人後之人慕而殉之夫有殉則激詭生而取惠焉夫故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非服而已享其名其於義不亦薄乎

又况乎于有國之紀而使將來者安舉措哉古之君子立言非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乎哉原丁鴻之心其本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以此殆知其殉尚異於數世也二月乙未司空劉方爲司徒太常張奮爲司空三月丙寅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六月初伏日開關秋七月京師旱司空張奮上疏曰歲比不登人食不足今復旱秋稼未立陽氣垂盡日月迫促夫國以民爲本以穀爲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愚尤深厚受職過任夙夜憂惶章奏不能序心願封中常侍口陳得失上即引見明日車駕親幸洛陽寺省錄囚徒於是大雨三月南單于安國爲左賢王次當爲單于時數輕兵出塞斬獲有功故國中皆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由是內病師子匈奴降者異時居塞外數爲師子所掠故亦怨之安國乃委計降者使圖師子安國既爲嚴于師子爲左賢王覺知安國之謀乃陰爲之備每會議事召師子輒稱病不往安國益忿是時中郎將杜崇使安國安國心不平因上書告崇崇敕西河太守令斷安國欲自訴不得而崇與度遠將軍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舊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宜徵西河定上郡兵以爲之備公卿處議議崇遂發郡兵南單于聞漢兵起因舉兵誅師子圍

之悉將衆入曼柏城。單于圍守之，殺傷甚多。於是杜崇、朱徽將兵而單于為其胥都侯所殺，師于為單于既而天子知杜崇、朱徽之侵擾匈奴也，乃誅崇、徽。七年春三月，班超發龜茲等八國兵七萬人討焉。耨黎二國超遣人慰諭，二國欲改過向善者，當遣大人來迎焉。耨黎王廣與國中議曰：「先王前殺陳都護，今超都護將大兵來，故且作降重獻遺，令無入國。北轅支、本匈奴人舉國敬信之，乃遣奉牛酒迎超。超聞焉，耨黎取信北轅支，遂及縛責曰：『汝匈奴侍子，恃焉耨者，今都護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悉斬之，或謂超曰：『可便殺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疑遂今自設備守險，遑得到其城哉？因責讓加賞賜遺北轅支，還曰：『都護不疑我國，夫廣乃與大人迎超於耨黎，奉上金銀奴婢牛馬，超受馬以給軍，餘德悉還之。超到焉耨者，去城二十里，大澤中，超乃揚聲欲重賜王以下明日，置酒悉召諸國王焉耨者，王庸、尉黎、王况、與、難支等四十一人，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逃不至。超怒曰：『腹久何故不到焉耨者？欲復反邪？』遂叱吏收廣况等於都護陳睦，故城斬之，更立為王，持廣况首詣京師。因大縱兵抄掠超留焉耨者半歲，西域遂平。上嘉超封超為定遠侯。夏四月辛亥朔日，有蝕之。秋九月辛卯，京都地震。

八年春三月己丑，立皇后陰氏。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貧下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后原庶侯、議、曾、孫也。祖父永明帝時為侍中，親幸左右，與寵后近，故有異寵。父綱為屯騎校尉，八月辛酉，令天下死罪減一等。徙邊戍亡命贖罪各有差。九月，京都蝗，冬十月，北海王有罪自殺。國除。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災。

後漢孝和皇帝紀上第十三

後漢孝和皇帝紀下卷第十四 袁宏

九年春三月癸巳濟南王康亮誥曰安王康不修法
度通賓客人有上書告康使中郎將張陽童臣招來
州郡姦猾類忠劉子產等案圖書謀議不軌有司奉
奏明帝以至親不忍窮竟削稅阿隔陰東胡陽安德
西平昌五縣康殖財貨治官室奴婢至千餘人厩馬
千餘疋田八百餘頃何敢之為傳上疏諫曰蓋聞諸
侯之義以制節謹度為忠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
人昔管仲相齊九合之功而孔子譏其器小以奢侈
適上不知禮也今大王以骨肉之親享蕃國之事當
率先天下以為化首今國家制度王侯車服章事有
其科不可越也夫文繁者質枯木勝則人亡經傳所
載也且君國者以道德仁義為管豈飾宮室充實
馬為尊哉楚作章華吳興姑蘇卒亡景公千駟民無
所稱其効也如大王數游諸第出入無節或涉晨夜
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番示後詞之法也願大
王修恭儉遵古制以法自治以禮率下省奴婢之數
減乘馬之費以禮起居則敬之願棄酒苦於口而利
於病至言逆耳而便於行惟大王深察愚言王甚敬
禮而不能改夏五月封皇后父陰綱為防侯綱上疏
辭位以待進侯就第綱弟鳳謁為為郎中子軼政比
黃門郎陰氏自建武以來緣屬戚之故世為卿校外

典禁兵內侍惟慳賞賜恩寵貴重當世姝七月蝗蟲
飛過京都閏月辛巳皇太后實氏崩太尉張璠典司
空司徒共上依呂太后故事貶實太后尊號勿葬敬
陵百官言之者亦多上手報諭曰禮臣子無貶之義
今皇太后家雖不遵法度然常欲自減損奉事十年
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子奉終義從其忽復議
丙申葬章德皇后禮西羌犯塞執金吾劉尚將三
萬騎擊平之九月庚申司徒劉方有罪自後初累貴
人生和帝實后以為己子養而隱之貴人者梁竦女
也永平初竦兄陵鄉侯松因事徙邊後詔書聽還本
郡閩門不出作經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之
曰昔孔子作春秋而賊臣亂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竦
位素貧者慙輕財好施不得產業兄嫂舞陰長公主
振施諸梁親竦有序然猶獨敬異竦衣裘品物事殊
別竦未嘗獨饗常與宗族共之竦少長京師逮父兄
時遊士林故不樂歸鄉里雅有太志每登高望遠未
曾不歎息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詩書
足以自娛州郡之職但勞人耳竦生二男三女長男
崇及履長女憑及二貴人初馬太后良家女貴人與
竦以選入官得幸於帝生和帝竦不勝喜與舞陰長
公主和相罵語世聞於實氏欲專名太子外家心惡
梁氏欲毀販之乃誣以惡逆詔郡縣考竦死獄中家

屬舞陰公主居新野使者護守之貴人與姊以憂死有闕寶后崩舞陰公主兄子梁扈遣從兄擅奏記三府曰春秋之義毋以子貴漢家舊典也今梁貴人親育聖躬而不蒙尊號補得記謝遣擅太尉張酺獨見擅具問之曰此公之職而梁氏之福也會以嗷飛過過師召見對說固具言擅記上曰意云如酺不知葬禮有關也對曰陵上宜置長史加祠祭之禮收錄諸舅以明親親上復曰於義如何酺曰今春秋之義漢家有行事梁寶並為名姓保守河西以忠獲封寶寇兄弟不執太后謗議籍籍聞於天下姓族死以逾梁氏加以親外家誠尊顯上曰非君孰為朝廷恩大家事籍籍君所知上深納酺言會貴人姊憑上書曰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所壽誕育陛下為寶意兄弟譜虐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毋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逃伏草野當恐沒命無由自達值陛下神聖之德統覽萬機憲兄弟皆已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妾得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妾竊悲死父既冤不可復生母年七十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毋弟還本郡收葬疎骨妾聞文帝既立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氏復興妾自悲有薄史之親獨不蒙外戚餘恩辭甚悲切上惻然感寤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悉辭語證明甲子

改殯梁貴人于承光宮追尊為皇太后謚曰恭懷葬于西陵上乃別見憑憑具自陳談上歐敎流涕留憑宮中連日不出賞財物第宅旬月之間費累千萬憑素有行迹寵之加號梁貴夫人擢樊憑夫調為羽林佐監追加謚竦為親愍侯遣中謁者迎竦喪于京師改殯之賜東園畫棺玉匣冢葬於西陵旁上親臨送徵竦妻子還京師梁貴人遇寶氏之譜葬禮有關清河王慶涕泣不敢言常私祭于室及梁后改葬慶乃上書求上貴人家詔聽許悲喜曰生雖不得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畢矣太尉張酺上疏乞骸骨上使中黃門問疾加以珍羞酺稱篤詔曰元首不明黎民困窮朕與君同其憂實豈可引退邪其勿復言是時酺子蕃以郎侍講上復詔蕃曰陰陽不調朝廷望公以為憂託病自退潔己而已誰當與朕同心者非所望於公也酺惶恐詣闕謝因起視事酺自為三公父尚在酺每遷父輒自田里來適會歲臘公卿罷朝共詣酺父上酒為酺壽極歡移日當時以為榮冬十月癸卯光祿勳呂蓋為司徒十一月丙寅司空張奮老病致仕壬申太僕韓稜為司徒奮在家上疏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於斯為盛故曰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漢既受命禮樂宜作圖

識明文王若是以先帝聖德遠監每存禮樂衆儒不
達多生駭異臣累世輔位而漢禮樂未定誠切以爲
憂有臣犬馬齒盡誠莫先死及見禮樂之定上善之
十年夏五月封梁堂爲樂平侯雍爲乘氏侯翟爲單
父侯位特進堂等自九真還過長沙迫從實懷令自
殺秋九月庚戌初復廩犧官冬十二月戊辰梁王暢
薨諡曰節王毋陰貴人有寵於明帝暢尤受幸諸國
土且入倍於國章綠明意賞賜息寵務加篤厚乃封
暢舅陰棠爲西陵侯暢性聰惠然少驕貴頗不遵法
度暢常夢見星宿從官卜忌自言善占夢又能使六
丁神暢使忌占夢卜筮又使乳母王禮侍史李阿與
忌祠祭求福言王當爲天子暢心喜永元初豫州刺
史舉奏暢考訊辭不復有司請徵暢詰獄天子以加
恩不忍聽復奏徙九真有詔削城或單父二縣暢懼
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少長深官從官侍史利臣
財物暢無所照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自負自
悔無所復及陛下聖德弘裕枉法赦臣上念以負先
帝而令陛下收耻天下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
暢知大貸不可再得束身不敢復出是載食陸陽穀
熱盧蒙字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
願還其無子者選擇謹勅奴婢三百人其餘所爰虎
賁官騎鼓吹倉頭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陛下加大

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得去
死就生願能自悔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入生下入
黃泉無以見先帝詔曰唯王至親之屬純淑之美傳
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彰于內外令至深
思悔過以自尅責朕惻然傷之傳曰尅已復禮天下
歸仁其安心靜意茂休朕德強食自愛其何讓哉暢
因請章數十上卒不許

十一年春三月遣使行郡國水旱災貧不能自存者
廩貸穀食令山林池澤勿收假稅夏四月丙寅大赦
天下

十二年春三月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鯨寡孤獨不
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博士弟子布三匹夏閏四月戊
辰南郡秭歸山崩壓殺百餘人秋七月辛亥朔日有
蝕之初太尉張酺與司隸晏稱會于朝堂酺從容謂
稱曰三府掾史多非其人旣罷稱奏令三府長史各
實其掾史酺以恨稱會復共謝以責稱稱辭色不順
酺怒廷叱之稱乃奏酺以爲怨望上以酺先帝師優
遊不斷詔公卿廷議之司徒呂蓋以爲酺知公門有
儀不屏氣鞠躬而作色大言不可示四方乃策免酺
曰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
君在位八年于茲康哉之歌旣無聞焉而於兩觀之
下有醜慢之音傷南山之體虧稷稷之風將何以宣

示四方儀刑百寮履霜知水厯甚焉君其上太尉綬君自取之靡有後言九月太尉張酺策免歸里舍謝遣門生闔門不通賓客中郎將敞等多言酺公直中正不宜久棄草廬上亦雅重之數年復以酺為光祿勳丙辰大司農張禹為太尉東西域蒙奇光勳二國內屬

十三年秋九月詔曰水旱不節蝗螟茲生令天下田租皆半入被災者除之貧民受貸種食皆勿收責冬十月安息國獻師子大雀班超上書求代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故孤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爾况於萬里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畏壯侮老自其天性臣犬馬齒殘常恐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臣義不營私竊恐後世以臣為沒西域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以示邊境威外臣老病衰困胃死誓言謹先遣子勇隨獻物入塞以臣生在今勇見中土越妹昭擗遂死於邊上書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超捐軀為國以功自効賴陛下神靈得待罪少漢至今積三十年矣骨肉妻子生不復相識時人士衆皆已死亡超年至七十衰老被病扶杖而行雖以竭盡其力以報大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盡蠻夷之性悖逆侮老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公卿大夫咸懷一切而莫肯遠慮如

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即恐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以榮為辱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逾望三年于茲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復超以壯年竭力忠孝於沙漠罷老則使捐棄于擴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異幸超家得蒙超母衛姬先請之貸書奏上感其言乃徵超還以校尉任尚代超超到拜射聲校尉數月薨朝廷愍惜之賜贈甚多子勇復有功西域初尚與超書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願孫皆以過補屯部蠻夷獸心難養易動今君性嚴急清水無大魚將軍宜寬小過摠大綱而已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贈以奇策今所云平平耳尚後竟遭邊禍如超所言

秉宏曰古之有天下者非欲制御之也貴在安靜之故修己而求於物治內不務於外自小至大自近及遠樹之有本枝之有葉故郊畿固而九服寧中國實而四夷賓夫唐虞之盛德澤之濃正朔所及五千而已自此以外羈縻而弗有也三代建國弗動遠略域外江淮之間習其故俗朔野邊海之域戎服不改然而冕旒端委南面稱王君臣泰然不以區宇為狹也

故能天下又安享國長久至于秦漢嗣其土宇方于三五之宅故以數倍矣然顧瞻天下未厭其心乃復西通諸國東略海外故地廣而威刑不制境遠而風化不同禍亂薦臻豈不斯失當世之主好爲身後之名有爲之人非能守其貧賤故域外之事與倣倖之人至矣夫聖人爲治貴英才安天下資羣才故倣倖之人王制之所去也班超之功非不可奇也未有以蓋中國正足以復四夷故王道所不取也戊辰司徒呂蓋老病致任十二月丁丑光祿勳魯恭爲司徒恭字仲康右扶風平陵人也父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年七歲晝夜號泣哀動路人郡吏贈送一皆不受處喪如禮鄉里奇之年十五與弟俱居太學諸博士受業閉門誦誦不隨儔黨兄弟知名爲學者所宗扶風數以禮請謝而不應毋強遺之不得已而去同業隨之者前後盈路恭乃始爲新豐教授以丕年小欲就其名常託病不仕及丕舉方正乃始爲郡吏辟太尉掾遷中牟令民李勉爲母所言恭召就書問因爲陳父母恩德勉慙悔返恭爲政專以德化不任刑罰亭長勅令還牛亭長不還如是者三遂不還恭涕泣曰德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涕泣因爭亭長即還牛詣獄受罪恭貫出不問於是吏民敬信皆不忍欺是時天嘗蝗獨不入中牟界河南尹未安

恐有不實使部掾肥親案行之皆如所言恭隨親行阡陌坐桑下雉過止其側旁有小兒親曰兒何不擊雉小兒曰雉方將雛雉親默然而起曰今來考君之短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府掾久留但擾賢因還府以狀白安安美其治是年嘉禾生懸庭中安具以狀上詔舉賢良方正恭薦中年人王方天子徵方公車禮之與公卿舉賢者同上即位徵爲博士侍中車馬每出郡廟恭常陪乘上顧問之語及政治有便於民者無所隱諱

十四年春二月修西海郡三月戊辰上臨辟雍亭射大赦天下夏六月封中常侍鄭衆爲列侯賞討竇氏之謀也袁南陽人明帝時以謹慎事太子家章帝即位爲中常侍竇憲專權內外嬖附衆獨不交結一心王室竇氏旣誅遷大長秋天子常與謀國事關官專權自袁始焉辛卯皇后陰氏廢初后與外祖母鄧氏呪詛詔中常侍張禎尚書陳襲於掖庭窮治其獄父綱自殺兄軼等徙合浦母及后二姨毋徙日南祀等內外親皆免歸本郡冬十月辛卯立皇后鄧氏后鄧訓女也訓閨庭甚嚴諸子進見未嘗賜席至於后事無大小每輒咨之弟邠曰平生不與諸男語今豈年衰邪訓曰我不是女也雖小諸兒無及者必有益於

我家是以奇之初鄧禹佐命位冠諸臣常言曰我嘗將百萬衆秋毫不犯未嘗妄殺一人子孫必當大興訓嘗爲謁者治石曰河甚有方法數千人謂弟亦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豈其然乎訓生五男三女長男騰次京次懼次弘次閻長女燕次緩即后也次容后年五歲祖母爲翦髮老人目冥并中后頗忍痛不言一額盡傷左右恠而問之后曰大夫人慈恩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后姊燕早卒有遺腹女娥在襁褓后年十二傷娥早孤躬自養撫由爲閹門所敬與叔父亦及諸兄語常問祖父禹爲布衣佐命時事亦苟說結髮殖業著名鄉閭遭世龍飛與杖策歸得征伐四方天下大定功成之後閹門自守事寡姊盡禮敬子孫法遵光武皇帝憂悲哀吐血因發病薨后未嘗不歎息流涕言立德之苦乃至於斯後通論志在經書不問家事后母非之曰女人書足注疏通一孝經而已今不務女工長大寧舉博士邪后不欲重違母意晝則修女工夜則讀經傳宗族皆斃曰諸生初相工蘇大偏相家人至后大驚曰此成湯之骨法也貴不可言室家乃竊喜而不數傳后長七尺二寸年十六以選入掖庭爲貴人承事陰后夙夜兢兢撫接同列常克已以下之遂有寵每疾上輒令母兄入視醫藥不拘以日數后輒言外家人在省中令

陛下有私妾之譏下令妾被內顧不知足之謗上下有損誠不願也上曰他人以數入爲榮而鄧貴人反爲憂誠難及也諸貴人競自修飾后獨衣不求綵裳令侍者賈贏衣設與陰氏同服即時解易不欲同服避正統也上乃歎曰修德之苦乃如是也上每訪問政事謙退不敢對欲令陰后得進不獲已然後塞所問陰后短小舉止時失儀左右掩口而笑后獨愴然不樂爲之隱諱若已之失及與陰后進止不敢正立坐則爲之僕所以苦心曲體勞謙甚至上愈重之后每當進見輒以疾退御左右常爲上言繼嗣不多當普施恩惠以獲子孫發言懇惻形于顏色陰后素妬見寵甚多設方巧欲以危后上嘗病陰后曰我得意之後皆當夷滅之后恐舉宗受禍流涕曰竭節以事陰后可謂至夫竟不爲所祐而當獲罪於天無相禱婦人雖無從死之節然越姬有必死之志上可以報上厚恩次可解宗親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即欲飲藥會官人救止因詐言屬有來者陛下病以差信以爲然故止其後官人告陰后巫蟲事后涕泣救護無所不至自陰后之廢上歎曰聖后之尊與帝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誰能當之唯鄧貴人德冠後廷爲能光之耳初陰后時諸家四時貢獻以奢侈相高器物皆飾以金銀后不好玩弄珠玉之物不過於目

諸家歲時裁供紙墨通啟勤而已後自入官後遂博覽五經百家圖識無不畢覽善易及陰陽占候希有者上每欲官秩后諸兄輒推誠固讓自抑為務故臨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騰虎賁郎時京惺弘闡黃門郎京早卒贈以騎尉印綬丁酉司空稜稜亮大司農徐防為司空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勿失父母與孤弟居壯大推家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高之仕郡至功曹太守葛興疾錯亂稜輔助經年政令無闕興子嘗出教轉吏稜封還不聽訟書以稜掩蔽興疾專郡事不得復為吏後解禁網辟司空府稍遷至尚書令在機密數有忠言進用良吏章帝以稜愛國忘家夙夜匪懈數賞賜之是時郵書陳寵俱為尚書皆以才能見重帝賞三人寶劔手自題其名韓稜龍泉郵書漢文陳寵鍛成論者以為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泉書含章明達故得漢文寵敦朴內濟故得鍛成防字謁卿沛國鉅人也矜嚴有容貌初為郎明帝見而異之權為尚書郎在臺閣十餘年未嘗有過稍遷至少府大司農愛勤於衆事所在著名跡

十五年春二月出廩貸郡國被災貧民各有差夏四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冬十月戊申行幸章陵祠舊宅園廟戊午行幸雲夢是時廣陵人王渙為洛陽令治有異迹初渙遊俠尚氣晚節好儒術為治修名責實

抑強扶弱并官職吏輒兼書佐小史無事皆令讀孝經病卒官百姓無老幼皆叩心泣涕相賦歎為祭者數千人渙喪當還鄉里新安道以西道旁往往會聚設祭吏問其故盛言平常到洛為吏卒所抄奪王君到洛不復侵擾故欲報恩後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有酒食輒弦歌薦之

十六年二月以充豫徐冀民穀不登三遣府掾分行貧民勸民盡地利貧無所耕者為顧夏客星入紫微官秋七月辛酉司徒魯恭策免庠午光祿勳張酺為司徒八月己酉司徒張酺亮酺病困敷其子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也吾為三公不能使從制豈可犯之乎無起祠堂露祭而已上聞酺亮慙焉酺素即賜以印綬家坐恩寵隆加於相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永平中崇尚儒術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臣子弟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曰四姓小侯置五經師酺以明經充焉除廣平郎中每朝會進見輒講於上前辭義高亮音動左右上新即位應在祠朝廷為出為外郡內不自得上疏願留左右上不聽賜錢三十萬亟發之官酺雖儒者剛而有斷下車擢用賢俊挫擊豪強旬月之間郡中肅然酺既出上見諸王師傅曰東郡太守張酺諫授畢輒諫正閭閻時有小善稱之不已忠言蹇蹇有

史魚之風初賈遠明古學曹裏制漢禮誦常非之及為太尉上疏陳其不可書五奏上知誦守學不通窺其奏者十月辛卯司空徐防為司徒大鴻臚陳寵為司空徵鉅鹿太守魏霸為將作大匠霸濟陰人也少失父母兄弟同居數十年妻子數執勤苦動則推讓為群妻子不之官霸以兄嫂勤而已獨榮樂常衣布蔬食教妻子親之耕蠶與兄弟子姪同勞逸為寬恕而已不求備於一人掾吏有過輒私責改不改休罷之終不暴揚其惡更有相讚者輒歎息曰某甲賢者也不及人短太守以是重之其人慚責自引退郡中化之皆和睦後拜太常以病致仕為光祿大夫霸妻死長兄伯為霸取妻送至官舍霸笑曰年老兒子備具何養他家婦邪自入拜其妻曰夫人視老夫何空中直而空遠來使計義不相屈即拜而出妻慚求去遂送還之匈奴北單于遣使奉獻

元興元年春三月追尊謚皇后父鄧訓為平壽敬侯司空陳寵以非舊典也太尉張酺太尉張禹司徒徐防以為宜封爭之連日乃從禹防議由是虎賁中郎將有恨寵夏四月封鄧禹馮魴後為列侯丙午大赦天下五月癸酉扶風雍地震十二月辛未帝崩于嘉德殿初數失皇太子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莫不惶懼鄧后乃收皇太子於民間皇子勝長有疾皇子隆

生百餘日而養之太后乃引兄等定策禁中立隆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太后攝朝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寡寡孤獨為瘡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封皇子勝為平原王詔曰昔唐虞之盛循待四輔周文之寧實在多士漢興舊制咸宜保傳並建左右以恭聽斷太尉禹三世在位黃髮罔憚司徒防竭力致身先帝嘉之其以禹為太傅防為太尉叅錄尚書事百官摠已以聽政初郡國定符瑞八十餘品和帝恐虛妄抑而不宣

後漢孝章皇帝紀卷第十四

後漢孝殤皇帝紀卷第十五

袁宏

延平元年春正月癸卯光祿勳梁鮪為司徒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順陵初是周馥貴人歸園太后詔曰朕與貴人託配后庭十有餘年上天不弔先帝早棄天下孤心茆莞無所瞻仰貴人當以舊歸典分園外相戀之情感增悲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青蓋車駝馬各一黃金四十斤雜綵三千匹初和帝官人吉成成御者志恨成乃為桐人書太后姓字埋之事下掖庭考驗皆以吉成所為太后獨念吉成我待之有恩雖下賤猶人託賴上在時嘗未聞有惡言今我遇過於平常何緣生此不合人情即自呼見反覆實効果其御者所為夏四月虎賁中郎將鄧騭為車騎將軍初騭與同郡袁良為布衣之交及騭當路欲延良共議世事良謝而絕之司空陳寵憂寵字昭公沛國佞人也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常誠子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棄人也王莽之誅何武鮑宣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吾可逝矣即乞骸骨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咸三子皆在位乃悉令去官父子相與歸田歛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寵父躬復以律令為廷尉監寵少習家法律辟太尉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以不肯親事為高專務交游寵嘗以

事君之義當供所職以佐政治何得但出入養虛故獨勤心於事數為昱陳當世治化昱高其能使掌天下獄訟所平決無不壓伏寵以律訟多錯不良吏得生因緣致重乃為撰科條辭訟比例使事類相從以塞姦源其後公府奉以為法寵雖傳文法然兼通經籍奏議溫邃號為名相子忠字伯傳家業才能甚有聲譽五月辛卯大赦天下壬辰河東恒山崩六月丁未太常尹勤為司空詔曰自夏已來陰雨過節思惟愆失深自克責新遭大憂接以未和徹膳損服庶有益焉其減太官上方諸服御靡麗難成之物丁卯詔免掖庭官人六百餘人皆為庶人尚敏上疏陳興廣學校曰臣聞五經所以治學為人三經不修世道陵遲學校不弘則人名行不廣故秦以坑儒而滅漢以崇學而興以苟羅天下絕理陰陽彌綸治道而示民軌則也光武中興修膳太學博士得其五人五經各叙其義故能化澤沾洽天下和平自頃以來五經頗廢後進之士趣於交俗宿儒舊學無與傳業是俗吏繁熾儒生寡少其在京師不務經學競於人事爭於貨賄太學之中不聞談論之聲從橫之下不親講說之士臣恐五經六藝浸以陵遲儒林學肆於是廢失所以制御四夷者以有道德仁義也傳曰王者之臣其實師也言其道德可師也今百官伐閱皆以通經

爲名無一人能稱孔子曰無而爲有虛而爲盈難乎有恒矣自今官人宜今取經學者公府孝廉皆應詔則人心專一風化可淳也於是詔曰易稱天垂象聖人則之又云聖人之情見於辭然則文章之作將以幽讚神明變暢萬物秦燔詩書禮毀樂崩大漢之興拾而弘之至于元康五鳳之間英豪四集文章煥炳六經之學于斯爲盛自頃已來學者怠惰遂以陵遲宜令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逸大儒碩德高操以勸後進初陳留李充三徵不至由是徵充爲博士俄遷侍中軍騎將軍鄧騭屈已禮之嘗設酒饌請充及朝大夫酒酣騭曰幸得託椒房位上將幕府初開欲延天下英俊君其未聞充曰將軍誠能招延俊又以光本朝不爲難矣但患不爲耳因說海內隱士頗不合騭舉荀充曰君宜及溫食之充受劬擗地曰說士之樂甘於啖飯遂拂衣而出侍中張孟諫曰聞足下面折鄧將軍以護言責之過矣非所以光祚子孫誠不爲足下取此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志耳我躬不閱違恤我後何能爲子孫計由是不爲權貴所容遷左中郎將年八十三後爲三老五更天子賜机杖訪以國政秋七月辛亥帝崩崇德殿初清河王慶子祐生而有神光赤蛇之異年十歲善史書喜經傳和帝甚器之號曰諸賞賜恩寵異於諸子和帝崩殤帝在

抱太后詔留清河邸以爲儲副及殤帝崩羣臣皆爲屬意平原王勝太后以前不立勝恐爲患與車騎將軍騭虎賁中郎將惲等定策禁中其夜使持節以青車蓋以迎祐於清河邸癸丑立爲長安侯太后詔曰先帝聖德淑茂早棄天下朕撫育幼帝日月有望遭家不造仍罹凶禍朕惟平原王素被錮疾念宗廟之重思繼嗣之統長安侯祐稟性忠孝小心翼翼年已十三巖然有成人之體禮昆弟之子猶子也其以祐爲孝和皇帝嗣即皇帝位自延平初鄧騭兄弟常在禁中至是乃就第丙寅葬孝殤皇帝于康陵己亥隕石於陳留冬西域諸國及都護任上尚書求救遣騎都尉班雄校尉梁慄將五千人出塞會尚自既勒還與慄共保龜茲溫宿姑墨二國將數萬人圍慄月餘慄擊破之斬首數萬級道不通慄遂留龜茲初西域自武帝時始通三十六國其俗頗率著城郭田畜地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北有太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十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渡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疎勒爲北道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宛康奄蔡焉耆匈奴強盛常屬役匈奴宣帝神雀中漢置西域都護王莽時數遣五威德軍出西域單師諸國貧困

由是故叛而諸都護李宗抄暴南道攻其國號以踈勒爲世善姑墨爲積善或易置王侯於是西域與中國遂絕和帝永元中西域都護班超遣掾甘英臨大海而還具言葱嶺西諸國地形風俗而班勇亦見記其事或與前史 然近以審矣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通伊吾五千里自伊吾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北通後部五百里是匈奴西域之門也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筍其北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與匈奴爭車師伊吾虛之地以制西域故自鄯善國治驩泥城去洛陽七千一百里北通車師前後王及車且彌旱陸蒲類條支是爲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漢欲隔絕西域匈奴必得車師屯田伊吾焉者治河南城去洛陽八千二百里東南與山離國接其餘危須尉黎龜茲姑墨溫宿踈勒休修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大秦烏弋彌實莎車于闐且彌諸國轉相通是秦爲西域大月城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其東南數千里通天竺天竺一名身毒俗與月氏同臨大水西通大秦從月氏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國皆身毒地又有別城數十置王而皆摠名身毒氏俗修浮圖道不伐殺弱而畏戰本傳曰西域郭俗造浮圖本佛道故大國之衆內數萬小國千而終不相兼并及內屬之後漢之姦猾與無行

好利者屏守其中至東京時作謀茲生轉相吞滅習俗不可不慎所以動之哉西域之遠者安息國也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南與烏弋山離相接其地方數百西至條支馬行六千日臨海暑熱卑濕出師子犀牛犍牛孔雀卵大如兪與西海接自安息西關西至阿蠻國三千四百里自阿蠻西至斯賓國渡河西南至于羅國有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其南乘海乃通大秦或數月歲云大秦國一名黎軒在海西漢使皆自烏弋還莫能通條支者甘英踰懸度烏弋山離抵條支臨大海欲渡人謂英曰漢廣大水鹹苦不可食往來者逢善風時三月而渡如風過則三歲故入海者皆資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妻數有死亡者莫聞之乃止具問其土風俗大秦地方數千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千戶爲城郭別置郵亭皆望壁之有松栢諸木百草民俗力田作種植樹蠶桑國土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輶白蓋山中出入擊鼓有旌旗旛幟起官室以水精爲柱及餘食器王所治城周環百餘里王有五官各相去十里平旦至一官聽事止宿明旦復至一官五日一遍而復還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民欲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官散省分理其枉直各有官曹又置三十六相皆會乃議事王無常人國中有災異風不時節輒放去之

而更求賢人以爲王者終無怨多金銀真珠珊瑚琥
魄琉璃金縷屬繡雜色綾塗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
毛野蠶繭所作會諸香煎以爲蘇合凡外國諸珍異
皆出焉以金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天空安息交布於
海中其利十倍其民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內
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廩以金
錢及安帝元初中日南塞外檀國獻幻人能變化吐
火自支解又善跳丸能跳十九其人曰我海西人則
是大秦也自文州外塞檀國諸蠻夷相通也又有一
道與益州塞外通大秦人皆處長大平正若中國人
故云外國之大秦而其中國常自言是國一別其王
常欲通使於漢奉貢獻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
市故遮不得令通及桓帝建初中王安都遣使者奉
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一通焉其長老或傳言其國西
有弱水近日入所矣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
西至大海人相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署終無盜

賊驚而有猛虎師子遮食行者不有百餘人賈其器
輒害之不得過又言旁國渡海飛橋數百里所出奇
異玉石諸物多譎惟不經故不述云西南極矣山離
遠自條支東北通烏弋山離可百餘日行而烏弋山
離屬賓莎車于寘寧彌諸國相接遠者去洛陽二萬
一千里近者萬餘里焉十二月甲子清河王慶堯諡

曰孝王慶堯爲威容進止可觀自被廢黜常居慎密
在宮省語不及外和帝爲太子與慶相親入則共室
出則同輿及即位政之大小與慶議之慶逾益畏慎
夙夜戰慄每當朝會輒服候且常謂左右曰我誠一
國王車馬器物亦足已矣內以論議外與說左右其
一絕名此皆此類也初宋貴人家上無祠堂慶每露
祭未嘗不流涕和殤二帝崩慶常居倚廬哭泣哀慟
遂以發病病困謂舅宋衍曰清河上地下濕欲乞骸
骨於貴人家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有屋宇子
毋并食魂靈不暴露死復何恨乃上書求葬於樊濯
中貴人家旁不聽慶將覺歎曰不惜死也但恨不見
上爲貴人報讎耳因泣不能自勝左右皆流涕既薨
使司空持節護喪事賜龍旗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
海恭王分清河封慶小子爲廣川王

後漢孝殤皇帝紀卷第十五

